荣获“鲁迅文学奖”与“人民文学奖”
青年作家田耳长篇力作

揭示人性中的灰暗地带
心理分析重磅文学作品

风蚀地带

田耳 著

魏成功无数次地拆解过这把枪，用汽油洗一遍，涂抹上润滑油，再组合。他的拆解速度已经快得惊人……

枪管黑洞洞的样子，在他眼里有所幻化，显得无限深邃。然后他听到两声轻微细腻的机械响动，他有点茫然，整理一下头绪，才想到，自己手指鬼使神差地将手动保险扳把扳向后方，同时还把击锤扳到了待击发位置。







田耳有在平淡叙述中直抵人心的本领，他艺术感觉很强，能精准地把握住周围世界的脉搏，走进人们的心里去。

——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安忆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田耳的笔触恰恰就伸入这不健康的一部分。在田耳笔下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绝对的好坏，有时还会把人物主次的界限也模糊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似源于定数。

—— 著名作家　余　华

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应该能够立足小天地，做足大文章的。这一点田耳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 著名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　陈思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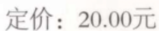
田耳的故事能够不动声色地把读者带入他所营造的世界中去，然后和读者一起对人性和存在进行着不停的追问，时而安然体味，时而诙谐起舞，总之他的小说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召力。

——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王德威

上架建议：文学类　小说

ISBN 978-7-5633-7600-1







www.shbbt.com

风蚀地带

田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蚀地带/田耳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633-7600-1

Ⅰ.风… Ⅱ.田…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49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7　　字数:13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目录

一　小夏

那个下午小夏去了一趟佴城。

从柘州上车时还有很好的阳光和足够蔚蓝的天空，车程过半下起疾雨。车窗外暗白的天光令小夏心情放松，听着雨敲打车玻璃的声响，还得来些怡然自得，随意想些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几乎忘了，此行是要去找一个叫魏成功的小学同学，跟他打听另一个叫江薇薇的小学同学。他有印象，这两人好像是亲戚。

小时候，小夏曾在佴城住过一段时间，也就一年多，然后随他父亲的工作调动，去了另一个县城。小夏对佴城的记忆，也和曾经短暂居住过的别的地方一样，随时间的推移，渐渐单薄苍白。但是，江薇薇还在他记忆里时不时闪烁着幽微的光，虽然小夏已不能随时随地都清晰地记起江薇薇那张脸。当这个小女孩隐隐约约的模样蹭出脑海，小夏精神为之一振，并在柔软的车用沙发上端正了坐姿。他记得她那时候就看得出不同寻常的靓丽——虽然彼时不可能对这些胚胎一样的女孩产生过分的想法，自己的生理发育也严重不足，但审美的本能，又使得他对长相姣好的女生印象深刻。

柘州和佴城仅四个钟头的车程，并不遥远。小夏后来在别的地方上中学，还隐约听到一些江薇薇的消息，读大学后才完全中断。他毕业

分配回柘州以后，江薇薇已经在柘州留下了很多传闻。这些民间传闻辗转到小夏的耳朵里，不知历经多少道工序，已具备传奇的某些品质，以致小夏听别人说起，老觉着不太真实。

小夏却没有在柘州看见过她。他觉得传闻当中大多数不足为信。但其中的一种说法，最近以来搅得小夏很不安神，于是想到佴城寻找些什么。

下车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小夏看看云层，积水丰沛，显然雨一时停不了。他买一把伞，撑开了走在佴城的巷道，自信可以找到魏成功的家。事情不是那么急，他走在巷道里，让自己悠闲地体会某些童年时的感觉。一直以来，小夏就有一种善感的品质，乐于自我沉浸于一些远离具体生活的状态之中。但他却做了警察。这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事，不小心干了几年。但那些和本职工作无关的品质，却依然牢固。

佴城不是他以为的样子。

这两年佴城赶时髦搞起了小镇旅游，一切正变得花里胡哨。他走过两条胡同，还没有想起魏成功家住哪里。夜色又浓重了些。从伞穹下望去，巷子里的灯光影影绰绰。来往的人纷纷与小夏擦身而过。他全不认得。

小夏彻底对自己那点记忆不抱信心时，正好站在一家挂着公用电话牌子的杂货店门前。于是他走进去，要当地的电话簿查看。事情变得容易多了，他很快在话簿上查到魏成功三个字，号码是3221940。他用公用电话拨了过去。

那边马上有人接，问，喂？

是我。小夏说，我叫夏谦。

是你啊。那边的声音显得平静而高兴，毋庸置疑地说，到家里坐坐。

魏成功的语气，让小夏产生短暂的迷惑，怀疑电话线的那头是一个昨天下午还一块喝酒的某个熟人。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小夏没回过佴城，也没有碰见过魏成功。小夏说，你住在哪里？

你来左家胡同，进去第三个门就是——你不是来过两回嘛。魏成功语带嗔怪。

哦！小夏回应着，恍然记起来了似的。实际上他依然没有任何印象，魏成功所说的两次佴城之行，在他记忆里如同梦游。小夏说，我这就去。

放下电话以后他叫了辆三轮，去左家胡同。一路上小夏记得，在佴城上学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整个班他就跟魏成功处得不错，最后几乎到了同吃同拉的份上。但现在，他只大概记得有这回事而已。小夏很讨厌记忆的这种状态。小夏父亲是地质 891 勘探队的。从小夏记事以来，他家搬迁就从没有停止过。他在若干所学校读上一年或者半年，没来得及记住所在班级里每个人的姓名，又得到别个地方去。这是让他隐隐不安的事，在街上，时常有人叫他，他却叫不出对方的名字。要是在佴城这个地方待足两年，小夏毫不怀疑，自己会和魏成功这个人处为死党。

县城很小，小得让人看着都有点胸闷。小夏刚从车上走下来，就看见了胡同口的那个人，一只手高高擎起并挥动着，像一面旗帜，又像一把撑开了的伞。那边墙上的灯照见魏成功这人的表情。他很瘦，眼珠子往里面凹。小夏直觉他是个沉稳内敛的人，与当年那个玩伴相比，已经陌生得完全不沾边了。

进到屋里，小夏才知道魏成功已经结了婚。他说，你结婚了？早不说。

魏成功说，好几年了。我比你要大一点，工作得早，读中专出来的，

没什么活头，就结了婚。我女人怀孕了，下半年我会有个孩子。

小夏瞥了魏成功的女人一眼，说，看不出来。

你当然看不出来。魏成功快活地笑了，说，你又没有经验，随便瞟一眼就看得出来，还用得着当什么警察？医院B超吃闲饭的？

说话之间，他留意了一下魏成功的爱人。那是一个低眉顺眼，很有小家妇人模样的女人。她端茶送水，然后回厨房，一派乡下人的拘谨，笑得也不太和谐。

魏成功说，我女人叫何莲花——名字是不是很土？他说着打开一盒烟，搬来一只灰缸。灰缸大得就像一只面盆，里面盛满各色烟蒂。

小夏笑了。何莲花这个名字的确是土了点。虽然只是刚迈进魏成功的屋子，小夏还是很纳闷魏成功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女人。一对夫妻，形象上应该搭配着点才行，不能太互补，小夏在心里说，何莲花跟魏成功，形象气质上还是差了一大截的。小夏即使作为一个男人，都看得出来魏成功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不至于找不到更好一点的女人。

小夏提醒自己，别再瞎操心了，这对女主人也是大不敬。

两人抽烟，都把烟雾喷得很花哨，显出功力深厚，烟龄长久。魏成功话不是很多，小夏也一样。两人想叙叙旧，终究说不起势，说着说着就冷场了。毕竟，两人只在一起待了一年多，对于那段日子，两人记忆里都只剩一把把碎片，说出来就没太大意思了。

于是小夏挑明来意。他直截了当地问，江薇薇和你还有联系吗？

江薇薇？魏成功使劲盯了小夏一眼，很不明白的样子，说，怎么想到要问我这个？

没什么，我好像记得你跟她是亲戚，随便问问。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问这事来的。魏成功记起来了，他说，对了，你现在是个警察。怎么啦，未必她是犯罪嫌疑人？

小夏说，没这事。我在公安局只是个文书，不管破案，再说我也从来没破过案。我找她，只是有些私人事情而已。

私人事情？你跟她……

小夏看见魏成功表情怪异，就解释说，事实上我也很多年没见过江薇薇了，她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找她，是想打听一个朋友的事情。也许她知道。

魏成功问，谁？

说了你也不认识，那个朋友姓石。

她是我的亲戚，可是早不在县里了，我也有很长的时间没见过她。魏成功点上另一支烟，并说，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她家里人也不知道。她早几年就走了……嗨，说句笑话，刚才我还以为你也被她勾了魂。听说被她迷死的男人一堆一堆，传来传去，都说得她很传奇了。她现在长得有那么夸张吗？

小夏说，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一直没见过她，更不知道她长什么样。

这么一说小夏不免有些紧张。江薇薇的一张照片复印件就放在他包里，很大也很清晰。他时常会拿出来看一眼，比如刚才坐车的时候。原照片是夹在一个案卷里面，小夏通过私人关系，问小邓借过来看看。路过复印店的时候，小夏就走进去复印了这帧照片。他甚至有了一些羞赧，因为他突然想起某晚临睡前，自己曾意乱情迷地吻了复印件上的江薇薇。

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小夏心有不甘地问。

不知道。我们两家关系其实不好，不怎么来往。你可以去问她妈，地址我可以留给你。

我又不是办案，不便去她家问。小夏说，不知道也就算了。但我老

觉得，你应该知道她的一些事。

魏成功逗趣地说，随你怎么想吧。我也觉得你其实也很喜欢她。

小夏说，说不上吧。她那么漂亮，如果看见的话我可能会喜欢她。再说，我喜欢过的女人多了，长则三五天，短则几分钟。喜欢过的女人车载马拉，在脑子里幻想一下过过瘾，哪能都往心里放。你难道不也一样？

魏成功认同地点点头，说，看不出来，你也很花的嘛。

小夏不再说什么。沉默，然后小夏说今天就在你这里混一晚得了。魏成功嘴角轻轻扬起来，微笑地说，既然来了，今晚你还想走啊。

小夏就在魏成功家里睡了一晚。魏成功的家很小，只有一间卧室。本来小夏要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可是魏成功把爱人支到她自己的亲戚家睡去了。两个老同学挤夫妻床上。睡下去时还想把过去都翻出来回味一遍，可是小夏对细节总也记不牢靠，总在迟疑，努力回忆，致使说话不断中断。这样说话就有点累，死活入不了味。两人都喜欢裸着身子睡，出于礼貌，各自保留了一件小裤头。魏成功肌肉疙疙瘩瘩，有棱有角，硌得小夏怪难受。表面上看不出来，脱掉衣服，才看见魏成功壮得惊人。小夏不禁有些感叹，说你结婚几年了还那么硬，不见松弛。魏成功说，身体松弛，那是老婆的事。——你当警察的，好像挺单薄的，抓人的事你能干吗？比如说，碰到抓我这样的，你还不歇菜了？

小夏怪不好意思，再次声明自己只是一个文书。不过小夏仍然为自己的这么点肌肉颇为不满，挨着魏成功这种壮汉睡，感到有压力。半夜，小夏做了个噩梦，醒来，发现魏成功睡后翻身，半边身子压在自己身上。他费了些气力才把魏成功挪到一边。魏成功依然熟睡，小夏捏了捏这人的腱子肉，煞是羡慕。

第二天，小夏想继续打听江薇薇的下落。魏成功给小夏写了几个人的地址和电话，都是小学同学。魏成功估计，从这些人的嘴里都问不出情况。小夏把那些人一个不漏地找一遍。他们对老同学小夏的到来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但如魏成功说的那样，他们都帮不上，都不知道那个江薇薇现在的情况。他们知道的还不如小夏自己多，有的甚至不知道魏成功和江薇薇有亲戚关系。

下午四点多钟时，小夏发现已无人可问，便折身去左家胡同找魏成功。半路上有人呼他，呼得很急，在他找到最近一部电话的工夫，那人已连呼了四五遍，每遍都加着119。

是老石的儿子李诚。李诚问，是夏谦吗？

小夏说是。

李诚告诉他，老石病了，他想见见你。

小夏问，什么病？

李诚说，老石还能什么病？老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稍一犯老病就东想西想，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说不见见你他心里放不下，临终遗愿似的。

小夏一直反感李诚张口闭口和别人一样称老石为老石，一点感情也没有。虽然他不是老石亲生的，但老石毕竟拉扯他十多年了。狗养上三天还跟人摇尾巴，怎么李诚这人死活都养不熟啊？这么想着，小夏就说，我在饵城一下子来不了，你先陪他说说话。

李诚说，他死急地要见见你，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小夏说，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鬼才知道。李诚慢悠悠地说，你和他那么有话说，搞不好他要把遗产留给你。

那边把电话挂上了。小夏分明听见他无声的谑笑，终于冒起火来，

用方言狠狠地骂了句脏话。

回柘州前,小夏没忘了给魏成功挂个电话。但电话那头没人接。

车站里很空,去柘州的车上没有几个人。小夏坐到里面,知道车子好半天都发动不起来。于是他无聊地把眼光放到外面,看着下了班的人,匆匆来去,手上提着一摞菜。忽然,小夏又希望江薇薇从眼前某一堆行人里冒出来,首先是她那张脸,然后是她姣好匀称的身段。可是,数分钟后他醒过神,意识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车子忽然动一下,小夏惊醒过来。面朝窗外,他看不见刚才那片天空了。天黑得隐没了很多东西。打了几个哈欠,他看见出饵城的标志在车前灯照射下亮起来,那是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您再来古城饵城,县长余××率全县人民祝您一路平安!他觉得这个县长真无聊,随时以为自己屁股后头拴了一大帮小百姓似的。一天的寻访弄得他格外疲惫,即使刚才迷糊了一阵,也没有多少精神。窗外的夜色在纵容体内那种慵懒的感觉。被这黑暗抚摸,小夏感到了一些惬意。他一直喜欢乘坐夜车,随着车的行驶,随着外面黑色一成不变的移动,仿佛是持续地进入某物隐秘的深处。

二 老石

小夏回到柘州,已经很晚了,打了个车去看老石。老石家在北郊。那是一幢建在半山上的私宅,爬了漫长的台阶,看得见两层小楼,外墙涂满了白垩,经年的积尘使房子看上去挺脏。进去了,一楼摆满麻将桌,坐满许多神情呆滞的牌手。李诚和他的妈都在,看了一眼来人,又勾下头。小夏上到二楼,二楼弥漫着鸡粪的味道,还有药味。

他打开一扇门,老石正在给一只冠如豆荚的西贡鸡敷药。老石看一看小夏,腼腆地笑一笑,说,可惜你白天不在,佛头帮我赢了两千多。操他妈的,纯种的鬼子鸡就是好。

小夏无奈地看看老人与老人怀里的鸡。佛头是那只鸡的名字。老人的每一只鸡都有名字,而且都跟他姓石。然后小夏说,不是说你病了?

哦,老石一愣,反应过来就说,刚刚才好转过来。

可是你说你刚才斗鸡。

老石被戳穿后十分老到地嘿嘿两声,也懒得再编下去,摆明了说,我知道你去了佴城,怕你不来,要李诚这么编的。

小夏拿这个老头没办法,突然想起来以前常听人说,老小老小,人老了往往会重新捡回些小孩脾气。看来是这样的。

老石丢给小夏一包中华烟，以庆贺他那只鸡获取的胜利。小夏无奈地抽起烟来。这不是头一回了，老人经常做出些让他难堪的事。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老石上街看见了一个戴白帽的外地人一手牵一匹毛都掉得差不多了的骆驼，另一手拿一部拍立得，招徕走过路过的人和这牲口合影，每张照片十块钱。生意不错，很多人站在老骆驼面前搔首弄姿。老石一时性起，给外地人两百块钱，要骑着骆驼玩两个小时。外地人觉得划算，就教老石怎么骑骆驼。骆驼肯定是比老石还要老，服人摆弄，走得又慢又稳。老石骑上一阵，过足了瘾，而两个小时还没到，他一下子就想，应该让小夏这个小朋友也骑一下。他认为小夏肯定没骑过，也应该过把瘾。于是老石把骆驼骑到市公安局门口，大声地叫着小夏的名字。小夏没有出来，傅副局长出来了。傅副局长叫他下来，提醒地说，这是公安局。老石说，我又不犯法，我是来找人的，我找夏谦。傅副局长说，你骚扰了我们的工作你知道吗，这不是玩的地方。出于职业习惯，傅副局长语带威慑。

老石听着这种语调就很不乐意了，他说，不行的话你拿枪打死我。

小夏不在。老石把傅副局长噎在那里，拍屁股走了人。副局长只有拿小夏撒气，教训了三通方才罢休。

这个晚上，老石是想要小夏陪自己去钓鱼。他刚用内胎扎成一个漂浮物，急于要试它好不好用。小夏说，我很累。我刚从佴城回来，得睡一会。

你真差劲，年轻人。老石很不屑地说，当年抗洪的时候，上面紧急来任务，我连续开车三天没合眼，完了回家还要把老婆搞一通才睡得下。你，喊！

小夏被老石说得不好意思。老石也许夸张了点，但他的确做过省级劳模，和华国锋合过影。老石爱跟别人提起那帧合影，他总是说，我

在左边华国锋在右边。实际上这左右之间夹杂了几百号人。老石现在的外号还是“劳模”，年月久了喊起来有些变音，听着好像是在叫“老莫”。很多人以为他姓莫。

小夏说，我是不能和你比。现在，我一定要睡一觉。我眼皮有磨盘重。

老石又说，你真差劲，一说你不行就你自暴自弃。这样不好。你才二十几岁，这样不好。

小夏说，不管怎么样，我要睡一觉。

到车上睡，就算给我搭伴。老石不依不饶地说，今晚你要听我的——我把宵夜都准备好了，有你喜欢吃的扒猪脸。

我不喜欢吃扒猪脸，是你自己喜欢吃。

那你就睡觉，睡到车上。老石说着已经给鸡弄好了药，放进笼里。他随便揩揩手，拉着小夏往屋外走。

小夏不好再说什么。他知道，这一晚，要是老石不玩一玩新弄好的漂浮筏，搞不好会憋出病来。于是就上了车。

老石晚上更来劲，一路把车开得风快，自北朝南穿过这个不大的城市，再往东去，开往明河的铁堰那一段。老石想和小夏说些话，小夏一直在打盹。老石没话可说，于是又骂起自己那个离家出走数年的儿子。老石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叫石红卫，一九九六年出走，一直没回来。老石没事就拿这个儿子骂着玩。

老石说，他从小就他妈跟我不亲，我长什么相他偏不长什么相，狗日的存心气我。

老石说，小杂种十五六岁就和小女孩乱搞，害得老子那阵眼皮直跳，怕自己哪天一不小心当了爷爷，出家丑。小杂种到了二十七八，又他妈不想结婚了，存心断掉我后路。

老石说，他一声不吭就走了。他以为我会很难过。他想错了，我只后悔，当年就不该生他。

小夏我跟你说……我跟别人都不说，只告诉你……老石又说，这事真不好说。我以前那个老婆——她她她爱偷人。她天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偷人。我他妈看走了眼，小杂种根本就跟我没关系。

老石说……

老石还说……

一开始听见老石说起家里的这堆事情，还挺有趣，耳朵支起来老高。现在不行，小夏早听得不鲜了，自顾打盹。他没法老让自己对重复的情节感兴趣。小夏累得过头了，反而睡不落觉，于是稍稍坐直些身子，点上烟，看看车窗外。黑暗中一个个亮点闪过，那是散落在路边的一些单独人家。

没有小夏接下茬，老石也骂得无聊，不久就安静了。

老石安静下来后，小夏就想起以前的一些事。

若干年前他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回柘州等待分配。单位和毕业生们见面那天，他闷闷地坐在角落里等待着某个领导的赏识。却只有一个穿警服的老头走过来，问问他的名字年龄，还有别的一些基本情况，末了叫他在纸上写几个字，写“为人民服务”。就这五个字。老警察拿着写字的纸走了，走时什么也没有说。小夏就想，可能自己的态度令对方讨厌了，我似乎应该嘴巴甜一点。他估计公安局不会要他。转而他又自我安慰地想，自己并不适合做警察。

过几天，有电话通知他去公安局报到，他就这样进去了，找得一份工作。后来他听说，能分进去，是因为老局长评价他“字写得蛮不错”。

警察小夏其实是个文静的人，从小嗜好钓鱼。那时他常去镜河湾处垂钓。一开始那里还很有些人，三三两两坐着，守着竿子望眼欲穿地

看着镜河流水。镜河里的鱼特别少，经常一天只钓到几条小小的青鳊，拿去喂猫也只有半顿。后来，城里兴起付费的小钓鱼台，二十块钱一根竿子在小池里钓半天，凭本事，在规定的时间内钓到多少斤都归己。耐不住的钓鱼好手们渐渐不愿上镜河湾里喝风了，在河边钓鱼的人所剩无几，并且还在减少。

直到前几年，小夏常去的地方只有他和一个胖老头。老人穿着还讲究，那一阵天热，他头戴软檐白帽，上身是白衬衣，下面一条军绿色裤子，搞得小夏当他是退休军干。这地方的人普遍不重衣着，特别是老头，一个更比一个会糟贱自己。所以，小夏对这个爱体面的老头预先有了几分好感。由于彼此陌生，两人一开始说不上话，都沉默地钓鱼。但河滩实在太空阔了，小夏和老人像是被随手抛到这里的两枚卵石。于是，两人不知不觉就挨近了坐，互相看得见钓线上的浮子——这是无意的，两人每次都去坐原来坐过的石头，并不移动，可是慢慢地就挨近了。终于，两人挨到足够近的地方时，免不了要开口说说话。

其实，说话常常也是钓鱼的一部分，且说且钓，且钓且说，交流一下经验，说说家事，天南地北，这才会钓出滋味来。纯粹地守着鱼竿会是非常无聊的。

那天，是老人先开口问小夏。他问，都钓着没有？小夏说，上回钓得几条。小夏也回问了一句，老人说，兴许后天能钓到。两人相互看看身后的小桶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半桶清水，便笑了。

老人说，我姓石。你叫我老石好了。

小夏说，我姓夏。

这样，两人就算是认识了。

后来镜河边开了家什么厂，这一带的水受到污染，长出很多蓝色水草，到夏天的时候无缘无故发出臭味。两个钓友只得放弃那老地方，相

邀着搭车往上游走。上面那一截河，又有了新的名字，叫明河，其中有一道湾叫铁堰，那地方钓鱼不错。

本来就是一条河，一路流过村村寨寨，不同村寨的人都自做主张给河流命名，搞得人们经常说不准河的名字。

这一老一少的，别人看着都以为是一对父子。久了，铁堰附近住着的人都认识他两个。有个周末老石不舒服没来，别人就问小夏说，你爸爸不舒服了吧。小夏感到好笑，想一想，却点了头。

……车停住以后，小夏下去帮着老石卸下漂浮筏，扛到一处河湾。漂浮筏中间是一个特大号的内胎，旁边那些小几号的轮胎，呈辐射状倚着中间那大胎。轮胎之间用木条和绳索固定。河面泛着光，特别是这河湾里，水面铺开了，显得比别的河段更晃眼。筏子看着挺大，扛起来却轻，小夏把它轻轻放在水面上，躺上去试试，感觉比席梦思更舒服。

老石把电瓶鱼竿等等东西都搁上去。小夏在筏子上系一根绳，另一头缚住岸边的一棵树，不让筏子漂得太远。老石绑起一根木棍，挂上了一个小瓦数的灯泡。接通电，灯泡亮起来，老石盘腿坐稳，像个和尚那样，一节一节拉开鱼竿。小夏揪住那根绳，往筏子上踹去一脚，那筏子漂出两三丈远。这一带水面突然开阔了，像捋一条眼镜王蛇，从纤细的腹部一下子捋到颈部。小夏站在河岸看去，那一点点灯光微弱得着实令人难过。

河边的风很茂盛，并且有尖细的哨音蹿响。小夏穿的衣服不够，在河边站了一阵，禁受不住夜风，退回车中。车里暖和多了，小夏还找到一小瓶牛栏山二锅头。他知道，那是老石特意给他准备的，老石不喝酒。小夏抿上几小口，再懒洋洋看向窗外，那一点灯光小范围漂移着，老石端坐如钟，此外还听得见流水的声音，和这夜色相得益彰。小夏看

向那边，视野里是一种说不出的寂寞。

小夏这时候想起来，某一天老石狡黠地跟自己说，李诚那个狗崽子，他以为我会把钱留给他。我才不会干这种蠢事。趁着现在还能动弹，我要把钱都用光，用光以后我就去死。我要让这没良心的东西竹篮打水一场空。呵呵哈哈……老石说完，得意地笑起来。

小夏再看看那边，老石端坐的姿势没变，筏子随水漂移到更远一点的地方。

三 人间蒸发

应该说，老石是个懂得玩乐的老头。几年前老石开了一家花酒店——就是打点擦边球的那种，说不黄又不省事，说黄的话还偏不跟你玩真的，点到即止恰到好处。反正男人都爱去。没两年就挣了一百多万，老石觉得够多了，做生意之前他掏了十二万块作本钱，手都是抖的。那时他没想到赚钱会有这么快。他也是在历次运动中磨过来的人，以前吃过大苦，流过大汗。他原以为赚钱是一种传说，不说遥不可及，至少不是他这种人能够触碰的。没想到，生意一旦顺了水，钞票像树叶一样往自家庭院里飘落。

老石觉得自己赚了太多的钱，也不贪，把店面转让出去，给自己退了休。

小夏和老石充其量也是钓鱼的交情，再说年龄有差距，有代沟，能说几句话就不错了。可是小夏觉得老石对自己不一般地好，短短相处一些时日，老石已经和小夏无话不谈了。老石朋友不是很多。即使这样，小夏也不认为自己跟他谈得投机。反正老石一厢情愿地把小夏认作挚友。不过有一点老石没看错，小夏性情温顺，总是不忍拂逆别人的意愿，所以小夏也认为老石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没事就陪陪他，倒不是因为老石出手阔绰。

前年年底，小夏的生日，同事还有几个朋友为他祝贺，到酒店里搞那么一桌。喝得差不多时，老石钻进来了，一脸生气的样子，说，小夏你他妈怎么把我给忘了？你太不应该了，我晓得你是今天生的，早就等着你来请我。你不够意思啊。

说着，老石招呼一个人，推来一座五层的大蛋糕。小夏的同事和朋友们就装腔作势地尖叫起来，很夸张。在这种气氛里面，特别又喝了不少的酒，人的表情就容易大幅度地扭动起来，夸张得像蒙克的画作。不过，这么大的蛋糕小夏以前确实没有见过。

老石喝了几杯，说还有事，先走了。

小夏还是很感激，因为这一帮小年轻里面夹杂个老头，不免尴尬。老石是知趣地离开了。老石离开以后，大家的兴致就来了。单位里面的人认得，就是那个骑骆驼的老头。有好几个人大概听说过老石。在这个腹地的小城中，资产过百万的人就会小有名气。再说老石开过一家比较疯狂的酒店，认得他的人就更多。不过，老石财产的数字经过民间渠道的几道渲染，以讹传讹，已经翻了十倍以上，有人背后就叫他石师长（身家过千万）。

小夏的朋友小胡就说，看不出，小夏，就你这小模样还能傍大款。

那当然。以前的女同学小梁说，小夏的小模样比你强多了。

小胡来劲了，他说，小梁，你是不是暗恋过他呀。

小梁说，反正不是你。

其时小胡跟小梁正在恋爱。两人配合默契，说相声似的，说得小夏难堪。不过他还是感谢老石不请自来，送一份礼物。这毕竟是给面子的事情，此时此地这种场合，小夏也免不了这份虚荣心的。

你们别乱猜了，我知道，小夏不是那种人。同科室的老向貌似圆场地说，话又说回来了，那种洋爱好也不是一般人玩得了的。我们三十几

的老年轻都玩不了，石师长这号人，七几年就当了劳模，哪能是随便就开洋窍的？这辈子玩玩老三样够了。

老向酒没喝多，就爱借酒扮疯。小梁缺心眼似的问老向，什么是老三样啊？众人就哄笑，唯恐别人看出自己也不知道。

这时，女同事小杨忽然幽怨地问了一句，小夏，你是不是有恋父情结？

小杨平时不说话的，所以她说的话格外有效果。小杨的话让大家越发兴奋，也使小夏的生日宴达到一个高潮。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了小夏跟老石的若干可能性，欲罢不能。最后老向说，别猜了，到时候要小邓分析分析——小邓你们知道吗，刑侦科骨干，破案都他妈跟破黄鳝似的，哧溜一下剥皮离骨一捋到底。这些猫腻的事摆在他面前一推敲，全都水落石出水滴石穿。

小夏变得不作声了。他知道在混乱状态里，越解释就越说不清。算好，老石只是送了个蛋糕。他后怕地想，如果老石学得时髦一点，送一个大花篮什么的，他自己八成都会以为有他们说的这回事。

那一晚小夏也不知自己怎么回去的，睡到次日中午，醒来，浑身虚得慌。他酒量确实不够。小夏酒后醒来，脑子还晕着，心情无缘由地郁闷起来。外面下着雨，倒很配合小夏的心情，让郁闷情绪不断升级，在心底枝枝蔓蔓。他自问，老石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他开始疑心，老石对他这么好，是不是，别人酒后的胡言乱语反而点透了某些事？

他让自己别这么神经兮兮，他凭感觉就知道，老石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老石打来电话，叫小夏帮着提两个鸡去桥洞下面。去时小夏穿了警服。老石说，别披这张皮。小夏这才意识到，玩鸡的那帮人多少会跟彩下注。到得那种地方，穿了警服，就像猪圈里拱出一只狗那样醒目。

时间紧，老石容不得小夏回去换衣服。他说，我帮你找一件得了。然后他拧开一扇房门，进到里面。

小夏头一次进到石红卫的房间里面。对面墙上晦暗的地方，有一帧照片。小夏无数次听老石骂自己的儿子，现在他才看见石红卫是什么样。照片上的石红卫神情凄楚，还有几分憔悴。那是一个消瘦的青年男子。小夏看着看着，仿佛想到些什么。

老石从衣柜里拣出一件酱色羽绒衣，叫小夏穿上试试。他发现小夏的目光停留在照片上，就说，狗日的照相也不肯摆个好样子。明天把它拆下来。

小夏穿上羽绒衣，竟然挺合身。

斗鸡场在城南桥洞下面。桥洞很宽敞，容得下千把人。以前小夏到过几次，慢慢看得出些门道。斗鸡这样的游戏，仅仅是旁观，当然没有意思，小夏也会押上几张纸钞，让自己情绪随着那两只鸡高低起伏。

老石当天带去的一只圆毛鸡跳进场子，斗一只浑身红毛长相扎眼的鸡。小夏并不看好这只脖子有点歪的嫩鸡，出于私谊，他还是押老石的鸡赢。当有人高叫拿对方的红毛鸡五吃一，小夏就接住了。没想一个半小时以后，圆毛鸡九死一生地赢了这一场。圆毛鸡在一个多小时内处于下风，但忽然腾跳起来，一颗悬爪钉瞎了红毛鸡的一只眼球。场面上的形势开始有了逆转。

输钱的那位主动走过来，递给小夏五十块钱。那个人有很突出的龅牙，牙上面粘满烟屎。小夏接过钱的时候那人就说，你是跟老石来的

吧,以前没怎么见过你。

小夏哦了一声,把钱放在左衣兜里。

那人又说,我叫金桥。

小夏敷衍地回一句,我姓夏。

看看对方没有想说话的意思,金桥转身就要回自己位子上去。忽然金桥又说,你这衣服眼熟,是红卫的吧?你是红卫的朋友,是老石家亲戚?

小夏问,你认识老石的儿子?

金桥笑了,说,他是我看着长大的。金桥还告诉小夏,以前石红卫也颇好鸡道,父子俩经常一齐提着鸡篮子来这里斗鸡。这回事,小夏还从来没听说过。他突然怀疑,石家父子的关系,似乎不像老石所说的那么紧张。起码,父子之间能有一项共同嗜好,这就很不容易。再说,一个父亲对亲生儿子的憎恶,有可能是老石话里那样刻骨铭心吗?

金桥就在小夏身边坐了下来。老石走到外围修整自己带来的另一只鸡,紧张地给鸡做热身活动,还和斗鸡嘴对嘴,把口里含着的兴奋剂吹进鸡喉管里。

金桥问,还赌吗?

小夏说,我还是押老石的鸡。

金桥说,这是赌钱不是认亲戚,你这么搞不好,感情用事。我看你不懂斗鸡,老石今天带来的两只鸡气色都有些亏欠。上一场老石赢了,已经是万幸了。一个人哪能有没完没了的好运程?未必老石脑门子生得有八卦纹,运气专找他脑门撞?

可小夏还是认了老石的鸡赢。金桥和小夏捉了对,继续押另一只鸡。小夏给金桥发一支烟,并问,石红卫离家出走的事,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这件事,又有几个人比我更知道?金桥是个很爱笑的人,

脸上随时挂着无所不晓的表情。他继续说，红卫虽然不大说话，但只要碰见我，就有得话说。我跟他谈得来。再早几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他要悄悄地离开这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当时还以为他开玩笑，可是他真的走了，弄得我都措手不及。他妈的那小子。

小夏不说话了，只是盯着金桥。金桥一脸老人纹，很厚道的样子。小夏无端地想他说的应该是真的——至少，石红卫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金桥的话使小夏对石红卫产生了兴趣，听起来，石红卫像是一直被某种宿命牵引，最后不可避免消失得一干二净，仿佛被天上的人用天上的橡皮擦去所有痕迹。小夏喜欢这样的故事，同时又想起了照片上石红卫特有的那层忧郁。这几年小夏碰见过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他们没事就硬逮着别人不放，向其倾诉自己的故事，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得进去。小夏觉得，所有的故事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人的突然消失更有力量。

前些年，伴随着一部大片的引入，失踪这事也不叫失踪了，改叫人间蒸发。小夏觉得这词来得非常形象。人从任何方位看去，也该算固态的，被这词一形容，直接渡过了液体状态，成为汽体，并消弭于无形。

金桥看向场内，自顾地说，他是失踪了。可是我老又觉得，他说不定哪天又钻出来，来这里看鸡打架。他喜欢在我肩上突然拍一下，拍左肩，其实他往往站在我的右边。

小夏认真地听，不说话，就像平时听老石说话一样。金桥说着说着，拍他肩头一下，说，没听红卫说起过你。

我也没听他说起过你。他跟我没有太多话说。小夏也纳闷，怎么要把石红卫说成熟人？不由得暗自笑起来。

金桥认可地点点头。然后，金桥神情古怪地看小夏打量一番，脸上惊异不已。他像有了重大发现，跟小夏说，你和红卫长得很像，确实太像了。表面看不出来，但骨子里很像。不跟红卫很熟的人，看不出这

一点。

小夏一头雾水，琢磨着金桥的话。这时这场斗鸡已经结束了，老石的斗鸡依旧侥幸赢下一场。金桥只得再掏一张钞票把到小夏手里。

从桥洞里出来，老石跟小夏说，以后别跟死鬼金桥搅在一起。——金桥这家伙一贯装神弄鬼，以前替别人算命，差点弄死了一个人。老石很不屑地说，他还算命来着，赌鸡没见赢过。小夏不以为然，他受不了老石像老子一样诲人不倦的口吻。但小夏没有说什么。在老石家里，小夏换上自己的警服，要把羽绒衣还给老石。

老石执意要把衣服送给他穿，还说，你穿着很合适，我喜欢你穿这件衣服。说着，他退了几步，眯着眼睛上下打量。

小夏捱不过老石，就收下了。事实上他也很喜欢这件衣服。

是夜小夏仍然穿着这件衣服，反常地在大衣镜前停留了好一阵。这是件普通的羽绒衣，但小夏很喜欢。往镜中看去，小夏会虚妄地觉得自己强壮了一点。这种错觉让人愉快。这时小夏突然萌生一个想法，老石是不是，在把我当成他失去的儿子？

如果金桥的话有道理，事情显然就是这样。再前后串起来，在脑海里捋一遍，小夏就能发现，很多事顺理成章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厌恶，小夏并不希望自己被别人看成另一个人的替代品，然后供这人发泄对另一个人的思念之情。即使别人发泄在自己身上的感情多么多么真挚，多么深沉，他还是有说不出的厌恶。

他在镜子前面脱掉了衣服。一下子瘦下去很多。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跟石红卫真的很像。甚至，有一刹那他搞不清镜子里面，是自己面目的成像，还是曾经看过的石红卫的照片。这个发现让他从头到脚地悲哀起来。

他只有活动表情肌，做出个鬼脸，这才可以肯定那是镜像，而非

照片。

冬天不是钓鱼的时候。河面上的风能轻易地把表皮吹裂。小夏经常去桥洞下观看斗鸡,搏几把。钓鱼跟斗鸡是完全不搭调的游戏,可是一来二去,小夏也有点着迷。主要是一开始他赢了几手,跟后又老在输,他发觉输和赢都在使他乐此不疲。他自认为慢慢看出些斗鸡的门道,老石却说,根本没有门道。什么叫赌?

去斗鸡场,他尽量穿褐色羽绒衣。渐渐有不少鸡客跟他熟了,知道的叫他小夏,不知道的叫他小石。他全都应,懒得去纠正。

小夏承认自己跟石红卫有长得像,并且无所谓被别人当作另一个人以后,就渐渐对石红卫产生了兴趣。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到得晚上,小夏躺在床上没有睡去的时候,经常无边无际地琢磨石红卫是怎样一个人。小夏活了二十大几岁,其中也有几次听人说起,自己跟谁谁谁很像。甚至某次有一个人坚持说他可能是某某的儿子,他说不是,那个人还不肯信,搞得他当场拉下脸来才了事。事后他又很想见一见这些跟自己像的人。长相相近或许是一种缘分。小夏这么想。

在鸡场上小夏有意找了几个认得石红卫的人。稍加交谈,小夏就把话题引向石红卫。但他们跟石红卫的交情不是很深,没兴趣过多地讲到这个失踪者。他们只关注场中的正斗着架的鸡。他们跟小夏上一句谈着石红卫这个人,下一句又毫无逻辑地去讨论哪只鸡占上风。他们更关注鸡的事,因为都押着钱的。石红卫算什么呢?说他是夜空中一个影子,都已经漫漶不清了。所以,小夏不停地向他们询问石红卫,就有点招人嫌了。

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人对石红卫的失踪看得很淡,一点不感到奇怪。这倒和金桥说的差不多。

有一个姓陈的自认为跟石红卫很熟。他头一把就赢了小夏两百块钱，一时兴之所致，多说了一些石红卫的事。他告诉小夏，石虽然不吭声不吭气，哑巴胎一样，却极讨女人喜欢。他那对弯眉毛长得蛮讨女人欢心。姓陈的人认为，石红卫的失踪必然牵扯着某个女人，但这个女人不会是他未婚妻。姓陈的人还说，大多数人以为，石红卫失踪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意结婚。这种说法就像一块西瓜皮，很多人纷纷踩在了上面，跌个大跟头。

姓陈这人所说的一顿话，暗合小夏的某种猜测。他进一步地问姓陈的人，那个女人会是谁。陈神秘地笑一笑，做出欲言又止的样子。小夏看得出来，可能他根本不知道。

过年前几天，老石的女儿石红旗放假回家。正好那天小夏在老石屋子里，帮老石摆弄那堆斗鸡，石红旗走到楼上，推开门就说爸我回来了。一看里面的人不是老石，不好意思地笑笑。她眼神不好，看看屋里的小夏，有些呆滞，怔怔地看了好一会儿，最后长长叹了口气。幸好那天小夏穿了警服，否则，石红旗有可能大叫一声哥，然后扑过来拥抱他。

小夏把石红旗一系列的表情看在眼里，愈发地相信，自己和石红卫像得不一般。当石红旗问明白他是谁，敷衍两句转身要走的时候，小夏分明看得见她眼里有泪水。

这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女人，挺爱哭。小夏想，不过她长得一般了些，轮廓一股脑来自老石的遗传，还不及石红卫面目清秀。想到这里小夏又觉得自己无聊。说到长相，男跟女有什么好比的？

那个冬天，个把月的时间里，小夏经历了平生第一场爱情。

石红旗主动向小夏表示好感。好几次小夏在老石家里吃饭，石红旗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亲近的举动，不管小夏身边坐着谁，她也非要搬一张椅子，木楔一样楔进来。她对别人说，你坐偏点咯，我要和夏哥坐，才

吃得下饭。还诡诡地笑笑。对于随时想把话插进来说的李诚，石红旗顶多嗯啊几声，连一句整话都懒得跟他说。李诚自找没趣，再看看小夏，眼球哪时候都是血红的。一开始，石红旗的举动令小夏有些尴尬。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吃饭时候石红旗用脚在桌子底下轻轻地碰了碰小夏的脚。碰头几下，小夏还可以佯作不知，再来几下子，小夏就觉得血一个劲往脑门上涌。

脚碰脚！以前小夏在电影里面看到过，基本上都是姨太太和管家爱干的勾当。以前小夏看得挺不明白，心想，这些狗男女背着人乱来也就算了，何必在桌子底下脚碰脚呢？现在才知道，脚碰脚原来是很要命的事，脚上的神经末梢会突然变得敏感。更要命的是，此时他再瞟一眼石红旗，竟然觉得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妩媚。

一开始小夏觉得石红旗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类女孩。慢慢地，他疑惑地问了自己，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难道硬是有个模子，除此不作考虑吗？过不了几天，小夏发现自己就喜欢石红旗这种女人。

他的心情一天到晚都暖了起来。

两周以后，两人开始一齐去城郊一家破旧的电影院看电影，头一次就是坐包厢。片子很无聊，两人看得很闷，仅仅搂在了一起，此外什么也没干。第二次，电影院首先放了个主旋律。两人饱受一番爱国教育，情绪激昂，也就不好干些什么，甚至没有搂抱在一起。这片子完了，还有个加演，一看便知，是从沿海搞来的水货拷贝，取个名字就叫《爸爸别再强奸我》。片子是日本货。石红旗拽着小夏要往外边走，但小夏央求地说，再看看，看上几眼再走嘛。石红旗只好也坐下来看。她不停地说，恶心死啦。你看日本人，恶心死啦。她叫得厉害，去意坚决，却没有挪动屁股。看得一阵，小夏浑身热了起来，一把搂过石红旗。看到一半的时候，两人就啃了起来。片子看到四分之三，两人憋不住做了一次

爱。石红旗不顾场合地有了呻吟。还好,片子的效果不怎么样,但音响声音震耳欲聋。片中小女孩的声音严严实实盖住了石红旗的任何响动。两人觉得意犹未尽,又做了一次。

隔天到老石家吃饭,石红旗整个人都有很大变化,眼神不停地跟小夏暗自交流着,希望得到小夏心照不宣的配合。小夏则很难堪。石红旗是个掩饰不住的女人,心思都往脸上摆,就怕别人看不出来似地。当天,她那张脸特别光泽润滑,仿佛又漂亮了几分。

小夏觉着另有一团光也烙在脸上,就扭头看看李诚。李诚也在看他。李诚眼神很阴,杀心都激起来了。小夏冲他笑笑,心中忽然泛起一阵得意。而老石也笑得很暧昧。年轻人脸上阴晴圆缺的变化,老石哪能不看在眼里?

就在那一天,小夏明确了自己对石红旗的心意。小夏是个沉静的人,石红旗则张扬,喜欢把事情做得惊心动魄,不管不顾。这两人的性格相去甚远,却有了互补的可能。不过小夏不是很坚决,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能不能和石红旗过下去。虽然与她厮守的心意有了,但小夏还是觉得哪地方有问题。

小夏也讨厌自己头脑里不由自主会产生的,对一件事情翻来覆去追问的机能。一旦有了追问,就会随之而来种种猜疑。小夏羡慕那些思维呈直线性的人,他们能够爱了就爱了,没有太多为什么。小夏最大的疑虑是,石红旗倾注在自己身上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石红卫,从而爱屋及乌?

他还在犹疑不定,石红旗已经要返校上课了。她还有半年就毕业,这半年里有太多事要做,毕业设计、写论文、找工作……走的时候,她又约了小夏,去一个安静的小酒吧。小夏备足了几个用于保险的橡胶制品,想想漫长的分别,计划着这一晚得昏天黑地大干一场。可是那天石

红旗出奇的平静，邀小夏出来，只是提出要分手。

——我们其实不合适。石红旗说，你也知道的，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很像我哥。他走几年了，我很想念他。所以那天我看见你，稀里糊涂就觉得你很亲切。

小夏说……

虽然小夏早已把这层意思揣透了，但石红旗突然跟他摆明着讲，他一时还接受不了。迄今为止，石红旗的身体依然能激发他丰富的想象，他暂时还没有分手的意思。小夏说，这不是理由。石红旗我爱你。

石红旗不由得苦笑。她说，别有了那事就当我是你的什么东西一样。我不在乎。就因为你很像我哥，我不能老跟你在一起——我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你觉得有意思吗？

小夏说，还有别的什么理由？

石红旗说，用不着瞒你，我在那边有男朋友，准备一毕业就结婚。说着拿出一把照片给小夏看，每帧照片里，石红旗煞有介事地和一个男的搂抱在一起。

小夏把所有的照片都看一遍，说，拍得还不错。不过构图不好，天空太大，人太小。下次把他带来，我给你们拍几张。

他把照片还给石红旗，到吧台付了账，走了。他拿不准，这天晚上会是怎样一种心情。说不定得买一些酒。

五月，那天天气转暖，老石又同小夏去铁堰一带钓鱼。这一带依然少有人来。那天天空蔚蓝的样子让小夏心里萌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情绪，因而有些心不在焉，整个冬天过去了，冬天里发生了一段有滋有味的爱情，如今再回到在冷清的地方钓鱼，免不了意兴索然。老石瞟了瞟小夏的样子，就猜想小夏八成想起了红旗。小夏两只眼睛老往天上瞟，

老石看得明白，小青年摆出这种样子，大都是在想自己喜欢的那个人。老石也年轻过，也曾两眼看天，每一块云都隐藏着心里那个女人的表情。

你是不是在想我女儿。老石这样问。

小夏有点吃惊。此前老石一直避免谈起这回事。小夏说，哪有。

他那么一说，老石越发认为自己猜测得没错。老石换了饵，又问，你跟她是不是，嗯，那个了？……就是，那个！老石也奇怪自己怎么就问出这样的话来，似乎不太正经，嘴角一皱扑哧地笑了。扭头看一看小夏，小夏依然没说什么。

看我这心操的。老石有点好笑。实际上他宁愿小夏和石红旗能处成一对夫妻，虽然小夏长得太像石红卫，真的成了两口子可能看着别扭。他也知道，女儿的心思早不在这里了。女儿一心留在外地，大一点的，车马喧哗的地方。

小夏看着水面，不知道怎样搭腔。

老石说，你跟她其实不太合适。她太像她妈了，而你有点像我。她要结婚了。她跟你说过没有？她确实要结婚了，那个男的我还没见过，可是我知道自己管不着她的事，也就不管。不过那小子照片里看去还可以。

嗯。小夏嗯了一声。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跟老石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别放在心上，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一定给你介绍个能把眼睛看花的漂亮妹子，回头我找找以前那些同事，看他们家里有没有养着现成的。

嗯。小夏应和着。

六月份的时候他又恋爱了一回，新的女友就是同事小杨，叫杨亦秋

或者杨依秋,他还没搞清楚,就和她恋爱了。他心里不是老石以为的那么痛苦,也不是自己早先估计的状况。

他想起女朋友小杨,再看看老石作出的关心样,忽然有些好笑。小杨很早就喜欢上他了,他却不知道。小杨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以致小夏忘了注意她。在一个单位,不爱说话的人仿佛都在犄角旮旯里躺着,被那些大嗓门严严实实地遮蔽了。小杨心里很焦急,向小夏做出过一些暗示。他慢慢注意到了,起初还误以为自己令她讨厌,搞得一头雾水。

他心里还时常掂着石红旗,以致面对另一个女人,会犯懵。最后,小杨让会计秦姨帮忙提个醒。秦姨是个热心人,挑个没人的时候找到小夏,拧着他耳朵骂,小崽子你真不知道还是臭摆架子?

接触以后,他觉得小杨也很好。他不是一个挑剔的人,只不过缺乏主动。

第一次约会的晚上,小夏忽然记起来,生日那夜小杨说了不少怪话,现在恍然大悟。他就问小杨,那天你问我是不是恋父对吧?说这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吃醋啊?

小杨不高兴了,她盯着小夏的眼睛,质问他,我不信那老头能跟我比。

小夏也乐了,他说,你蛮自信嘛。

四　隐秘的乐园

魏成功昨晚接了个电话，挂断后跟女人何莲花说，明天我要出去几天。

何莲花说，出差？

厂子都他妈倒了，出鬼差。魏成功也不瞒她，说，我要去见一个人。

是不是你那个表妹子？

别乱猜，搞急了我真的去找她。魏成功不耐烦地说。事实上何莲花猜中了他的心思，刚才那个电话是江薇薇打来的。

何莲花开始轻微地啜泣。她跌坐在沙发上，等着魏成功过来安慰几句。魏成功却没有过来，他把毛巾、漱具放进塑料袋里，再把塑料袋扎紧口子，放进一个老式人造革包里。包表面的一角印着一幢楼房，旁边还写着两个字：北京。何莲花把哭声一点一点地拔高起来，还带着一种尖啸。

魏成功喝止她说，何莲花，哭你妈哭。

何莲花说，造孽呵。你跟她是乱伦，猪狗不如。

魏成功过去想揍她，何莲花就把胸膛挺了起来，脖子一硬把脑袋杵了过来，一派英勇就义的样子。魏成功觉得很没意思，退开几步，摔门走了。走到街上吹一吹风，魏成功整个人就有点后悔，晓得自己做得太

过分了。再想想,离婚也是为何莲花好。说不定哪天,那件事就会暴露的。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不是魏成功找借口替自个开脱。

他的心很乱,唯一欣慰的是何莲花怀孕了。何莲花逐渐隆起的肚皮,使魏成功有理由相信,哪怕哪天死在什么地方,身体还有一部分,脱离了自己蓬勃地生长。

魏成功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三人间,十块钱一张床板。还有两人是跑生意的,互相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地随遇而安,昨晚还是几星级,今天能下大通铺。

换是以前,魏成功很烦这种瞎吹的人,但这一晚,他忽然听得受用。他觉得那两人没心没肺地瞎胡扯,其实充满了生活里最简单的乐趣。都到睡大通铺的地步了,再没来些嘻哈的心情,日子怎生过得下去?

第二天一早,魏成功买头班车的票去了柘州。中午时候到站,魏成功在车站外草草扒了一碗大碗饭,再挤火车赶去朗山。

朗山底下有一条缝隙,或者说是山谷,被人命名为什么什么峡谷,准备搞成旅游点。现在还好,没多少人知道。走到那峡谷的尽头,有一个小型水电站,那是他们约会的地方。魏成功抬头看一看天,在这谷底,天空在魏成功的眼中缩成了一条长线。他心里有些焦急,以为转过前面的弯就会到的。这一路的弯子远比他预计的多,以前来过两次,他仍然把握不好路的长短。

五点过一刻,他远远看见了水电站的房子,两层,灰色的。平顶上长满蓑草。窗格子里透出一些暖黄色光芒,这使他体会到了山谷中的暗色是双重的,既有光线不足,又临近夜晚。二楼房顶有一个人眺望着这个方向。当然就是江薇薇。

魏成功走到顶楼的时候,看不清江薇薇的眼神。但他知道,她有很多话等着往他耳里倾倒。她憋了老长一段时日,替他积攒着。但他不

想听，只掏出烟来给她抽。两人默默地抽烟，你吐一口，之后我再吐一口。魏成功老是试图吐出大一些的烟圈，罩住江薇薇吐出的烟雾。在他耳里，是这个小电站唯一的机组产生出来的噪音。

然后他们来到二楼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那是江薇薇的一个女友的房，她在这里搞巡查工，不当班，把房子让给江薇薇使用。房子很小，那种单身间，布置得很素雅。魏成功打开窗，让风吹进来一些。除了噪声，这里的一切都让他陶醉。很多时候他想象自己和江薇薇都是这小站的职工，吃喝拉撒都在这里，享受不为人知的乐趣。

桌上有些饭菜，中间有一个火锅。魏成功这才得空说话。

他问她，最近过得还好吗？

她反问，你说呢？坏也不算太坏，跟坐牢房差不多。

他喃喃地说，其实这里环境不错。我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

她又说，那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到底跟她说了没有？

魏成功说，说不出口。虽然我不喜欢她，可是她真是个很好的女人，我已经很对不起她了。早知道这样，原先我应该找一个凶巴巴的、人品不好的女人，或许还开得了口。我想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江薇薇说，那就更开不了口了。

魏成功说，到时候再说吧。他用牙齿启开了瓶盖，灌自己酒喝。江薇薇走上前，拧开了电视，省内新闻时段刚过，电视播出邻省的新闻，某个县份破获一桩造枪售枪要案。画面晃动，很有现场感。犯罪嫌疑人的脑袋被用黑布袋套着，感觉很像一个在西亚闹腾的恐怖分子。她看不出来荧屏里那一堆长约寸许、状若墙钉的钢件与枪有什么联系。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

撞针。手枪里最重要的东西就这个。

你怎么知道？她回头看看他。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余天——不就是被我用枪敲掉的？

她关掉了电视。显然她不想谈起这件事。走到饭桌前，她也给自己斟了半碗酒。

酒喝得热了，两人稍事休息，慢慢地往床上爬。她喝酒很上脸，整个脸绯红起来，妩媚地看着他笑。

他看着她时心里浮动着的感觉，已经淡了，更多的是一种惆怅，心思游离开去，想起十六岁那个遥远的夏天。夏天是很危险的季节！他心里一直烙下这样的印象。江薇薇差不多要小自己一岁，当时满十五了。他们小学毕业以后就没在一所中学，江薇薇以文艺特长生进了省属职业艺校。他们要到放假时候才会见面。按照家族里繁缛的礼节，要不他得去她家拜望小姨；要不她过来，看看大姨，也就是他的妈。

那年夏天他去江薇薇的家里，给小姨妈送过了几样东西，就进江薇薇的房门看看这个表妹。她很高兴，见面就说，哇呀你长胡子啦，真难看。

他进门以后，眼前一晃，突然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他发现江薇薇变化了很多。她头发长得很长，没有仔细地梳理过，在头发末端扎上皮筋，很大一坨头发偏软在一边肩上。当然，他注意力不会过多停留于头发上。他瞥见，她胸部要命地隆起来了，藏在那件宽松的无袖衫里面。他记得，去年的夏天她绝对还是一马平川，一脸雀斑和稚气。但到今年，一切全变了，来得这样出其不意。

他直觉这样热的天，她不至于在家里戴上胸罩捂痱子。她还沉浸于自己用细钢笔勾勒的美女图上，自鸣得意，招呼他说，快过来看啊。

他走了几步，心思全在她袖口或者领口上。那对于他来说，仿佛是敞开的窗口，他可以窥见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甚至压慢自己的脚步，因为他听见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像打雷一样震耳欲聋。

她还在往画上添笔画。他到了她面前。那张美女头像，跟所有没经过专业训练的女孩画得一样，呆滞木讷。他看见了她胸前最为生动的东西。那时候她的乳房顶多也就半拳头大，乳晕上面还没有蹦出乳头来。但是当时他还分不清乳晕和乳头是两回事，只觉得她乳房的样子和自己的想象有所不同。

但这没关系，当时他已经懵在当场，没有什么思考的能力。

她问他，我画得怎么样？说着有点俏皮地支起耳朵，等着美言几句。却没有等到想象中的回答。她看见他有些发呆，眼神恍惚飘缈，忽然省悟，条件反射似的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让他感到难堪，往后退了几步，坐在一张条椅上，随手摆弄起一个布娃娃。布娃娃毛茸茸的，他看着很难受。这个房间升腾着的热空气，里面还有一把把水汽，电扇也丝毫不起作用，只是让热空气在狭小的空间里循环不已。

他不知道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想走，但两腿绵软得不能走动。忽然，他听见她说话了。

天气真热。她自相矛盾地说，把门关上。

他行尸走肉一样，按她的指令关上房门，这才意识到她说的这句话有点古怪。什么地方不对劲？他顿时丧失思考的能力，只是看着她。她一派热得受不了的样子，撩起衣服的下摆使劲扇着风，于是一点点肚皮和肚脐跟就在他眼里跳进跳出。她的脸上有一种酡红的颜色，不断地往颈下扩散。他觉得她在勾引自己，于是走了过去，看着她很吃力地在笑，也一样有了吞咽口水的表情。于是他抓住她衣服的下摆，看见她自己的两只手犹如死蛇垂落下去。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一点点地往上掀。

他虽然很迫切地想洞悉她身体上所有的秘密，却又希望她身体暴

露出来会是水落石出一样漫长的过程。

……现在魏成功在水电站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又一次解开了江薇薇的衣服。他们接了吻，还互相抚摸了许久，必不可少进入宽衣解带的程序。魏成功整个人有点木然，直到看着她酒色上脸，鲜艳异常，由此想到过去的一些事，感觉才上来了。她把手反背到后面，解开乳罩，犹犹豫豫地脱了下来。

江薇薇的乳房早已不是魏成功初次看到的模样，乳头凸显而且有些发黑。这种景象把魏成功猛地拉了回来。

接着他又一次看见，她一对苍白的乳房上面各刻了两个字。右乳上刻着“余天”，左乳上刻着“专用”。他知道她的屁股上也被刻了相同的字，不同的是“余天”在左边屁股而“专用”两字移到了右边。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看了之后还有些难以承受。幸好余天已死，他想。

其实当初，他正是看见这几个漆黑的字，才不可扼抑地萌发了杀机。那天的江薇薇失魂落魄，他不停地问你怎么啦你说啊。她终于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脱衣服。他迷惑不解，他想她脱衣难道是……来了情欲？表情不像。当她脱下衣服他看见了这几个字，眼前一黑。——他甚至感觉到天正在坍塌，而她身体上附载着的所有青春期的记忆，也霎时没了踪影。他几秒钟内就做出杀余天的决定。以前曾经有过几次，但是都是自欺欺人。这次不一样，是真的，非常具体的杀机，瞬间蹿过他全身。

现在，他轻轻触动着她皮肤上的字迹。江薇薇又啜泣有声，他也不拦不劝。不久，他觉得心里很酸，陪着江薇薇哭了出来。他们一边哭泣一边做爱，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却并未进入高潮。这种做爱让魏成功心力憔悴，他身体律动的时候，脑子里却浮现出动物世界里的某个画

面，两只受伤了的高原狼相互舔舐着伤口，聊以慰藉对方。

事毕浑身是汗。两人摸黑走到谷中的溪涧里洗澡。夜色比别的地方浓重，他们在城里不会找到这种黑夜。江薇薇喜欢这个封闭的地方，能给予她安全感。水有些凉，两人更多的是抱在一起，说一些话。这个黑夜，在水中长久地抱在一起，让彼此相依为命之感尽情地挥发了出来。

江薇薇忽然不合时宜地想起另一个人，那个人的形象，像被开水刚烫过一样，皱皱巴巴，站在一片星光闪耀风吹草动的夜空里。她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难过，轻轻地跟魏成功说，也不知道石红卫怎么样了。

魏成功在水中抽烟。他说，肯定死在哪里了，这还用说？余天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

江薇薇叹了一口气，说，我对不起他。他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喜欢过他。他死了以后我才觉得，当初真应该对他好一点。

魏成功说，别想太多了。这事也是他愿意，由不得你的。……说老实话，我觉得他挺帅的，比我强。但是这事情说不清楚，你不喜欢他，也不是你的错啊。

江薇薇说，那时你不肯理我，我一生气才随便答应红卫的。要不然，他也不会死。

魏成功说，那死的很可能就是我。

江薇薇幽幽地说，你愿意吗？

别说这些了。这个话题让魏成功很难受，转而想起别的事，说，前些天夏谦来我那里问你的事。

哪个夏谦？

不记得了？小学四年级在我们班插了一年，挺瘦的一个人。

江薇薇还是没有想起来。魏成功就说，这人不爱说话，就跟我玩得

来。——对了,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突然扒了他的短裤,很多女生都尖叫了起来。你记得吗?

江薇薇还是摇头。

魏成功说,你好像在,我记得你在的。我扒他的裤子就想吓吓你,因为我偷我妈的钱被你告了,我就想整你来着。

他以为这还算一件愉快的童年往事,会把她逗笑。她却说,我真的不在。你别说这些无聊的话。

我记得他被我扒下裤子,就像失贞一样,哭了两天。后来我们怎么又玩上的,现在一点也记不住了。魏成功把江薇薇抱得更紧,挨近她的耳朵说,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你,而且我估计那次他觉得是被你看见了自己的小东西,才哭得那么伤心。要不然,按说十岁的小男孩自尊心不会有那么强。

江薇薇嗔怒地说,讨厌。

魏成功说,还有一点相当奇怪,好多年没见面,小夏长得跟那个石……红卫特别像,所以我一见着他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幸好他先来了个电话,让我心里有底。要不然,……最近两年,我开始信鬼信神了。

不要再提那两个人了,好吗?黑暗中江薇薇的表情有些哀怨。

魏成功摸了摸江薇薇藏在黑暗中的脸,动情地说,你看,你真是人见人爱。他还继续摸索她的嘴唇,再探过头去和她接吻。两人的嘴唇仿佛磁石的正负两极,黏在一起就不容易扯开了。他们听得见,河底也有气泡汩汩地冒上来,脚底下的泥沙湿滑,站立不稳。

很久以后,他们彼此扯开胶着一起的嘴唇,呼吸山谷里发冷的空气。空气里富含水腥味,还有从不远处某块泥沼飘来的腐味。夜空里悬浮着鸟叫,让人预感到某种不祥。峡谷的夜晚永远都是这种氛围。

两人裸体上到岸,又拥抱一阵,才缓慢地穿上衣服,却不急于回去,

而是抽烟。烟头那点火光撕破了某种物体，并引发一些虫子悲哀的鸣声。抽完第一支烟，江薇薇想起《圣经》上的故事。她不信教，但是觉得，此时此地的环境，人就应该裸体存在着。

她说，我们把衣服脱了吧。

魏成功说，为什么？

她说，脱吧。

两个人又脱下衣服，相隔一定距离，坐在光滑的石头上。点上了第二支烟后，江薇薇又问，感觉怎么样？

感觉？魏成功像是回味了一下，说，感觉像两只猴子。

这就对了。她说。

你现在烟瘾有点大了，这不好。你跟我不一样。魏成功没头没脑地说，薇薇，如果我被抓了，我觉得你去跟着小夏过日子很好。他也绝对会要你。我也相信他是个好人，他脑门上都写着"好人"两个字。我不会看走眼。

你今天真是有些错乱，我根本就不记得夏谦了。江薇薇说，要不是你提起来，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

魏成功说，那没有关系，我不会看走眼。再说他又是个警察。你不是老说你没有安全感嘛，他很不错，能够给你安全感，要多少有多少。

江薇薇懒得说下去，使劲抽，不停地看着那些烟雾竞相飘散、消失。后来她问，你说的那个人，他找我会有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魏成功说，可能是要向你求婚吧。

抽烟时，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天空最远处的那几枚星光。他记得，小时候外婆告诉他，天上的星星，是天上的人在抽烟。天上的人抽烟不用火柴，而是用火镰敲击，甚至用阳燧。他记得，当时江薇薇也坐在外婆的另一侧，很用力地看着天空。她问外婆，什么叫做阳燧？外婆说，有

点像眼镜片子,太阳底下能把光缩成一团,点燃东西。当时他魏成功还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听出外婆的破绽。他说,晚上怎么会有阳光呢?外婆笑着说,天上随时随地都是有光的。

那些日子,在记忆里越来越不真实了。

五 小邓

小夏是从老石满嘴脏话里渐渐对石红卫这个人有所了解。他不可避免地对这个素未谋面但长相相似的男子产生一些兴趣。慢慢地，他非常想了解和这人相关的一些事。——对一个业已失踪的人的探访，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乐趣。

石红卫应该是身材单薄相貌英俊的男人。小夏自我感觉还可以，但桥洞里认得石红卫的人会说，你跟他长得像，很像，但他比你帅多了。你们的脸相，虽然看不出来，但肯定还差着那么一点。

失踪之前，石红卫一直在某家银行里坐班——工作也很理想。他是一个各方面都挺过得去的男人，只是不善言谈而已。他未婚妻完全是老石帮着物色的。对于老石极力操持的婚事，石红卫只拿出一种不置可否漠不关心的态度，当然，老石叫他结婚，他也不表示异议。也许石红卫就是这样一种人，从十几岁起，同龄人风急火燎地进入了青春期，有了躁动，石红卫却显得对异性不太感冒。用老石的话说，他妈八成到庙里偷过和尚，偷来一个佛胎。老子要跟他说起女人，他就摆出一脸看破红尘的卵样子，好像只是我在瞎操心。

当时老石也不太多顾及儿子的想法，他老早就习惯了儿子的沉默。老石对选来的儿媳很满意，而且以他的经验他的眼光看，这女人宽腚翘

臂,生孩子绝对会是一把好手。结婚订在国庆那日,图个普天同庆的便宜。结果,九月二十六日石红卫失踪了。老石以为他这是赌气,以为他过几天会来,但过了四年石红卫依然没有出现,一个电话、一封信也没有出现。

他就这样失踪了,没有再出现。

这样的事发生以后,老石坚持地认为,儿子是有意针对他来的。作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用出走这种行为抗拒自己的父亲,似乎也并不难于理解。老石简单地把这事定性为石红卫跟自己赌气。他便也赌气似的,不理不睬。老石本来就是个爱赌气的老头。这个家里,既然老石没有去报案,石红旗在外地不知道这事,别的人更不会报案的。对于老石的后妻以及继子李诚,或许是还件好事。所谓血浓于水,就是这么个意思。老石这口气赌了四年,并且还在继续。

桥洞下面的鸡客却告诉他另外一种说法,石红卫虽然不说话,但基本算得上一个孝子。他性情温驯,从不愿与人发生争执。

金桥就说,你要是存心找他挑事闹别扭,他的态度会让你最后都觉得没意思。

姓陈的人有一次说得难听了些,不过也是同样的意思。他说,石红卫这个人,虽然他不是兔哥,但若是你好好地跟他打商量,恳求他,他说不定会让你操屁眼。他性情很好,所以耳根本也特别软,喜欢帮人忙。雷锋差不多也就这样吧。他对别人都能这样,对待自己老子更不用说——也就是说,这爷俩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在别人看来,那年他又不想结婚又不愿意当面顶撞老石,干脆一走了之。这就是他性格的写照了……摆在解放前这叫不孝。

金桥又贴心贴肺地说,现在看来,石红卫出走其实算是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嘛。他也难。

这些说法把小夏搞得更加瞀乱。

那一段时间，石红卫成了小夏心中最急于解开的一个谜。

小夏对侦破不感兴趣，但他喜欢情节，也保持着一个正常人所具备的好奇心。仅此而已。他经常会想起石红卫留在照片上的眼神，夜里，这种眼神会在小夏头脑里放大。甚至上班的时候，小夏心思一愣神又跑到这件事上面去了。

偶尔，小夏会问办公室里别的人怎样看待这种事。当然，他没有说出任何人的名字，他只是不经意地问，如一个正常人无缘无故失踪了四年，从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或者写一封信，那会是怎么一回事？

死了呗！

同事们还当是小夏在出那种脑筋急转弯的题目。这类型的题目目前很流行，而小夏出的这个似乎是最为容易的，谁都可以随口说出答案。小杨这么说，秦姨这么说，老向也是这么说。小夏看看他们肯定的神情，似乎还嫌弃这题目过于浅显，有辱他们智力水平。多有几个人做出同样的答复，小夏便怀疑，这就是标准答案，心里不觉已浮出一层非常不祥的感觉。是呵，四年里，一个活人不可能不弄出一些动静传递给他的亲朋好友。他免不了要打个电话，写一封信，以证明自己确实活着。

这一天，小夏处理完一个文件，正躺在椅子上发愣，刑侦科的小邓蹑手蹑脚走到了他背后，猛然掐了他腰际痒处，想弄得他憋不住失笑。小夏一点也没笑，他缓慢地扭过头去，觑了小邓两眼，抿紧嘴皮不说话。

小邓问，怎么啦？小邓看出来了，小夏是冥思的状态。这并不多见。

小夏又把那个问题说出来，想听听小邓的看法。小邓叫邓德蔚，他脑袋在刑侦科是一流的，逻辑分析能力很强，近两年来悬点的案子局里

都打包发给他办。听小夏这样没头没脑地问，小邓并没有直接答，而是反问小夏说，怕这是你哪个朋友吧。

小夏也不瞒他，说，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失踪四年了。我那个朋友从来没收到过他的电话。——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小邓的答案也毫无新意。小邓一脸智慧地说，那他肯定是死了。

你都说他死了……小夏仰在椅子靠背上，淡淡地说，看样子他是活不了了。

小邓说，天天都有人死，又不是你爸或者小杨，你操那么多心不累吗？

说完，小邓抱着一沓要发下去的文件走了。

看着他走出去的样子，小夏有了一种很深的悲哀。他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以前办案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单位里那么多人对同一件案子的看法都取得了一致，那么，破案的真实结果基本上就这样，不会别出心裁。暂时还一无例外。他进公安局以来，遇到的案子都是了无新意的，缺乏波澜起伏的情节，总在庸俗地走入大多数人的预计。小夏不喜欢刑侦但他喜欢情节，中文系毕业的人也总想写点什么。一开始进公安局，他暗自庆幸，遇到了写作的巨大矿床，干了几年，就只有失望了。影视剧里面的那些破案情节，那些柳暗花明的巧合，是人们削尖脑袋想出来的。小夏越来越相信群体的智慧。

此后，他有几天心情抑郁，以致不停地告诫自己说，我这是干什么？难道是为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人！

那年夏天最热的时日，局里叫小夏和小邓去省里出了趟差。年前小邓配合省局办了个错综复杂的案子，省局要他去做个报告，据说还安排他去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给大学生们做几个报告。大学生迫不及待

地等着毕业,去到公安局一头扎进案子里,所以渴望有破案高手来做这方面的报告。

小夏负责把此行写一个报道,临行前局长就指示说,报道注定是要上市晚报头条的,亮一亮市局的成绩。市局破案能力在省内公安系统小有名气,但市里别的领导未必知晓。

在省城,小邓如愿以偿地猛出几天风头。给大学生做完报告,还有傻不拉唧的女学生献花以及要求签名。小邓甚至有点晕菜,他毕竟是小地方来的警察,经不起这份折腾。小夏不得不提醒他,说,小女孩也就是追星找不到星,随便拎个东西发泄一下罢了。

三天后,两人坐火车回柘州。在火车上小邓还止不住地兴奋,晚上不想睡觉,老是拽着小夏说话。小夏看着他得意的样子,忍不住笑他是陈奂生。要小邓买啤酒,小邓倒也乐意。炎夏的夜晚,在列车上喝着冰镇啤酒,两人说话的兴致都被激发起来了。

说到下半夜,没什么说的了,小邓老是在看外面的漆黑。

小夏想趁机溜回铺上睡觉。蓦地,小邓又想起了什么,他说,小夏,你前回讲的那个人是不是叫石红卫?

这句话很快把小夏拽了回来。小夏惊愕地问,你也认识?

小邓告诉小夏,他其实不认识石红卫。——但从手头的材料来看,小邓说,如果不出意外,那个姓石的家伙是死了。

小邓慢慢地讲起了他所知道的事情,不像叙述案情,而像讲故事。反正这一路火车够长的。好几年前,柘州有个人物,名字叫余天。那时候,半个柘州的人都认识他,都传说他统领着这地方的另一个社会——黑社会。

一听到黑社会,小夏就感受到一阵玄乎其玄的味道,仿佛充满了凶杀暴力色情还有神秘的传奇。都是电视里得来的印象,抹之不去。只

消听到小邓扯到余天这人,小夏就能够预计,小邓所说的关于石红卫的故事必定不同凡响。

果然,再往下,小邓告诉小夏,那个黑帮头子余天弄到一个绝色的女人。这个女人动人的容貌令余天这样的老淫棍都一时收敛了,专门置了一套房子养着,百般呵护。可是有一天,这个千辛万苦弄来的女人却叫石红卫偷了。

一个黑帮头子,一个绝色美女,一个勇敢却身处绝对劣势的情人,一次半途夭折的幽会。后果可想而知。用这些元素制造出来的那些电影,填饱了小夏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时期。小夏不由得兴奋了起来,故事似乎比他先前所有的猜测还要好,一开张就亮出了他钟爱的诸多元素。他没想到,跟自己长一个模样的石红卫,竟有这样不平凡的经历。

但小邓说,没有找到尸体,无法确认石红卫是不是死了,但凭我的经验他肯定活不了。如果石红卫现在还活着,那实在太像电影了,瞎鸡巴操蛋的。

小夏问小邓,那有没有抓余天来问一问?这话甫一说出口,小夏才猛然记起,余天早在三年就前死了,被人用仿五四当街干掉,身上弹痕累累。那一段时间,柘州街谈巷议全是这事。当时小夏还没毕业,不知道,某天上班,听局里的谁提起过,他本来还想问两句,但又懒得开口,以至于忽略了。

小夏转而说,好像干掉余天的那个人,也没有抓住对吧?

……暂时还没有抓住。小邓说,也不瞒你,这案子我们办得不是太尽心,一直挂着,别的事都忙不赢。你也知道,余天的死没有引发民愤——也怪,吃了六枪都没引起民愤,余天做人也真他妈绝的。相反,知道他的死讯,整个柘州只有拍手叫好的,还有人违反禁令放了鞭炮,抓到派出所就叭叭地把钱拍在桌上任你罚,还满脸春色。甚至余天的

老婆，事后轻轻吐出三个字：死得好。当时，她被余天打断了几根肋巴骨，躺在医院说的。

小邓抽出一支烟，磕了两磕再放嘴里叼着。他说，我没把精力放这上面来。这案子我觉着不难办，迟早那人跑不了。其实那人帮我们省了很多事，余天死后市里秩序好得多了。依我之见，局里逮着那凶手以后，先得给他一面锦旗，再审。

小夏说，这人抓着了，不得枪毙？

天，要是在别人面前，不要提你是干警察的。小邓讥诮地说，持枪杀人，劈里啪啦打了六枪。打第一枪叫杀人打第二枪叫上保险打第三枪就有点变态啦。要是他杀的不是余天，早不是现在这样。你说这样的人抓住了，还能怎么办？

小夏说，那么石红卫呢，查了没有你？

小邓说，石红卫失踪了，死不见尸活不见人的，家属又没报案，当然不会去理。后来余天死了，那就更无法查证。一切只不过是推测。小邓兀自说，这事对我很有吸引力的，但我不能浪费国家的钱，更不能浪费自己的钱。现在案子挺多，积压在我手里，哪一桩都急等着要破。小夏，若你不是长了个马灯脑袋，我还真想收了你当徒弟，一天写公文多没意思……

小夏说，那女的呢，抓着了没有？

抓哪个女的？小邓没有转过脑子。

余天的情妇。也就是，石红卫偷的那个人。

小邓告诉他，叫江薇薇，石红卫到底是死是活也许她可以说了算。但她也不见了。

小夏一下子记起自己的那个小学同学。他想起了那个会跳舞的女孩，生就一副害人精的媚态，随时摆出容易受伤的模样，被男生一吓都

尖叫。偏偏许多男生一见她就想吓她，往她身上扔壁虎、鼻涕虫。所以魏成功没少为江薇薇打架。他经常打高年级的，不要命，身体也许那时候就壮起来了。小夏奇怪地想，这人世的圈子怎么缩得这么小，随便提到谁，却发现又是曾经认得的某个人。

他向小邓证实一下：那女的——江薇薇——是不是佴城人？

小邓说，你认识？一想想小夏曾在佴城待过，也不奇怪。

小夏回答，小学同学，同班。

同桌的她？小邓忍不住戏谑地说。

不。小夏认真地说，没同过桌，坐过一组。再说那时候才小四，男女一桌不是画三八线就是打架。

她很漂亮吧？小邓微笑地说，办案的时候，听一些人讲起这个女人，都传神了，漂亮得仿佛是个妖精。搞得我也想看她几眼，却一直没能见着。

小夏说，我怎么知道？以前读小学的时候，扎个辫子就是女孩，剃着平头就是男孩，谁又晓得去看长相好坏？

火车到了某个幽暗的小站，停靠五分钟。小夏看看车窗外，灯光昏黄，看不见站牌。月台有一些叫卖的小贩。只有一对男女下了车，男人的右手亲密地搭在女人肩上，朝左走。车站围栏断了几根，两人猫腰钻了过去。围栏外面是漆黑一团，仿佛是一张嘴，把这一男一女在转瞬间吞没。

车子缓缓开动，小夏看见月台上只有一个穿制服的人面无表情挥动着小旗。

小夏忽然说，是不是，江薇薇和石红卫两个人某天夜里私奔了？

小邓蛮感兴趣地看了看小夏。小夏来劲地说，反正现在户籍查得不是很严，他们可以跑到偏僻一点的地方，活下去。说不定他们可以出

国,你想想,这么些年,江薇薇从余天那里肯定搞了不少钱——卖首饰都足以吃几辈子。

你这种想法,再加加工,说不定能拍电影。小邓又叫来下酒的菜,要好好宵夜一番。他说,其实我也希望能是你说的那样。我看过他俩的照片,觉得他俩其实挺配,有夫妻相。

能不能把卷宗借我看一看?余天的那一本。

小邓一口气吹掉半瓶酒,没有回答。

借我卷宗看看。不会说出去的。小夏又一次说。

小邓还是没有回答,扯起了鸡腿。

小夏不好再问。车子在不断地钻洞。钻进隧洞以后,车子发出完全不同的响声。这种声音铺天盖地。停了一会儿电,听见有人尖叫。小夏这时想,相对自己而言,石红卫反正是看不见了,那么,失踪和死亡又有什么区别?

六 明 河

那天小夏刚下班，老石就打来电话，邀他今晚夜钓。

……很有趣的，那天你没有上来，躺在筏子上，比躺在老婆肚皮上还舒服。今天我把筏子加大了码，买了你爱吃的蕺菜。老石也是个口无忌惮的人，他又说，在水上漂很舒服，如果你乐意，也可以把那个小女孩带来，带到我的筏子上，等漂到河中心，你随便弄她，她跑都跑不脱，叫人都叫不应……我没关系，我眼睛瞎了的，再说这把年纪，未必还有兴趣看黄色录像？

这一阵小夏感到很累，新一轮严打要下来了，文件一堆几摞，等着处理。但是他想一想石红卫，再想一想老石，还是决定去。这一年多以来，他和老石相处的时候，总是抹不掉心里头一股怜悯的情绪。老石仍然会在小夏面前骂自己儿子，而小夏越来越肯定，石红卫是死在某个地方了。也许还剩下一堆枯骨，也许没有。小夏看见的是一个老人的凄凉晚景，尤其可悲的是，老人一直当那个儿子是失踪了，纵是见不着面，却完好地保存在这世界的一隅。

小夏路过街面，买了两匣鳖精，提着去。他已经有些日子没见着老石了，觉得应该拎些东西。老石看见那两匣东西就好笑。马俊仁牌的吧。老人说，前回报纸上说的，有家鳖精厂开机生产了一年，天天成车

货往外拉，可是一共才买进两只小王八，养在水缸里。

两人先是给斗鸡们洗澡、热敷，据说这样可以使鸡的表皮角质层增厚，斗鸡抗击打能力便相应增强。小夏一直不信这种说法，但老石信。老石从别的鸡客嘴里听来很多祖传秘方，拿回来使在自家的斗鸡身上，时有奇效。每一只鸡都被老石轻轻搂在怀里，慢慢地洗。从小夏的角度看去，老石看着鸡们的眼神，也闪烁出父爱。这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小夏终于没有笑出声来。完事以后，天全黑了，外面开始起风。老石把风声听了一阵，就说，你去红卫房间加一件衣服。说着老石递给小夏一片钥匙。

小夏开了门拧亮灯，又看见对面墙上的石红卫紧皱着眉头。他试了两三件衣，每一件都非常合身，于是他穿上第一件。他又看了看墙上挂着的照片，石红卫也在看他。于是，这一瞬间小夏想到，他会不会留下日记什么的？他直觉石红卫会有记日记的习惯，要不然，不会是那种眼神。

这是非常有诱惑的想法，虽然不妥，小夏还是忍不住翻了翻房里的东西，他拉开了一两个抽屉，却没找见想要的东西。

老石后脚跟了过来，他走到门边，小夏没有觉察。老石问他，你在找什么呢？

小夏回头看看老人，说，找一顶帽子。

老石说，戴我的吧，里面没有。

明河七弯八拐走到了铁堰这个地方，就摊开了，仿佛河床散了架，骤然变得开阔，绵延出很可观的区域，形成个小小的湖。后来，人们在出口那个地方围起堰坝，堰里的水看上去是静止的，几乎不流动。小夏和老石驱车赶到那地方，月亮升得老高了，整个湖面泛起冷清的光，显出比白日空阔的景象。他们把漂浮物从越野车上取下来，放到水面上，

放上去的时候那一片水平面就破碎了，再坐上去，是无边无际的柔软。这时小夏一颗学中文的头脑，忽然就感叹起一些词语的生动，某些词肯定是被人在灵感突至，抓住时机即兴造出来的。比如说这“河床”两字，小夏想，如果河道是一张床，那么，披在上面的这层水，就是席梦思了。

两个人坐在了筏子上，隔着厚厚的轮胎，仍可以感到下面水无形无体的柔软。两个人背对背地坐着，支起充电的灯盏，架起钓具，挥起手把诱饵撒得很开，毫不吝惜。他们感觉不到下面水在潜潜地流动，过不多时扭头望一望，离岸已经有些距离了。

这天晚上的月亮确实很好，不够圆溜，但是很好。老石就说，十五了吧。

小夏说，我不记农历。

小时候我住在水穿石，听说过吗，就在那边。老石黑暗中指向某方。

小夏没有看，嗯了一声。他知道老石是水穿石那地方的人，老石提过不下五次。他估计老人又要朝花夕拾了。上了年纪都有这嗜好，也不管别人听着难不难受。不过，这总比听他骂儿子的脏话省耳朵些。小夏善于往事情好的一面想。

老石说，小时候，天气一热，我们就成天在这条河里洗澡，个个都三根骨头撑一颗瓢脑壳，成天光着卵，不想事。八岁……对，应该是八岁，那天我们在摸梭螺的时候，有个家伙忽然惊叫，别人还以为他被王八咬了。大家游过去，水底下好大一坨东西，软软的，像一个人。我赶了一只牛游到那里，再和他们一块把水底下的人捞到牛背上……肯定是死的啦，能活吗？弄到岸上以后一看，还是一个女的，光着身子。我不骗你，除了我妈，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女人光着身子。

老人停了一下，喘气。小夏感觉得到老石说到这里，触动了情绪。

这段往事,老石以前没跟他说起过。事隔多年,老石仍能清晰记得第一次看见女人裸体的场景,尽管那女人是个没喘气的。

小夏有点恍惚,他已经不能记起来,八岁的时候自己是否会对异性身体有那么大的反应,即使有,他估计那也不过是更小的年岁里残留下来的食欲,而非性欲。

老石继续说,当时,我们都还屁大一点,看到一具光丢丢的女尸,都发懵了,围了一圈看来看去……当时的感觉有点怪,很怪。女人身体都泡得虚白虚白,像泔水缸里的馒头一样。我们看那东西,心里害怕,却又舍不得走开,像是被粘蝇纸粘在那里一样。慢慢地,飞过来一群苍蝇,还有别个村几个不认识的小王八蛋也往这边凑。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那是个很年轻的女人,长得也不错……我不是说死人长得不错。她活着一定不错。后来,长大了一点才明白,她肯定是被人给搞死的,绑上石头,沉在水底。等绑石头的绳子一断,她又浮了上来,被我们撞见。

又停了停,老石忽然问小夏要支烟。小夏说,你不抽烟。老石说,忽然又想抽烟。小夏一嘴叼住两支烟,一块点燃,递一支过去。

……看着看着,一个余村过来的小王八蛋推开别的人,扰过去蹲下了。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小王八蛋一手就往死女人胸口上摸,还他妈揉了起来。先前说了,那个死女人泡得虚白,有些天了。小王八蛋还他妈的还真敢用劲,这一揉一搓,就把一大块皮蹭破了,掉脱下来。死女人奶子下面的肥肉,还有血管都泡白了,那种样子……哎呀,没法跟你说。我听见有人呕呕地呕吐,我没有当场吐出来,但也差不多了。所以,等到二十来岁结了婚,我和婆娘做起那种事,经常叫她不要脱掉衣服……

老石意识到偏离话题了,回过神来,又说,那王八蛋两手揉来揉去,还不肯完事,接着竟把脑袋也埋了下去……我不敢看了,我是真不敢看了……有一阵,我们都不敢来这河里洗澡。当天看的时候没感觉,晚上

睡一觉,才晓得了害怕,还一阵阵干呕,饭都吃不好。当然,小孩离不开水,没多久又敢下河了。第二年这水里又捞上来两个死人,一公一母。

老石把残烟抽完,转而问,小夏,你在公安局做了几年?

小夏回答说,没几年。

你说说……老石吧嗒有声地吸两口烟,又问,要是谁杀了人,他是不是,一般都会想到……拿死人往河里丢?

小夏想一想,没有回答。老石挪动身体坐到小夏这边,看着小夏,希望他能说些什么。漂浮筏有点倾斜,两人调整一下坐的姿态,漂浮筏轻轻颠簸,激起水面有了响声。小夏还是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就他知道的一些杀人案件,是这样。

老石问他,知道那个敢摸死女人的小王八蛋是谁吗?

我怎么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他叫余言,六几年就死了,打架时候死的,不过也不吃亏,他打死三个人。不过他有个弟弟你应该听说过,叫余天,前几年闹得很响。

小夏迟疑一下,做出蓦然想起的神色,说,被人用仿五四打掉的那个?

记起来了?

像是打了六枪,打得这个人从上到下稀烂的。

没错,就是他。老石因为小夏知道这件事而略显高兴,又说,后来那个案子破了。那时还没有解放,国民党警察破的案,果然是被人搞完以后掐断气的。知道案犯谁吗?……我这是白问,解放前的事了。搞死女人的原来就是余言他老子,也就是余天的老子……听余村的人说起来就玄了,说余天正是在他老子上法场挨枪的那一天生的。这爷俩一个前脚见鬼,一个后脚落生,比竹筒的节把还接得紧。那时候,柘州

杀人都放在城门外的池塘坪,行刑的人拿枪杵到余天他老子背膛心的时候,这挨枪的货还楞充狠,扭过头去骂;日死你娘,要开枪快点啊。行刑的人很生气,不等长官喊口令,自作主张就放枪了。那一头,余天的妈正在床上躺,一听见枪响受了刺激,余天这小子吧唧一下就掉下来了……

——你说,从池塘坪到余村,枪响能听见吗?老石仍然想不通这事。

小夏也不知道。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前赴后继。按照小夏的理解,余家父子可谓前赴后继。听得他有些冷,也许这夜里本来就在降温。他说,听你的意思,这一家的人天生就是挨枪的命?

老石说,这是家风。余天肯定是这下场。你们警察又不管事,抓抓赌罚点款还行,拿余天没办法。很多人要是有枪都会敲掉他。外国佬可以持枪,合法的,我们这里不行,都是摸不得枪的贱种,一摸枪就会起杀心。

小夏没有作声,像是默认。他产生一种冲动,想和老石聊一聊余天。这想法早在脑子里憋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要是老石自己不提起,小夏不会在他面前提到余天这个人。

他问,你认得余天?

余天怎么不认得?这狗日的花鬼,那两年我做花酒店这行当,不去惹他他也会来惹你。

小夏留意了一下老石。老石正用平常的语调说起他对余天的印象。

……有一天晚上,那狗日的开车跑到我店上,进了门就把坐在正厅的几个妹子翻来翻去,说,莫老板,今晚把你这里的女人全点炮了,你他妈要给我打折。他一进来,我看看他们那副醉样,脑门子就在冒汗。年

轻时候我不是个顶怕事的人,做了生意就不同,被钱砸出了一副好脾气。狗日的嫖娼都要摆场面,前三后四地被人拥了进来,一进来全歪在沙发上,说醉话。我担心他们发起酒疯来会把我店都拆了。我店里的小姐真的只是陪酒,真做那事不行,起码不能在我店里面搞。我心里忌讳这个,不怕你笑话我信邪,我觉得店堂不是做那事的地方,要不然老本都要赔光。再说,我也是毛主席时代过来的人,经过的坎多,做事不敢太过分,也就打打擦边球的胆子。余天喝几口茶,人醒了几分,揪着一个妹子不放。我赶快打电话给毛三,问他敢不敢接余天的生意。毛三店里的妹子全他妈是真的卖,身上每一块肉都任你挑。可惜他店面的码头太偏了,生意一直没做起来。毛三听说是余天,心里也发毛,怕余天不给钱。我告诉他,余天多少会付一点,剩下的账,我帮他填。我只想破财免灾。毛三想了半天点了点头,他说,看你的面子上,行吧。我他妈松了口气,跟余天解释半天,还说我开车送你过去,不远,不远。

……眼看着就送这瘟神出门了,这时,也活该小孙这妹子倒了血霉。她到外面做了头发刚进来,撞上了。余天什么人啊,一眼看得出,小孙还是个嫩鸡子,新新鲜鲜的,捉住她的手就不肯放了。小孙就哭。我扯不开,还被狗日的推搡了两把。没办法。我一时脑子进水,还去劝小孙几句,告诉她,陪酒的女人到后头谁不做鸡?早晚的事,想通点吧,反正那事,痛一下也就过去了。

……我用小面包拉这帮醉鬼,往毛老三那里送,一共拉了两趟。——对,吉普车后面买的,当时我开的是小面包车。一路上,小孙都在哭。余天已经把她扒了个精光,摸来摸去,还和别的人品头品脑,腰身怎么样屁股怎么样肚脐眼怎么样——就像我们鉴识一只斗鸡。

……那天,我算是了了一桩事情,但是心里一直就亏得慌。小孙叫孙什么芸,反正我就知道她叫小孙,朗山那边的人,刚来我这里,长得确

实不错，还老实。说是有男朋友，我怀疑还没做过那事情——第二天早上回来，一看那样就知道。要是有这方面的经验，不会被人一夜弄成这样子，看着简直都有点恐怖。小王过了一天也告诉我，说是小孙那什么还没来，却流了一摊的血。小孙痴头呆脑地坐了几天，那样子，像是把什么都看透了一样。我很想劝劝她，我想我这么多年过来了还没透，你干吗看得那么透呢？看见了人时又讲不出什么，口笨。我眼皮跳个不停，放心不下，叫两个人守着她，别出事。过几天她就回朗山县了。后来听说在那边被一家什么电站招了工，我才稍稍宽心一些。

老石言语间情绪黯淡下来，又要了一支烟，做死地抽。老石记得当时那场面，自然而然就让人想到了日本鬼子。但是他知道，自己成不了双枪李向阳。这以后不久，他关了店门，和发生在小孙妹子身上的事有关。老石一直不愿提起这事。但这个晚上，小夏一个人陪着，他脑子一热，也就叽里呱啦说了出来，一吐为快。

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都看向水中的浮漂。筏子上的灯亮度有些过，灯光落在水面，摇摆不定，散金碎玉一般，惹得满眼生刺。小夏抬头看看月亮。月光落在远一点的地方，尤其显得微弱。

老石说，不说这些了。

河面上风起了，底下的水暗自流动得快了，漂浮筏被推到这一片水域中央。老石看了看天，说，小夏你学中文的，你说说看，我们现在这样子——还有这天色，能不能套上一两句诗？

小夏一下子便想到了张孝祥的那首词，他一直喜欢那种意思境。这个晚上，他老早联想到了那首词。可是，老石这个晚上讲的故事不断地让他远离诗的意境。然后他慢慢地背了出来……玉界琼田三百顷，着我偏舟一叶。

老石又开了问，什么意思？你得给我解释解释。

小夏说，湖面很宽，只有一条小船。

老石说，是这么回事，你说得很对。

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明河共影？老石再次打断，若有所悟。小夏念了几句，老石唯独对这四字有一些感觉。他说，明河共影，明河——写的就是这里吗？

小夏纠正地说，是银河共影，天上的那东西。

可是这条河叫明河。老石说，明河共影好，是这么回事。

小夏也就不说什么了。老石又说，不过我一直觉得明河这名字起得不好。有什么办法，以前哪个王八蛋规定说，这条河叫明河！大家就跟着他这么叫，就仰仗着他活在我们前头，资格老点。明河冥河，老让我觉得是阎王老子他家后门那条河。我看还是叫镜河的好，镜河共影。

老石安静了下去。小夏看一眼老人的表情，像是有所回味。然后老石感叹地说，还是读书人好，不像我，想说什么经常说不出来，憋得难受。也买了几本书想记下一些句子。没办法，脑袋废了，没有记事的功能。我还以为我能记住几首诗。嘁……小夏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命不好，真的。我娘老头都走得早，没法读书，很小就混饭。后来好不容易结了头道婚，还以为自己日子会跟着好起来。我以前那个女人，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事，哎……小夏我也不瞒你，我离婚也是没办法，我头一个女人，她狗日的什么都不爱，就爱……偷人。丢人呐。咦，你是不是知道这事？

知道。小夏说。

你知道什么？老石转不过筋，追着问。

小夏只得说，你第一个爱人，她到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哦，对。老石磕磕自己脑袋，有点丧气，没有再抖落前妻偷人史，转而骂起了儿子。

七　漫长炎热的夏天

魏成功睁开眼的同时，脑袋仁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这不由得令他稍稍兴奋起来。他想起昨晚的电视新闻。他觉得，那是在给他提了个醒。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只消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让人摸准方向。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个车铣铆焊样样都优秀的技术工人。而平时，他差不多忘了。

他看看床边，没有人。江薇薇准是在溯溪而上的那个湾潭边钓鱼。他看看阳光迸进房间，有棱有角。他靠近光照的地方，把手探过去，早晨的阳光还有些沁凉。早上的阳光洁净得让他有了片刻安详，光柱中甚至看不到漂浮的尘埃。他想，把世界攥着、转起来找一找，也许就是这地方还剩着这么洁净的阳光。

此外他听到山谷里的风声。风声被两面山壁夹得很尖锐，听久了，会上瘾。

他站在窗口，电站院内空无一人，也没有发电，安静得像一切都已经沐浴着阳光死去。他又想起了先前冒出的那个念头，抖擞起了精神。他想立刻回去，回到车床前面，证实一下头脑中突然而至的想法是否可行。转瞬间，他又记起了润滑油那醇厚浓烈的气味。

桌子上有两个特大号冷面包，以及一杯牛奶。他吃了起来，牛奶还

有温度，不知道江薇薇怎么给这铝塑包装加热的。他意识到，和她告别也是异常麻烦的事。他不想看到她的哭相。他一直怕她哭，偏偏她又是爱哭的女人。过于漂亮的女人，哭起来也必然赏心悦目。江薇薇当然懂得运用这一特权。以前魏成功也喜欢看她的哭相，但近一段时间，他自己也莫名地会有哭泣的欲望。而以前，他不记得自己是否哭过。

那天他无所事事，在厂内宣传栏看到一则卫生知识，说没事爱哭是人衰老的表现。

当时他想，能不老吗？遇到他妈的这种破事。

吃完东西，他把笔一挥，留下了一张便条：我走了。落款是，爱你的胃。

十八岁那年，他想出这种近乎戏谑的称呼，爱你的胃！她很受用，喜欢这种肤浅的灵机一动的小把戏。现在还这么写，心情显然改变了许多。

火车是最慢的那种，逢站必停，停的时间要比开的时间长。车内很空，这个小隔间就两个人，对面的家伙眉目委琐，自顾地吹一瓶用瓦罐装的酒，七分醉相。他甚至不用下酒菜，像喝茶一样，时不时抿上一口。

魏成功趴着车窗往外面看，撞进眼帘的都是山。眼际的单调，使目光最终落在并行的两根铁轨上面，阳光在铁轨光滑银亮的表面走动，光斑跳跃，一路伴随。他有点恍惚。

——他十九岁的时候和江薇薇发生那种关系。那时他已经顶父亲在星湖机械厂上了班，知道一辈子很可能也就这样了，除了思念在外读书的江薇薇，别无所好。他以前成绩很好，这三年垮得一塌糊涂，读高中拿了毕业证就走人。他这人很有自知之明，对高考没有幻想。当时升学率不足百分之十五，这当中又包括百分之八十的专科。

还是夏天很来劲。那三年，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夏天两个月的假期里。冬天不知怎的，总是让人平静许多，再说时间很短应酬太多。夏天让他和江薇薇全神贯注投入到欲望当中。说来难以置信，那三年里他俩没有以大多数人使用的方法交媾，倒是把旁门左道的招式试了个遍。

这可能是以前所受到的生理教育严重不足，使两人误以为，下面两样东西只要轻轻一碰，江薇薇的肚子就会吹气球一样鼓凸起来，里面长出个小毛毛。一想到这样的结果，两个人都吓懵了。他们还小，觉得一旦有了那种局面，可能这辈子也没戏了。那时候，比林斯自然避孕法还不能随便地从网上搜索到，他们闻所未闻；保险套子远没到大街小巷敞开卖的份头上。整个佴城可能也就国营的药材公司里有得卖，桂花牌，膜层非常厚，比现在的热水袋还结实。

他专门选择了一个下雨天，在药材公司门口徘徊老半天，终于没敢进去。那天他实在生自己的气，自我壮胆地说，我他妈……那种事都要弄了，怎么就拾不起一点胆量进去买几个保险套？药材公司有个女人，是他小学同学的妈。他不知道那中年妇女是否还认得自己，但看见她在，他两条腿就软得像煮好的面一样，死活迈不进去。那天他空手而归，不敢去见江薇薇，而是回了自己家。一路上他抽自己的脸，真抽，把两排牙都打得晃起来。晚上吃饭有油炸花生，他咀嚼时听得见锉牙松动的声音，像在抽风。

大多数时候是他去小姨家找江薇薇。两人终于发生关系后，江薇薇面对他，也就有了恋人一样的矜持，自抬身价，再不肯来他屋里。姨父在区里当一个小萝卜头，从来就不在家。每次过去，他给姨母打个招呼，迫不及待进了她的房间。

三年里，他异常细微地观察着她的成长，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在

此以前，他还以为自己是个非常粗心的人，现在才发现，还有这么无微不至的观察能力。江薇薇正处在十八变的阶段，每一种变化，都让他独自在夜里黯然神伤。他知道她终将被别的某个男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成为那人的妻子。他转而又想，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悲哀？表面看去，江薇薇没太多顾虑，很开心的样子，好像一切的考虑都属于他魏成功。

他们把卡式录音机放到最大声。那时全国正流行卡朋特，说是美国货，歌里的单词全是学几天英文的中国人就能掌握的，YESTERDAY、ONCE、MORE，诸如此类，特别好懂。在江薇薇的房间里，他俩伴和着歌声，一次次脱光彼此的衣服，仅仅留下一件小裤头，彼此爱抚每一寸地方，然后用嘴像鸟一样啄来啄去。这些隔靴搔痒的动作给了他很多快慰，同时也带来更大的痛苦。

很多次，爱抚达到一定程度，他在所难免把她掀翻在了床上，要除去她身上仅存的遮蔽物。她会在他肩头咬几牙齿，让他痛醒过来。然后她奋力推开他，明确地说，不，要是我怀上小毛毛，怎么得了？

她经常梦见肚里长了东西，仿佛梦眼是一只狭长的内窥镜，能探进子宫。她发现那里长着怪胎，还不止一个，而是大小错落的一堆，仿佛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花生。梦似乎在竭尽所能告诉她，乱伦以后得来的毛毛，无一例外都会长着七只手八只脚，还有两颗扁脑袋。

有几次，等到她情欲炽烈不顾一切时，他倏忽有了理智。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两个人的情欲峰值，总是差那么半拍，合不到一起。

也多亏了差的这半拍，江薇薇的肚皮一直风平浪静。

慢慢地，他们对这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事情上瘾。伴着歌声，他们把每一种抚摸的节奏放缓，反正时间略嫌富余。很多时候，她会坐在他滑溜溜的身上，奇怪地稳。他看着她浑身是汗地在自己肚皮上小

憩一阵,醒来说起自己的梦。他听得出来,那些梦都是编的,编造的痕迹太露。更多时候,两人即兴地说开去,无所不谈。他喜欢谈一些切身的话题,比如说结婚。他忍不住谈到将来,这是无法回避的事情。

她越来越敏感,不喜欢结婚之类的话题。她总是嘬圆了好看的嘴唇,问他,为什么要结婚?告诉我,人类为什么要结婚?

是呵,人类为什么要结婚呢?凭魏成功仅有的脑汁,揣不透这问题,他只知道,不能回答她说,为了生孩子。

魏成功好几次想跟江薇薇讨论,以后应该嫁给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男人不管是谁,魏成功要排除在外的。她怕这种话题,一旦他有所起势,她就会叉开话去谈一些遥远的话题,比如卡朋特。

——别看照片上两个姓卡的像是两口子,其实是两兄妹,一个妈生的。魏成功在哪看到一篇介绍卡朋特的文章。不觉得他俩脸廓特别像吗?还有那嘴唇。

她问,同母异父?

你真呆。他说,我那是一种省略说法,他们同父同母。

她笑呵呵地说,魏成功,我和你可长得不像。

但我们是表兄妹,别人看不出来,我们心里是清楚的。

她拿出卡带封套,端详着上面的两个人,说,也许,他们也有不正当关系。怎么看他们都不像仅仅是兄妹俩。

他就说,他俩要乱伦起来,比我们俩还乱——他们关系好像更近一点。这话说得就有些自我安慰,拣得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方。

她在他脸上抽了一下,要他别说了,这样的话让她心里惴惴不安。他暗自好笑,她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嘴巴子紧,很多话题都怕触及,其实胆子天大的,闷着声敢做任何事。

那天,她勾住他的脖子,撒娇地说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他的故事总是简单几句话。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他说，好的好的，我讲一个，故事的名字叫《三句话》。第一句：哥哥搞了亲妹妹。第二句：完事后，妹妹说，你比爸强……他故意停顿。他知道，女人听故事时，最喜欢问的话就是，后来呢？有个奇特的现象，男人总是善于讲故事，而女人善于听故事，所以彼此得以相爱。

她果然问，后来呢？像是踩中了他扔下的西瓜皮。

他说，第三句：哥哥说，妈也这么说。

她发出尖叫的声音，扇他两耳光，然后接吻。

记忆里老是那些漫长炎热的夏天。

江薇薇家的外壁爬满了爬山虎，越到夏天就越绿得起劲。现在不行了，现在的墙面都贴着瓷砖，爬山虎爬上去，会跌下来。魏成功很想念那幢绿色的房子，俄式建筑，中间是走廊，两侧的房间门对着门。

小姨满脸都是人到中年那种慈祥，并且人有些呆。魏成功和江薇薇两个人长时间锁着门，小姨也没有对此产生顾虑。也许，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作风普遍太正派了，魏成功有时琢磨着，小姨这样的人，本来就不聪明，脑筋又被一次次的运动搞得很死，即使她看得出端倪，也不愿往很坏处想。他面对小姨时就会愧疚不已，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像一根草那样无可自拔，离不开江薇薇。他像坐在一只面盆里一样漂在河心，没有桨，只有任随河水推着走，走到哪里算是哪里。

有时候，房里闹的动静过大，还伴以稀奇古怪的声音。小姨会敲了门问，你们俩搞什么事咯，拆我屋啊？

两人从从容容穿好衣，然后拧开门。小姨站到门框边，奇怪地往里面望望。她说，唱什么歌？你们能听懂吗？

江薇薇说，妈你走吧，我在教他跳舞。

小姨会问，跳什么舞非要关着门不可？大热天的，我看你们是想捂痱子咧。

江薇薇就装出小女孩的腔调，说，就不让你看就不让你看，妈你出去。说着还用力地把她妈往外面推，砰一声，又把门关上了。

小姨嘟哝几句走了，两人继续。她会变得更猛烈一些。刚才的一系列亲密动作被阻断了，她会变本加厉地找他偿还。他的劲头却萎缩了不少，因为他不断想起小姨的表情，看似疑心其实毫无知觉。他觉得这是一种利用，利用了小姨的善良，当然还有自己母亲。这一对老姐妹一辈子过得还顺，主要是非常懂得知足，看着大街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人家和自己一样善良，坦坦荡荡，不会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魏成功于是担心，事情爆发那天会是怎么样？现在看似很平静，其实是暗流累积在坝底，早晚会有溃堤那一天。

他命令自己别顺着这思路走下去，所有的想法却如附骨之蛆，呼啦啦地往脑门上涌，摆脱不去。他看看她笑得依然如故，就有点嫉妒她的这份心情。很明显，她是个欲望非常强烈的女人……

对面坐着的男人问他要不要喝酒。还说，这酒好咧，一股甲铵磷的骚味，劲很足。

魏成功微笑着摆了摆手，拒绝。对面的男人酒劲上了头人就变得很执著，还有一点横蛮无礼，说，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魏成功就喝了一点，那酒显然是乡镇企业勾兑的，味道粗劣得甚至有些卑鄙无耻。于是那个人开心地笑了。

笑过之后，那人说起了自己的事。他说，兄弟我很惨，我真的很惨。

魏成功刚听到这一句头就有些大。他在很多场合都遇到这样的人，没几分钟就能认你做兄弟，然后倾吐一肚子苦水。即使你没喝他的

酒,他也需要你听他倾吐。他们特别需要听众,而他们的熟人,都因为受不了而躲远了。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被憋坏的人占大多数呢?是不是自己不大说话,别人就当自己是个装苦水的垃圾桶呢?现在,谁还能安静下来聆听别人讲故事,反倒成了难能可贵的品质。魏成功于是有点感叹,他想到自己的事,有时候也想抓个不认识的人,跟他说一说自己这几年是怎么捱过来的。可是他说不出来,全得闷声闷气地扛着。

对面那个男人大概说的是老婆死了的事。他没仔细听,仍然看着车窗外面,那些呼啦啦闪过眼帘的色块。那个男人也不在意,自顾地说着,不时小呷一口。临了过道的那个隔间有一对小男女,听见隐隐的哭声,似乎往这边瞟来一眼,轻轻骂了一句讨厌,随即又抱在一起,啃来啃去。

那个男人的故事是有一点悲惨。首先,他的妈得了癌。他带着他妈到省城癌症医院化疗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头老婆先死了。他以为自己的妈撒腿一走,自家的日子就会好起来,和老婆一直以来的紧张状态也会逆转。没想到老婆一声不吭喝了农药,喝的是甲铵磷,而不是敌敌畏或者灭扫利。有过农村经验的人都知道,喝甲铵磷就说明这人铁了心要死,神仙也拉不回头。而省城这头,他的妈却一天一天有了好转。他妈的身体就吃化疗这一套。

男人怀疑老婆是被另一个男人霸蛮弄下了,想不通,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自杀。他说他老婆是跟自杀很远的人,时不时有些小心眼,但大多数时候还算开朗。

……我他妈知道是谁,我明白着。他说,我女人非常不错,就是性子太烈,一点受不得委屈。

……你不要笑,我说的都是真的。男人看着魏成功的嘴脸,有点

悲愤。

魏成功很奇怪，摸摸自己的脸，才想到可能无意地流露出了一些笑意。于是他感到有些尴尬，控制了一下面部肌肉。

男人激动地说，你别看我长成这样，我老婆长得很不错。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老婆非常漂亮——我也不瞒你，当初我娶她的时候这心里就安稳不下来，欠欠的，总觉得自己说不定哪天得当王八。我小心了又小心，可是越躲它越来找你。

然后男人就哭了。

魏成功有点鄙夷这个男人。他说，真知道是谁干的？

男人说，真的知道。我要杀了他。

魏成功说，真的要杀了他？

男人说，我要用枪敲死他个狗日的。

魏成功说，你有没有枪？我看你他妈没有。不是我说你，你这副样子，给你一把枪你也未必敢往别人脑袋上敲。真的，敢杀人的人不是你这茬样。

男人怔在那里，呆一会，才说，我有枪我就敲死他。可是我没有枪。

……这样吧，我可以卖给你一把，仿五四，现货。当初我买来是两千八，现在一千八给你，怎么样？不过就剩两颗子弹了。魏成功把脸孔摆得严谨起来，并用推销员的腔调说，你事先要买张人体解剖图看熟了，动手时尽量和那人挨近一点，还要面带着笑——敲狗的时候，也要对狗微笑的。虽然只剩两颗子弹，但敲死个把人完全够用。手枪比傻瓜照相机更简便。

男人看着他，没有说话。

魏成功继续说，拿你记电话的本来。哪天想买枪了，就呼我，代码你打上1800，我就知道了。

男人说不出话来，拿了一个硬皮本。魏成功写了一个呼机号，递过去。男人看一看上面写着的一串数字，没有再往下讲故事。

难得地安静下来。魏成功更愿意听火车轱辘撞击铁轨的声音。

他想起，江薇薇第一次去省城读书，小姨嘱托他去送行。不小心上了一趟慢列，逢站必停。她问他为什么火车老是要停下来，他就微笑着说，那是因为火车轮子没气了，得用打气筒往里面打气。

那一年，两人还没有真正地做爱。机会很好，到了省城，他们买到了保险套，但进到一家破旅社以后，心情非常紧张，老觉得门外守着几个警察，随时会冲进来。

十八岁那年，他看过的毛片教两人玩了一些日本人才想得出来的玩法。

那时候 VCD 还没有出来，放的是 VHS 盒带，百分之九十来自日本。他在朋友家里看了不少。经常是一大帮人凑电视机前，还得轮流到外面放哨，一见到风吹草动就学咳嗽，地下党似的。每一种离奇的动作，头一次看在眼里总也有说不出的恶心感。毛片没有翻译，朋友们七嘴八舌地把各种玩法命名为吹喇叭、搓面条、马后炮或者别的什么。他没想到，男女在一起，除了交媾以外还有如此丰富的玩法，以前真够孤陋寡闻的。有一天，也许是午后也许是傍晚，他走在一条街弄子里，突然开了窍。他无比兴奋地发现，所有这些新式玩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需要保险套。

然后是要让江薇薇也知道这些玩法，他说不出来，只得花很大力气，给朋友做牛做马才借了一套录像机，找一个房间让她把一摞片子过一遍。他想，她看完了就会明了自己的意思，她又不呆。

后来他和她玩着其中部分（绝非全部）动作的时候，他从内心里感

慨日本人还有美国佬的大公无私。我们的女人都穿得严严实实不给他们看，他们还傻不拉唧剥光了女人给我们看，看哪一块肉都行。活该是他们欠下来的。

十九岁那年，两人开始了在外面找房子。一般都去城郊找，很大的一间屋，包一月也才百十块钱。保险套还是江薇薇买来的。她看似柔弱，但有时候显示出的胆量让他也暗自惊奇。因为那次在药材公司门口徘徊了太久，所以他对买保险套这事有心理障碍。他记得，江薇薇买的那些套，外包装可以和口香糖混淆，打开了，有一种比水果更好闻的水果味。套的外壁，有一些微小的疙瘩，仿佛是夏天长出来的风疹。魏成功即使物理课学得很不好，也能看出来，那些风疹样的东西，是用来增大摩擦的。

他们在白天做事，晚上还得各自回家。

第一次抵达实质，魏成功虚脱之中还是冷静地发现，江薇薇已经不是处女。他早看得出来她的欲望抑制不住，何况又在艺术学校跳了几年的舞。有一种说法是跳舞的男女极容易发生关系，跳着跳着，男的就跳出了三条腿而女人跳出了矿泉水。这话说的，似乎一切都在所难免。在那所学校，她避不可免要有舞伴，搭配着跳。江薇薇进艺术学校跳舞，是肉包子打狗的事情。魏成功觉得，早应该料到这一层，再说也得摆正自己的位置。但是当时他仍然撕心裂肺地痛了。一直以来他都揣摩不透两人会怎样结局——这事总得有个完，两人还得各自找个人结为夫妻，生孩子，像所有人一样，把配偶带到光天化日下面，不怕碰见任何人。他一直这么想来着，现在才知道，事情不是想的那么简单，挺要命的。

当天，他甚至不能问她，在我之前，你被谁弄了？魏成功清醒地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这权力，此前那个男人，比他更名正言顺。他只是懑

着满腔怒火，紧接着做下第二次，以及第三次，使得她心花怒放。

他把身体贮备的能量耗完，再看着她躺床上笑靥如花的样子，难过地想，她显然是一个离不开男人的女人。

其时魏成功已经是星湖机械厂的青年车工了。机械厂还没有显现败落的样子，作为一个工人，还能有一点点残留下来的优越。他慢慢地才发现自己还挺吸引异性的注目，搞到一个平常点的女朋友不算难事。他在江薇薇面前逐渐积累了一些自卑，和她的烂灿夺目一相比较，他颇不满意自己长了一张刀条脸，很锋利。地方上一般的说法是，脸上没肉做事刮毒。他觉得这种相貌不太讨人喜欢，而向往的一种脸相，应该像早期的唐国强那样，或者是香港那个张国荣，或者是贾宝玉——反正看上去得是一副很容易受伤的样子，跟女人殉情自杀也理所当然。可是自己与这种形象背道而驰，即使是殉情，也不伦不类——怎么看怎么不像啊。

江薇薇在省城的时候，他也交了几个女友，有做老师的，有小护士，做这些职业的女人，在佴城人眼里是当老婆的最佳人选。他把她们逐一带到家里，父母看了每一个，都啧啧地说好，并催他把婚结了。但他和每一个女人都没有相处多久，把她们扔了。小城的生活很平淡，女人们天生就有乐天安命的气质，扔开她们，她们也不会轰轰烈烈地往他身上黏。再说有更多的男人愿意充当替补。魏成功觉得事情太容易了，于是又扔掉几个。他都纳闷，她们好像也不太把自己当回事，当初为什么很容易又搞到手里了？

魏成功父亲是个正直的老头，终于看不惯他的做派，当着面骂他，脸上无肉做事刮毒。父亲说，你小杂种也就那样，还挑三拣四。拿镜子照一照，你以为你是西门庆啊？依我看，谁都行。

这种事，没法跟父亲沟通。假使没有江薇薇梗在他心窝子里，他也

会觉得，谁都行。他原本不是个挑剔的男人。但是，一想到江薇薇，他会在刹那间对别的一切女人兴味索然。说来也怪，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只是很一般，不痛也不痒，甚至弄不清自己算不算很快乐。这事毕竟是别人不齿言及的，魏成功心里的自罪感像蚯蚓一样在脑子里钻，搞得他整个很分裂。离开了她，跟别个女人呆在一起，他才体味到江薇薇身上的万般好处。

他觉得，江薇薇以天生的优越凌辱着自己。他自身条件太过一般。江薇薇和别个男人交往时，很轻易就忘了他。但他想忘了她与别的女人谈下去，却总是难以为继。

江薇薇是一副毒药。

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三年，眼看着江薇薇就要毕业。他知道她省城里肯定有男朋友，说不定还不止一个，估计她不想回到这小县城。小县城的女人都会以离开出生地为荣。彼时，魏成功在佴城也积攒下一些坏名声——人们说他爱玩弄女人，说他脸上无肉所以爱操。还有一些说法就更难听。他起初很留意种种有关自己的传言，发现都没有和江薇薇扯上关系，就松了口气。其实，他是多谈了几次恋爱，但他并不随意和那些女人上床发生关系。对于魏成功而言，憋住自己不和那些女人发生床笫之欢，并非难事——只要把江薇薇翻出来想几遍，想想她的音容笑貌，身上有什么样的欲火，立时都泄掉了。

有那么两个女人，主动和魏成功上了床做那事，事后又觉得自己很亏，认为自己是被魏成功玩弄了。魏成功估计谣言八成是从她们嘴里跑出来的。

他无所谓。甚至他都奇怪自己面对这些说法时，心底里的那份漠然，就像听见与己不相干的某人某事。

那年夏天来临之前，他请假去了一趟省城。江薇薇很高兴他能来。

到外面馆子吃的晚饭,江薇薇把魏成功引见给自己的室友,并向室友介绍,他是自己男朋友。

听到这话时,魏成功猛地一惊,偷眼看看她,她却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有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她身上具有某些罕见的品质,让人难以捉摸。

她们都啧啧地说他长得帅,说他眼神像某某脸型又像某某某。说出来的全是外国佬儿名字,他全没听过,或者听说过也不记得。他以为只有这一帮除了跳舞不用想事的女孩才记得住一堆拗口的外国人名。

她们都啧啧地称赞,魏成功跟江薇薇天生一对。

那天晚上,江薇薇找了一间房。两人都很有激情,一夜无眠。最后,她竟然提议,把那条蔫拉巴唧的套摘下来,绝对真实地做一次。

掐指算来,两人已做了不下百十次,从来中间都有这层隔膜,使她意犹未尽。

你白痴啊。他惊恐地说,一口疯话。

她说,不一定会生孩子。你以为你百发百中? 真是。

他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停一会他又补充地说,小心没大错。

她说,我都不怕你还怕?

他说,我这也是为你好。

最后他和她真的裸做了一次,做得他提心吊胆,当然,也得来以前从不曾有过的滋味。第二天一早,她醒来,并摇醒了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有个小孩。我们带着小孩在坐船。那地方有点像星湖公园,真的。

那小孩有几个脑袋? 他说,别想了。你真呆,做着梦就当真了。我都梦见我死过好多回了,结果现在还喘着气。真他妈的没劲。

她站起身子走到窗前。他看着她的裸体,突然想到,这样的日子不

多了，应该及时和江薇薇有个了断。毕业以后，她应该结婚，留在省城或者更好的地方，反正不是佴城。她父母给了她一副俏丽的模样，就等于给了她富足的生活。

这时，她把头扭转过来，流着眼泪，说，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结婚？

他觉得她的想法很有意思，还要回答吗？他还是回答说，近亲不能结婚。

可她又问，近亲为什么不能结婚？

他笑着抽起了烟，说，生下来的孩子会有七只手八只脚，还有两个脑袋，一个哭一个笑。你说，烦不烦？

她说，我烦你了吗？

不，不是。魏成功说，生下这样一个小孩，谁他妈一辈子受得了。

她哽噎了起来，又说，那，保证不生小孩，能不能结婚？

他说，也不能。公安局要抓。犯近亲结婚罪，判得很重。他看见她一脸很认真的样子，就很开心地说，搞不好会枪毙。

那……她摆出一种挑衅的眼神，逼视过来，又问，魏成功，你他妈敢不敢跟我结婚？

魏成功有些语塞，看看江薇薇，脸面呈现歇斯底里的症状。他想不到很好的话，来应付她

你他妈到底敢不敢跟我结婚？我妈要我现在离你远一点，说你到处玩女人。看来她说的是真的，你心里就想玩一玩了事。她冲了过来，掐住他的脖子，摆出自以为最有威慑力的表情，血脉贲张。

你以为我痛快，我这几年日子很爽歪歪是吧？他拍开了她的手，说，如果别人没意见，民政局肯拓公章，我他妈就和你结。不就是结个婚嘛。

她一下子稀软了下来，没筋没骨地瘫在他身上，哭得一塌糊涂。她说她喜欢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他，现在也是，以后也不可能喜欢别

的人。

他很无奈地说，我也是。

九三年夏天，某个午后，魏成功正在睡觉。迷糊中听见有人拧开门，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脑门子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家伙。他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挨了好几家伙。

他看见父亲的丝瓜脸一拉更长，眼睛凸得几乎掉了出来，手中抄着一把铁锅铲。他是被铁锅铲拍醒的。他说，我怎么啦我怎么啦？

父亲挥着那东西又打了起来，口中喃喃地说，孽子，孽子。魏成功抬起胳膊挡了一下，父亲转而又骂，畜生，畜生。

他一把揪住父亲的手，说，你说清楚了打行不行？

父亲就埋下脑袋咬他一口。这一嘴下得厉害，魏成功一疼，手就松开了，父亲继续挥起那铁家伙，挥得虎虎生风，瞅着魏成功身上空地方不停地拍。于是他不停地腾挪闪避，直到母亲跟进来，哭嚷着抱住父亲，说你也疯了，你打死他怎么办？

怎么办？好办，打死了正好喂狗。父亲回答说。

他很无辜地说，到底怎么啦？

你说怎么啦？

我能怎么啦？我睡觉。

江薇薇说要跟你结婚。父亲撇开老婆，继续敲打着儿子，嘴皮直打哆嗦，又说，江薇薇被他爸拆了一层皮，还是说要跟你结婚。你他妈偷来偷去偷到家里来了，你妈你偷不偷？早灭掉你早好。

他明白了，反而放下一颗悬心，于是没再躲避，任凭那柄锅铲敲中身上每一个地方。他早知道有这一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就没有太意外。

八　枪

魏成功扭开门，何莲花正在屋子中间摆了盆水，用搓衣板搓衣。她肚皮已经凸得挺厉害了，所以搓衣服的动作显得费力。电视机开着，何莲花手眼分工，眼也不闲着。电视正在播《西游记》，唐僧和猪八戒怀孕的那一集，声音也调得很大。男人模仿女人做出怀孕的样子，非常让人难受。魏成功明白无误看见她是在笑，很开心的样子，见他推门进来，马上又收敛了。她看得认真，同时手也搓得很利索。结婚几年了，她还是不相信洗衣机能搅干净衣服。等搓干净了，再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去。

何莲花看见丈夫开门进来，说，回来啦。

他说，嗯。

她说，刚才……一个小时以前她打电话到这里，问你回来了没有。

哦。他知道她在说谁。

你最好是给她回个电话。她见男人似乎不急，还催促一句。

他说，知道啦。然后走进房内。

他把门虚开一条缝，看向外面。她还是看着电视搓衣，一脸满足的样子。魏成功舒了口气。其实在何莲花面前他经常也有愧疚之感，但何莲花的态度又总让他以为，是自己多虑了。他们可以吵架，一转头，何莲花又风平浪静地把日子过下去。她的这种态度有时甚至让他觉

得，自己那点愧疚之感其实极其无聊。

他觉得，找这个女人过日子真是没说的。有一些女人是适合当情人的，有一些女人是用来居家过日子的。何莲花是最能过日子的女人，可惜魏成功不是居家过日子的男人。现在，他开始对平淡日子里的乐趣有所醒悟，却又为时已晚。他越来越相信，每个女人都有不可替代的好处，问题是你能不能发觉。然后魏成功一阵苦笑。

何莲花年前才怀了孕，这使魏成功颇感安慰。他基本上知道后一段路应该怎么走：等何莲花生下孩子，就离婚。——不离也无所谓，他可以和江薇薇私奔，躲到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就行。直到有一天余天的事情被查清楚，自己被抓。

以后要走的路其实很清晰。魏成功强于别人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事隔几年，他还是没抱多少侥幸心理。

唯一的问题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得弄一大笔钱，留给何莲花。魏成功以前找女人很顺，但财运一直不来。可能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若一个人把好事占全了，那么，天上的球形闪电肯定专往他脑门上砸。魏成功不由得在心底声声喟叹，要是人民币也和女人一样好找，我何至于死都死不安神？

魏成功把门彻底关上，并插紧插销，再从床底下拖出那涂了绿油漆的工具箱。工具箱上了锁，有两层。他打开第二层，拿出一个塑料布的包裹。里面是一把枪，仿五四，四年前他花了两千四买来的。

自从买了这把枪以后，他的牌瘾就浅了下去，迷上了军事。几年下来，军事类的杂志积累一大堆。他觉得他比别的军事爱好者起码有一大优势——可以关着门在屋里玩弄一把真枪。

而且还成功地使用了一次。

他记得那天并不想打那么多枪。六发子弹打出去，扣扳机的手指都疼了起来。魏成功原以为，杀人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杀了人之后自己必心性大乱，惊惶地离开现场。临到那一天，眼前的一切和他预想的大有不同。第一枪打出去，余天就已经死了，连一丝挣扎都没有，巨大的身躯坍塌下来，像是漏了气的皮囊。

甚至，魏成功都暗自地问，难道，这么容易就死了？余天看上去绝对是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狠相，所以远近闻名，人们都惧怕他。

然后魏成功心里浮起一种出奇的平静。正好天上在打雷，还有巨大的雨点砸在每一寸裸露的地面上。大雨使视野中每一件事物都孤立起来。魏成功感觉不错，于是继续开了五枪。他还能冷静地盘算着，要留下两颗子弹以备不测，不能全浪费在余天这条死狗身上。

所以现在，他的枪里面仍然有两颗子弹。

以后几年里，魏成功无数次地拆解过这把枪，用汽油洗一遍，涂抹上润滑油，再组合。他的拆解速度已经快得惊人，不过他听说，军队里有人十秒以内拆解一把手枪，对此，他还是感到惭愧。

魏成功希望自己被抓住以前能达到这个速度。估计有点难。当然，把这速度练出来了，也无实际的作用。摸着那把枪，拆来拆去，已然形成一种爱好。

他把仿五四拆解成十二个部分，整齐排放在桌子上。每一个部分甚至比刚买来时更有光泽更有质感。拆解以后的部件显得奇形怪状，但是再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魏成功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件长不足七寸的铁家伙，很有力量。他想起余天看见这把枪时的样子，以及余天脸上稍纵即逝的恐惧。偌大一个家伙，就是被这小东西干脆利索地干掉，想起来还有那么几分荒诞。

魏成功把玩着手枪，仔细看来看去，慢慢地就看到了枪口。他看见

枪口的时候，枪口自然就对准了他的脑门。枪管的长度仅有11.6厘米，他用游标卡尺量过。但当他把枪摆到这个位置，枪管黑洞洞的样子，在他眼里有所幻化，显得无限深邃。然后他听到两声轻微细腻的机械响动，他有点茫然，整理一下头绪，才想到，自己手指鬼使神差地将手动保险扳把扳向后方，同时还把击锤扳到了待击发位置。

这种仿五四质量很不错，两套保险装置都仿了出来。现在，都已经解除。在他不经意的刹那间，脑门子上已经沁出很多的油汗。

他还在走神，脑袋里把很多电影镜头过了一遍，走马灯一般，节奏飞快。

当初他想不通，把手枪咬在嘴里，打破了喉咙怎么死得这么快？同车间有一家伙还自作聪明地告诉他说，得把枪口稍稍往上翘起，……对，就这样！

正这样想着，魏成功已经把枪口含在了嘴里，还把枪口微微往上翘起来。他的手指也在哆嗦。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何莲花这时敲门。他梦魇醒来似的，手一抖，就把枪撂在床上，仿佛刚才摸着的是一块烧红的铁。

她问，你还有衣服要洗么？拿过来，我一块洗。

他闻着自己身上的汗味，告诉她没有。

晚饭以后，他绕到工厂左侧的星湖边，最僻静的地方有个电话棚。他找出老六的呼机号，拨打起来。第一遍，好久没有人回。呼第二遍，他随手加了个代码，478，有点像骂人。结果老六就回机了。老六说，谁？

魏成功说，魏成功。记得吗？

那一头的老六沉默一会，说，不认识。

那一年你卖给我一把枪，记得吗，仿五四的。魏成功说。

你见鬼了。老六说，你他妈肯定看见鬼打架了，我不晓得你讲什么。

魏成功说，你肯定还记得。你他妈真黑，要了我四千八……

老六笑了，说，操，才卖你两千四，别日弄我不记得。

魏成功也笑了，说，记起来了？

我出的货我都记得。老六蛮自信地说，你九六年五月跟我要的货，仿五四。我还叫人给你发质量最好的那一种。

也他妈不怎么样。

可以啦。老六说，你不知道仿制不到位的枪有多差劲，明明是杵着脑门子开的枪，却打掉了鸡巴。所以你也别太挑剔。

不是这个意思。魏成功说，你还在做这事吗？

呃，现在没货。前回，我们这边忽然刮阵大风，一连被刨出几个窝。现在你想买那么好的货，四千八都瞎。

魏成功说，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你还缺什么部件，我可以车出来。

老六说，你？

对，我。魏成功自我介绍说，一级车工，国家颁的证，我们厂挑人出去比武，全是我的事，去了以后从没搞过第二。还有，车、钳、铣、铆、焊，还有做模浇铸，我全都能干。

你说了半天，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哑巴。老六说，再说我凭什么相信你？

魏成功想了想，严肃地说，我杀了一条人。有个余天，柘州的余天你应该知道吧？他死的时候，身上着了六枪，打得他浑身稀巴烂。那事就我干的，六哥，我用的正是你卖给我的那把枪。那把枪真是蛮好用。

前面的话我喜欢听，你是条汉子。但后面就在放狗屁了，你想杀谁杀谁，跟我没关系。老六没想到对方说出这么个理由，扑哧笑了，说，你杨子荣打虎上山是吧？不过，听起来我好像应该相信你。

他不失时机地问，你那边缺什么部件？

老六说，基本上都缺。套筒、套筒座、后坐簧、卡笋，当然啦，还有撞针。

后坐簧做不了。其他几样，都没问题。你按什么价收货？

我最讨厌事情还没做，就先来问价。进到我这一行，你先跟别人打听打听，疤老六怎么样的人，用不用讨价还价，再来和我做。你先弄出几个样，完了打电话，我到时来找你，看一看质量再扯。我这个人，宁缺毋滥。

他说，行。他觉得老六蛮痛快。

老六又问，你有样品吗？

他说，不是买了你一把枪嘛。

行，照那做就是，那是标准件。那一头说着把电话挂上。

他插着手，往星湖四周看一看，很奇怪没有看见恋爱的小男女，全是老头老太太遛狗。现在的狗，像猫像黄鼠狼像狐狸甚至像烤乳猪，就是不像狗。他想，狗娘养的，真他妈的不争气。

他躺在一张石椅上，喷着烟，拿不准自己是否有心情想起江薇薇。倒是记起以前，有一阵看武侠小说上了瘾，一天看到夜，眼都看晕了，还替书里那些帅哥操心，出手动辄千两金万两银，按十六两的老秤算下来，也有好几百斤，扛得动吗？这些书，让他一度误以为赚钱是很容易的事，还做了不少发财梦，梦里钱捆比馒头砖还厚，从天上掉下来，专门对准了他魏成功的脑门砸，砸得他血肉模糊，却又幸福万状。现在，厂里每况逾下，搞一百块钱都不容易，自己却突然到了最急需钱的时候。

魏成功想不到别的办法，只有老六这个呼机号，像一根救命稻草。

九　原始记录

他们想尽办法消磨坐班的时光。比如现在，没完没了地讨论男女尊卑问题。他们从一些字词入手进行讨论。小杨和秦姨自然地结成一伙，维护女权。她们能想到的词仅有姐弟、雌雄、阴阳、牝牡等不多的几个，这几个词组，阴性的词在前面，压着阳性。小杨能说出牝牡这词，还是让小夏不小地吃惊。但小杨和秦姨实在处于劣势，小夏不费事找得出一大堆词组反驳她俩，比如说父母、夫妻、子女、兄妹、叔嫂、男女、公母、左右（男左女右）……不胜枚举。本来就是男权社会，词语也是这样的。所以小夏很容易压住她们。

小邓哪个时候进来了，在后面听。小杨和秦姨口拙辞穷，很长时间沉默着。小邓就走上前来，看着几个人，说，小夏你不是欺负人嘛，你学中文的，背过新华字典，人家怎么跟你比？不过小杨你别怕，我帮你。我想到一个，一个就够了，镇掉小夏说出来的全部。——凹——凸！凹在前凸在后，你们看怎么样，形象吧。

小邓得意地看着小杨，一副丑邀功的表情。凹凸？小杨迟疑了一下，醒悟过来这里面有着很暧昧的意思，于是挥动着粉拳给小邓捶背。小邓相应地摆出承受不住的样子，配合上去。

秦姨就说，小邓你一双狗眼别乱放电，电着别家屋里的人，别仗着

你是刑侦科的,就敢欺负我们办公室的老实人。

小邓说,哪敢呢,我欺负谁啦?他眼里故意甩出很无辜的样子,看看秦姨,接着又向小杨睨去,眨了几眨。

小夏也很奇怪,在他印象当中小杨很矜持的一个人,笑不露齿行不动裙,从来就没跟自己这样闹过。他没想到她还擅长嬉闹。

小邓对小夏说,中午下班以后等我。

小夏说,干吗?

小邓说,你得请我吃饭。

小夏说,欠你的?

到时候你一定会请。小邓神秘地笑一笑,还做了一个眼神给他。

小夏忽然想到一件事。秦姨说,你们两个搞什么大头鬼?

下班以后小夏如愿以偿拿到了余天案件的卷宗,用旧报纸包好,走出局子。小邓也不急着要他请吃,挂上了。半路经过街心公园时,他有点忍不住,花五毛钱,进去,在梧桐树下找了一张椅子坐。

小夏摊开卷宗,翻了几页,找一找,找见了江薇薇的照片。江薇薇的照片用别针别在一张档案纸上。小夏原打算读一读关于案件的原始记录,可是看到了江薇薇的照片,就没有往后面看。他把这帧照片抽出来,放在卷宗的皮头。之后,他抬头环顾四周,四周阒寂无人,他的眼光重新铺在照片上。照片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树荫,还有斑斑驳驳的光。这使他觉得,照片上的人在很远的地方凝视着自己。

小夏抽了一口冷气,这种怀旧般的情绪弄得他内心模糊不清地悸动起来。脑海里,小学四年级时的那个江薇薇也随之清晰,直至纤毫毕现,仿佛正被电脑处理,逐渐调高了分辨率。他是乐于沉浸在一种引起莫可名状的感觉之中的人,甚至还暗中嘲讽自己为意淫爱好者。他这

才发现，幼年时那些不为人知的情怀，也弥足珍贵。女人的美丽有好多种。比如小杨，在佴城这样的小城中，小杨那种模样就称得上漂亮，拥有这样的女友，多多少少给人一种体面感。这就很不错。有时候，他也在量化这种美丽，是百里挑一抑或千里挑一？想了半天，觉得百里挑一都达不到。南方那些湿漉漉的小城多出美女，像小杨这样赏心悦目的，其实不少。

江薇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女人的美丽达到她那种份上，就可以刷新一般人心目中对美丽原有的理解。也就是说，没见到她真面目的人难以想象。小夏估计，她的眼神，可以把大多数男人摧枯拉朽般地干掉。——这都有点恐怖了。小夏不知道江薇薇是否被自己主观地夸张，因而有些好笑。回头看看天，眼里有些发黑。

家门口有复印店，他花几毛钱把这帧照片放大复印。回到家里，他不知道是不是该把复印件挂在床头，思来想去，还是收进抽屉。

第二天逢休息日，小夏跟父亲交代说，要是老石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在。他钻进房里阅读案卷。

那年调查佘天被杀时的目击者，由两个警校实习生去做。

……你也知道，局里的事一直上不了正规。那一阵我被另外几个案子压着，没空去管这一头。小邓这么跟小夏说，再说，局里什么事都压给我，我就有了选择的余地，挑着干。我对佘天的死不太感兴趣，只是有点幸灾乐祸。当警察的说出这王八话似乎不合适，但我也用不着跟你隐瞒，我心里确实这样想。

小夏理解，他也在这个局干了多年，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人看了很多侦破片然后立志想当个警察，显然是太天真了。幸好小夏当初对当警察没抱太多幻想，阴差阳错进来的，所以也没太多失望。

小邓还说，不过那两小子还算得机灵，以勤补拙，为这事自己掏钱

买了台采访机，录下来以后再整理成文字。记得挺老实，一个字一个字抠。有时候，新来的同志总能给我们带来一股新风气。小邓现在说起话来，不知觉中要摆摆资格。

目击者叫李弥，和国民党一个军官同名同姓，四十四岁，市百货站下岗职工，家住仓后街百货公司宿舍三栋302。

原始记录从两个实习警察敲李弥家的门开始，不过他们没有把敲门声写进去。

……

问：你是叫李弥吗？

李弥：是我，修电视机的吧？进来进来。

问：公安局的。

李弥：哦，便衣。你们很年轻。

……

问：请你回忆一下，六月五日晚上十点左右……

李弥：余天的事是吧，对，那天，我碰巧站在后阳台上，看见的。

问：你记不记得具体是十点多少，听见的枪击声。

李弥：不光听见，根本就是看见。你要精确到多少分我可不知道，我不可能老是盯着表盘看啊。晚间新闻还没完，自己算算时间。那天，突然一下就下起大雨，还劈雷。我赶紧把电视给关了，可惜忘了拔下电线，电视还是给雷打坏了。真他妈倒霉，下岗了没钱不说，雷公都专门劈穷人家里……

问：请你……

李弥：别老岔进来话，我不在说嘛。

问：你名字那个字，是不是弥漫的弥？

李弥：对，就那字，跟以前国民党十三兵团司令一样，都这姓名。说起来，我们姓李的这一宗跟那个李弥……

问：年龄？

李弥：四十四。

问：婚否？就是说你结婚了吗？

李弥：哎，不对啊，该不是在审问我吧？哪有像你这么问法的。你们调查就调查，别摆出这种口气。我是个守法的人，还是个党员。我知道，调查跟审问不同，区别对待了。

……

李弥：……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有几件衣服还在外面晾着，就走到阳台上去。正收着衣服，余天那辆别克就开出来了，从居委会往那边开。我认得他的车，车尾一串8，跟卖麻花似的。还有，后面还跟了一辆工具车……

问：工具车？

李弥：我们这里都把柳微叫做工具车，单排座的那种，我也就这么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留意了一下，总觉得有点怪。车开得很慢，雨太大了。忽然，计生委后门那里钻出来个人，扶着瓶子，走路摇晃，看见余天的车，老远做出一个打的的动作。我当时就奇怪，计生委后门早几年就被堵上了，怎么那里会冒出个人来？到这胡同里打什么车啊？看他样子是喝醉了，可刚才却没见他从哪走过去的。我心里一沉，就觉着不对劲，怕是有什么事——我这人经常有预感，还经常应验哩。

问：那人忽然冒出来的？

李弥：对。后来想一想，那人是专门在那里守着余天这王

八蛋。余天招惹的人太多了,早晚有报应。余天把车停了停,要挡在车前那人走开——当然,余天那家伙说话没我这么客气,肯定日亲道娘地要他滚。那人刷的一下双手就趴在余天的车头上,死赖着要上车。我一下子乐了,惹谁别惹余天啊。我当时估计那醉鬼要吃亏。

……余天骂骂咧咧走了出来,好大一个,比那人高大半头,宽两三圈。余天提着那人随便一扔,扔到几尺外的地方。下着雨,余天也懒得揍他,或者他憋急了想去干那个姓江的女人,也就回转身上了车。——听说姓江的婊子现在也找不见了,没抓到,是不是啊?

问:不知道。

李弥:是不是你们领导有交代,不让说啊?全市一多半的人都知道,又不是你们公安局封得住嘴的。

……余天眼看着重新坐到车里面,那人坐在老地方,把瓶子朝余天的车子上撂过来。正劈着雷,借那盏路灯光看得见,瓶子破了,却听不见声音。我当时想,那人肯定是喝不行了,也不认得余天。余天都准备算了,他却还不省事。在柘州这块地皮上,你妈给你两只眼泡,认不得毛主席,也别认不得余天啊。余天当然要去揍那个人,依余天的脾气,那人准要断掉几根肋巴骨的。余天下了车走过去。

……那个人猫地一下站了起来,一点不见醉,掏出家伙杵着余天胸口,啪地就是一下。声音很闷,我一下子还没听出来是枪响,只看见余天好大一堆,晃两下栽在那地方。那人趁打雷还放了几枪,雷打一下,他就开一枪——我看见火光,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的心就撂了起来,赶忙蹲了下来——

要被他瞟见了朝我敲一枪，那太冤枉了，划不来。

问：他离你多远？

李弥：我可以去阳台上指你看。

问：你有没有看清开枪的人？

李弥：我哪能看得很清楚，反正是个男的，个不太高，长脸。就这样。就有一刹那他转了一下脸，被我睨个正着。我觉得他有几分像……这也拿不准，我只是觉得像，这个这个，电影《新龙门客栈》里那个太监。小太监，不是功夫最好那个，戏演一半多就被干掉。记不得是被金镶玉还是林青霞干掉的。——哎，随便说说，抽烟抽烟。

问：不抽。

李弥：别嫌。我下了岗就上这档次，过两年怕是得去买农民自己切的烟丝抽。

问：真不抽。

李弥：不抽好，省钱，还省肺。过后，我趴在栏杆后面，数枪响。好家伙，后面慢慢地打了五枪，听起来很解恨。我估计余天也是什么事做得太绝了，要不然，不至于被人敲这么多枪。当时我们楼还有几个人听见枪响，都到处找。只有我看见，那人其实很清醒，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本来都离开了，又退回来踢了余天两脚，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往那边走。

问：哪边？

李弥：二中那个方向。往那边没几步有条大马路。他八成还有一辆车停那里，好跑路。

问：那天打雷打了多久？

李弥：有关系吗？

……

李弥：哎，小同志，我觉得你们没注意我说的事。对，就是工具车。我平时也爱看看破案的片子，不怕你们笑，虽然没学过你们那一套，但我总觉得，那辆车有问题，不那么简单。

问：车怎么啦？

李弥：车子还停了一会，掉个头走了。我有预感——我先前是不是说了，我的预感往往准确？不是开玩笑，起码，你们应该留意一下这个细节。

问：知道了。

李弥：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没什么好菜就是了。

问：谢谢，有事还来麻烦你。

李弥：来好了。

小夏要请小邓吃饭的事让小杨知道了，她也要去。恋爱以来，小夏没有照常规频繁地约会她。他得经常陪老石斗鸡钓鱼，现在又对余天的案子产生了兴趣。这个晚上，小邓先答应了小杨，他说，一定带上你。他们去城郊一家开在洞中的饭店。这种地方适合谈论任何事情。不过，里面的小姐似乎很多，那身穿着，以衣脸上化的妆，和其他的女人截然有了区别。有一种化妆，不是为了让女人变得更好看，只是告诉人群里特定的男人——她们可以随时随地和他们发生某种关系。

小杨有些不习惯。她埋怨地看着小夏，问他，你是不是经常来这里。小夏开玩笑地说，当然，还得穿便装才行。他和小邓煞有介事地交换眼神，仿佛两人一直以来同流合污。

吃饭时几个人说起余天的事。小邓所知道的，就是余天死后，还有个叫宁则的人也失踪了。本来他是余天的爪牙，而且还是余天的宠人。

小夏说,那就是有三个人失踪了?

小邓说,是这样。

小夏无奈地笑了笑。对石红卫的事迹有所了解以后,他对"失踪"一词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这个词,在他脑子里已经生动得无以复加。若干年前,还不大想事的时候,曾经听报道说多少多少人突然失踪。当时就奇怪,大活人的,怎么个失踪法?

现在,失踪这词在他脑子里具象成为一个幽深的洞。

小夏说,宁则你调查过没有?

没那么过细。我忙不过来。小邓还是那种语调,继续说,你是晓得的,我宁愿少一事不愿多一事,案子永远是搞不完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倒像个作家,面对案子就如同面对各种原始素材,不是每一个都想拿来用。我有自己的嗅觉,嗅到这案子对自己胃口,才愿意去办。事实上,我的感觉总是相当敏锐,决定去搞的案子,事后证明,都相当地有价值。

小杨说,有那么玄,怎么听你像个算命的?

小邓看着小杨,说,我的逻辑能力很强,说来也怪,同时我这个人还宿命论,很多时候跟感觉走,有什么东西牵着我……挖地雷玩过吗?

玩过。电脑上都有,谁没玩过?

小邓说,虽然那是简单的数字推理游戏,但总有几步毫无线索,你得硬着头皮猜,猜对你就过了。

小杨说,没猜对就全完了。

是这样。小邓说,有时候我觉得,那猜的几步,比推理更重要,因为你一点把握没有。我的能力就在这里,遇到案子悬起来的时候,我总能靠直觉、猜想推进,每一回都撞到彩似的,玄玄乎乎就懵对了。要归结为第六感什么的在发挥作用,那可能太玄,听着像是在懵你们。有些东

西，不是一下子说得明白。

小杨听得直犯头晕。

小邓的意思我知道：想事不能走脑子，走脑子全是错的，不走脑子全是对的。小夏觉得谈话正在偏离初衷，不得不打断两人的谈话。他说，宁则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小邓说，最后发一张内部通缉令了事。你们也知道，到发内通的份上，基本是敷衍了事了，再说也没这么多闲钱啊。刑侦科积压一摞摞的内通，最后能搞下几个？我们国家也太大了，拿张传真的照片上大街认人，无异于……按图索骥。

小邓想到这么个词，不禁得意。小杨也没听出来。小夏暗自好笑，知道这成语用得不当，也没有点破。小邓学刑侦的，能知道有这么个词就不错了。其实按图索骥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转而问，那你觉得，宁则的失踪跟余天的死有多大关系？……跟江薇薇呢？

不好说。也许跟余天的死有关系，但可以肯定，人不是他杀的。第一，宁则这人矮胖一个球，走路跟翻斤斗差不多，和李弥描述的那个凶手合不上拍。另外，余天死前几天，他就跑去了省城，那晚在郊区什么镇嫖娼，被当地公安套了笼子，抓进派出所狠敲了一笔钱，他们查到了这份记录。不过，这反而成了宁则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有力证据。那以后，宁则就彻底找不见了。至于他和江薇薇，说不定有关系。反正，江薇薇嘛，被一个人偷和被几个人偷，已经没有太多区别。所以最后余天这个案子，突破口显然是这几个失踪的人。一把线索挂在那里。哪天能弄到钱，我们可以去全国各地找一找。小邓想了想，补充地说，当然，还有凶手的枪，也是一条线索。

小夏听小邓把宁则的形象描绘出来了，忽然一阵嫌恶之感涌上心头，他说，她怎么连宁则这样的人也偷？

这难说，你看是圆的她看是方的。再说，偷人偷多了，槽口就会好起来。酒鬼是不挑酒的，挑酒的人肯定还没染上酒瘾。这是一个道理。你……小邓敏锐地觉察到了什么，眼神诡谲地看了看小夏，说，怎么，是不是有点心疼了？

小夏慌忙地说，不，没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破案高手，具有洞微烛幽的能力。所以小邓的眼睛显得很贼。

小杨疑惑地看看小夏，说，什么意思，你们今天怎么净说古里古怪的话？

哎，那个李弥还说，当时他看到余天的车后面还有一辆车。小夏想把话题重新走到案件上来。

我知道，一辆工具车……哎，别顾左右而言他，心虚了吧。你瞒不过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夏谦，你把案卷拿回去以后，复印了江薇薇的照片，是吧？小邓不无得意，不依不饶地说，在小杨面前你用不着回答，我两兄弟心知肚明。

小夏吐了口凉气。小邓总是忍不住炫耀自己的洞察力，有什么办法。再说，小夏觉得小邓这个人，想事情还真不需要走脑子，顺嘴说出来，总能戳进人心窝子。

江薇薇是谁？小杨专门往小邓放的套里踩。小夏一颗脑袋嗡地就大了两圈。

一个美女，也是小夏以前的同学。小邓看一看小杨，又瞟了瞟小夏。

小杨逼视着小夏问，江薇薇是谁，拿她的照片让我看看。

小夏觉得这很无聊，小杨一股酸劲扭曲在脸上，横蛮地逼视着自己。他说，你也不是小孩子了，别人挑拨离间，你一听就当真了？

小杨执拗地说，我就是要看一看。别说你没有。

小杨一下子变得莫名其妙了，把饭碗扒到一边，不屈不挠地问小夏要照片。她还嘟着嘴揪住小夏的衣襟。再看看小邓，表情中还有些幸灾乐祸。平时也开开玩笑，单位谁都这样，玩笑怎么过火怎么开，谁都不许动气。但是今天，小夏觉得极不是滋味。小邓很聪明，同时为人也不太厚道。你要责怪他不厚道，他还嬉皮笑脸地跟你说，我就是不厚道，我妈给了我高智商，你叫我怎么厚道得起来？

这时小夏心思变乱了，看着小杨还一脸使性子的样，很烦。于是他一口气赌上了，拍开小杨的手，说，不给你看，有也不给你看。

小杨说，就要。

不给你看。我这也是为你好。

小杨甚至摊开手掌，说，拿来。

我这也是为你好。小夏有了一种火上浇油的快意，他说，怕你自卑。

小杨一张姣俏的脸蛋刷一下就红里透白了。

十 门 洞

小夏把一幅名为《持陶少女》的油画仿制品挂在了床头。这种画随处可见，他的几个朋友家里也挂着。可是，他对此画的感觉格外不同。他觉得持陶少女部分地像江薇薇，主要是眼睛像。一对眼睛长得像，整张脸看着就像一半了。

老石来找小夏。当时小夏正在看案卷，老石不打招呼来到了他家。小夏已经把案卷看了两遍，今天再看一看，明天好退还给小邓。见老石突然到来，小夏把案卷收起，然后出去招呼着。老石进到房里后，小夏觉得他神色和以往不一样。老石是个精力充沛的老人，但现在，他眼睛里布满疲态。

老石说他去了一趟佴城，那里的朋友邀他做生意。那时候，佴城刚刚搞起旅游业，地皮还没有抬起来。可是小夏觉得他不是想说这回事。

你不是收手了嘛，钱不够用？

老石说，钱哪有够用的时候？我想，总那么花钱也不是事，决定再做些什么。佴城现在还不怎么样。我去了之后，老麻（就是邀他的朋友之一）原来是搞一家店子。我什么没见过，进门就闻得见骚味。他养一群鸡，真的卖，勾引来旅游的游客，然后套笼子宰人家。现在拿女人做生意，都不打擦边球了，全亮出真刀真枪干，跟我开店那会不一样。

小夏说，怎么这样？

老石说，去了，老麻请我喝酒，喝完酒人就醒了，老麻把我拖到一个隔间里，还叫来一个妹子。妹子脸上脂粉涂得重，我就知道是只鸡。没想到老麻也养鸡了，以前，车队就数他最马列，可是他现在也变得很快，非常能接受新事物……我也不怕，我一个老头子，还会被一只鸡吓着？我想叫她给我按一按腿，腿有点酸。可是，这个妹子说她根本就不会按摩，不给我按摩。我说，那你来干什么呀？妹子有点不耐烦地说，老大爷，别绕来绕去的了，不就是想操嘛，能不能爽快一点？要是你已经解甲归田了，拜托，别耽误我做生意。

……我吓了一跳，现在这些妹子怎么都口无遮拦，好像我很色似的。我那么大年纪，哪是她们想的那样？我觉得女孩很可怜，而且看上去她还无所谓。我想起红旗，还有以前那个小孙，也就她那么大，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想告诉她点什么，可是，我想她也不会听。她只想赚钱，不会听我讲狗屁倒灶的道理。

小夏搭不上腔。这种话题，和小邓还可以交流一二，因为是同龄人。要是和老石讨论，就像跟父亲说这事一样，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走出屋筛两杯茶。

小夏再进到屋里，瞥见老石还是眉弓紧皱，欲言又止的模样。老石便说，那个女的让我想起了小孙，很不是滋味。

老石咂了半天嘴，有句话如骨鲠喉，吐不出来，憋着又太难受。于是小夏拖张椅子坐下来，摆出洗耳恭听之态。

果然，过得不久，老石终于开了腔，说，小夏，对你我也没什么不好说的，这事……后来我还是和那个女的做了。我……做了。

说完，老石似乎有点后悔，让目光落向别处。小夏依然没有说什么——说任何话都显得不妥。小夏无法自控地去想象，如果老石和年

轻女人做爱，会是怎样的动态？老石上了年纪，身体看着够臃肿的。小夏所能想到的图景，无一例外都很别扭，想象中的老石，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脸上是痛苦的表情。

他去捕捉老石的目光，老石目光却游移不定，躲躲闪闪，最后就看见了墙上的《持陶少女》。他赶紧指着那框画说，到处都看得见这个女人，她是谁？

小夏说，画出来的。

老石说，她算得上好看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小夏你喜欢这种样子的女人？

小夏说，还不错吧。

老石说，长得像只狐狸。

那天在小夏房间，两人把话说得很没意思，老石不久就走了，说改天去钓鱼。

一连过了两个星期，老石没有打电话过来。当天，小夏听老石说嫖娼的事，确实有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回头一想，老石也算得是直人，一根肠子通屁眼，憋不住。换别人，稍微长着些心机，完全可以捂死了不说。如此一想，小夏觉得应该先打个电话，聊以排解老石的顾虑——可能老石还在为自己的坦白而隐隐不安。

打通以后，李诚接的。他说老石独自一人旅游去了，可能短期不会回来。

小夏问老石去了哪里。

李诚说，不知道，估计不会去爬喜马拉雅山。矮一点的地方，都有可能。

小夏记得老早以前，老石说起过这种想法，趁自己还能走动，到处去看一看。老石还问小夏能不能请一段时间的假一块走，车旅费他可

以报销。

他没想到老人挑这种时候出门。

小夏隐约记起魏成功跟江薇薇是亲戚以后，就打算去一趟佴城。他说不清楚为什么一门心思绷在这件事上，还要花自己的钱去调查、寻访石红卫这人。为了老石？这个理由冠冕堂皇，一个人能够自发地急朋友之所急，毫无所图，真是难能可贵。可小夏清楚，这一理由说服不了自己。

或者去佴城故地重游一番？或者江薇薇还在触动内心的某处？他思来想去，自认为还没这么浪漫。

小夏也只这么想一想，一直没去。倒是某天下午，他往仓后街去了一趟。仓后街并不宽敞，两辆车会车时得放慢到最低速，一寸一寸挤过去。进到街内，看得见下班的人来来往往，或者提着几棵菜心，或者拿着一份报纸，相互打着招呼。阳光偏成锐角。街道有四分之三覆盖着阴影，剩下那四分之一，阳光气息奄奄。他走到计生委后门处。那里以前有个月亮门。小杨就说过，很小的时候这里能捡到过期的保险套，特别笨重，套头上好像还有金属环箍。小杨说，她曾经吹着玩或者装水。门被小青砖堵死，但门洞依然很深。他走了过去。看来这里藏三四个人没问题。凶手找到这样的地方藏身，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小夏走向街对面，走进一息尚存的阳光中，再看向门洞。行经小夏面前的人，都有点奇怪，扭扭头看看这个人，衣着正常，却老站在街边发呆。他们顺着小夏的眼光，又看看空无一物的门洞，想不通。然后他们走离了那个地方。

这时小夏忽然记起来，在一本公安杂志上，某一篇论证谨严的文章上说过，杀人犯如果成功在逃，不管过了多少年，终会再回到自己杀人

的地方，看一看瞧一瞧。这似乎是一种情结，或者更甚，是一种无法消除的心理障碍，就像虔诚的印度教徒，一生中总得有一次去麦加朝圣。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小夏就猜测，归来的杀人犯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位置，像自己这样看着门洞。他进一步地想，如果有心破这个案子，实在没辙，可以到附近蹲点，一年，两年，甚至没完没了？

按照这一理论，只要擅长守候，所有的杀人悬案都是可以破的。

有必要守候吗？再者，即使他来了你又凭什么知道，杀人者就是他？

这么想着，小夏就怪自己多余。要说破案，还是小邓这种人厉害，那颗大脑袋就是为破案而生的。小夏无目的地走，走了一程，又折回来。前面转过两条胡同，是小杨的家。但他不想去找她。和小杨恋爱，小夏心里只得来平淡如水的感觉。

小夏随意地走到百货公司宿舍区的院内。里面都是下岗职工，聚在一棵桂花树下闲聊。有几个职工前些日子被名存实亡的公司组织去了沿海一趟，去过的人正在说着这一路的见闻，事无巨细，掰开了说。

小夏坐在一条石椅上，想了想余天被杀的案卷上，那个目击者姓名。他给一旁的中年人打了一支烟，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叫李弥的？

就是说话的那个，对，最活灵活现的那个。中年人指向那边。

小夏给彼此都点上烟，又说，听说几年前，他看到余天被杀的情况。

他天天都说这事，就怕没人听。中年人显然更不愿意听李弥的游记，扯起嗓子朝那边喊，哎，老李，把杀人那事摆一摆。

李弥旁边的人也说，老李，你看你看，竟然还有听众点播。

那事还就让我一人撞见。李弥呷一口茶，说，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记得那天七点多钟，天突然打一通暴雷，把我电视机给劈坏了。我就预

感到有什么事发生……我刚走到拐弯那里，来了一辆浑身通白的车，风驰电掣给他家老娘奔丧似的，从我身边开过，溅我一身泥水。我开口就骂，管他妈是谁……我当即感到后面要出事。回头一看，果然，计生委门洞里飙出一条汉子，黑布蒙着脸，身材适中，精壮，太阳穴略微鼓起来点，一看就是个精通内家功法的人。余天这家伙也是身长背阔，粗筋暴骨……

小夏走了出去。评书他就喜欢单田芳田连远，其他一概不听。天色已经昏黑，他看见计生委后门处还有一盏灯，灯罩里积满污渍，使得光线晦暗。

往灯下一看，正有一男一女从暗处走向光亮的地方，勾胸搭背，热恋发晕的样子。再近一点，能够看清面孔。

小夏赶紧转身，做贼似的跑回院子里。

十一　魏成功

魏成功最近一阵难得地老实起来，成天待在家里，陪着妻子何莲花。何莲花已经重身当产。他时常觉得，转个眼的工夫，何莲花的肚皮又大了一圈。何莲花自认为没那么快，预产期还有两个月。魏成功也不知道最近怎么焦急起来，他一贯是慢性子的人，做事情细致，所以手上活做得出类拔粹。

魏成功还跑到星湖后门给江薇薇打了个电话，叫她以后千万别往他家里打电话。魏成功说，其他什么事都随你，这点你要答应我。

江薇薇问，怎么啦？

魏成功告诉她何莲花怀孕了，要是老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定就动了胎气。

江薇薇三十来岁的人了，说话还是不免娇气，她说，怀了孩子了不起是吧，重点保护是吧？我也可以帮你怀一个。

怀你个七只手八只脚，你当是生章鱼啊？魏成功生气了，他说你能不能不跟我提这事？我梦见一次你怀了我的崽，醒来还恶心了好几天……

那一头的江薇薇不作声了。魏成功想起来，哪本书上说过，女人呐近则不逊远则怨。真的是这样。现在，他和江薇薇说话，得把握分寸，

要不然就像点了爆竹的火捻一样，江薇薇会爆起来老高。

她顿了好久，才说，那我怎么联系你？

他想了想，说，你别联系我，我联系你。

她说，那我有急事要找你怎么办？

他说，急的时候咬牙顶一下就过去了，急得不行了找个墙角拉出来。小便憋病大便憋劲，又不会死人。

魏成功在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里。最近他晚上上厂里的车间，趁着没别人，车了一批套筒、撞针还有枪管的毛坯。他在家里置了一架小的电飞轮，其他的各种小工具他一样不缺。他万分小心打磨这些东西。好在那把作为样品的枪，他已经把玩了四年，足以熟悉枪体每个内在部分和细节，还有精确到微米的尺寸数据。每打磨几分钟，魏成功就拿游标卡尺度量一下。以前国营吃大锅的时候，他根本不敢想象自己会有这么细腻的时候。有时候他觉得人真的是像挤海绵一样，不被挤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挤得出多少水分。

疤老六给他寄来一份工件图，图上不标工件名称，每一页拆开了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玩意。图绘制得并不地道，给出的数据也仅仅是精确到毫米。魏成功很吃惊。他想，也许是枪这商品太好卖了，所以疤老六手底下那些人的工艺精度糙得难以想象。也不难看出来，绘图人是没经过专业机械绘图训练的，半路出家，所以绘图用的铅笔尖都削得不够细。这样的机件组合起来，说不定真会杵着脑门打掉鸡巴。

是不是要为自己当初买到一把能打死人的好枪而庆幸？

于是，魏成功深信自己手里弄出的这一批工件，制作工艺之精良会远远高出老六的预计，然后是一张……大额订单？

魏成功闻到了钞票气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这一天很闷，空气中闪烁着魏成功微渺的希望。他回头看了看躺在桌子上的那些锃亮有型

的钢件，质感逼人，显现出像中年男人一样沉稳的气度。于是魏成功欣欣然而来一阵成就感。他相信自己的手工完全能精确到微米（十分之一毫米），如果设备上得了档次，精度达到丝米（百分之一毫米）也不是不可能。

魏成功还瞟一眼老六那封来信的信皮，没有落款，邮戳是贵州省杉县水牛岭镇。

魏成功把每一种机件做出五个样品，精挑细选，严格把关。然后他呼了老六的机，加478，老六没回。他又加了548，老六才回机。他告诉老六，样品做好了，什么时候来看一看？

老六说没空，但他可以叫驻扎在柘州的一个小马仔来看货。

魏成功说他也可以去柘州，尽快找到那人。老六沉吟一阵，说，那也好，你方便你就过去。我也急着要货。

魏成功说，但是你能不能付一点定金？如果那人看着可以的话，先付点钱就行。我现在急着要钱。

谁不急着要钱？老六说，我比你急。

魏成功说，我比你急。我老婆要生了，生下来小孩以后我还得跟她离婚。这些都要钱。

老六笑了，说，看来你是真急，后脚撵前脚。兄弟，你这个理由找对了，我离了两次婚，知道这回事相当不好弄。——你要多少？

魏成功想一想，说两千四。

两千四不行，听起来你跟我退货似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戆头戆脑？你这种人杀了人还能没进笼子，真他妈怪事……一千八怎么样？我看就这个数，说定了。老六觉得魏成功要的定金不多，随便还了一口。随后他给了魏成功一个呼机号和一个代码，548。老六还说，他真

的是我崽，你尽可以放心。我先给他打电话，过两天你拿样品去那边。

过了两天魏成功没跟何莲花打招呼，就去了柘州。去的时候，他把那只枪也一同塞进挎包里面。

到柘州后他首先找好一处落脚点，再呼那个人。好半天回了机，那人要他等晚上十点以后再呼，然后迫不及待把电话挂了。

刚下午两点。魏成功百无聊赖走在柘州的大街上，柘州还是那样脏乱差，不能给人丝毫城市的感觉。下过雨之后街面积满泥水，行人跳来跳去防着车轮溅起来的水点。他不知道怎么样捱到晚十点，只有夹杂在人流里头漫无目的地游荡。

但是，过了不久，魏成功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停在一个电话棚里整理了一下头绪，这才发现，自己的走动竟然有目的，而这目的是不由自主的。他正慢慢靠近仓后街所在的区域，如果不及时觉察，他估计十分钟以后，自己会站在四年前干掉余天的地方。

背上有些冷汗。他拍了拍肩包，感觉一下那只枪挺拔的样子。这时他睨见小夏同另一个警察老远地走了过来，赶忙扭头朝着电话机，随手摘下话筒。他不想让熟人看见自己，同时，他已经插上 IC 卡拨了家里的电话。何莲花第一时间接了电话，仿佛她蹲守着电话一样。

喂？

是我，我现在在柘州。给你说一声，可能要忙上好几天。

你注意一点。何莲花说，最近天气有点乱套。

魏成功说……。

何莲花说，还有什么事吗？

魏成功说，没什么。……你那边，下雨了吗？

下了。你那边是不是也在下？带伞了吗？

没事，我又不出去。魏成功说，你自己也注意一点。

两人拿着电话，僵持一阵，没有说什么，再放下。魏成功看见小夏和那警察已经走了去，只有背影。他缓一口气，心里有些内疚。何莲花和一般的乡下女人不一样，知道男人外面有事，还能装模作样把日子过下去。有时也闹几回，可是她很快就放弃了这大众化的做法，很有修养似的忍气吞声。魏成功经常希望她闹得凶一点，这样，离起婚来才心安理得。他没料到何莲花不是他想的那样，她最短时间里掌握了对付他的最有效办法。

现在想来，何莲花真是很不错一个女人。不过离婚的事已经不可逆转。魏成功将这理解为，对何莲花负责，以备哪天自己突然被捕，她承受不了打击。——这样的理由，是不是自欺欺人？

魏成功没有再往仓后街那边走，转身去了舞月光俱乐部。舞月光歌舞大厅还没有营业，他坐在外厅，要了一杯五块钱的虫茶。他可以坐到晚上十点。舞月光显然败落不少，不是当年余天在时那种红火样子。前回听江薇薇说过，现在舞月光由一个下海的大学教授接手，投入了不少钱，费心费力，还是不能把舞月光恢复到当年的地步。魏成功想想也是这样，管理这种娱乐场子，一个大学教授活该比不上一个大流氓，因为搞娱乐行当的老板没有七分痞气不行。再说，舞月光也没有了当年的江薇薇。他不吃晚饭，一直地喝下去，把虫茶喝得毫无颜色。他坐的位置，看得见七点半以后进场的人，稀稀拉拉，不用进去就能想象里面会是一派冷火秋烟的景象。

捱到十点，他又呼了老六儿子的机，那一头要他赶到人民路东边的街心公园。晚上免门票，进去以后往东走半里路，看见电话棚再呼机。

魏成功想骂对方真他妈日弄人。他压住火头，往街心公园赶。晚上十点街心公园像火葬场一样冷清，鬼都不来。他找到那个电话棚，呼了机。对方回机说，要他把样品放在旁边的垃圾桶里，然后赶快离开。

他真要骂脏话，这让他想起某部糟糕透顶的好莱坞电影。不过对方又把电话挂了。

魏成功找见了垃圾筒，并排一有对，分别标明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他想当然地把样品放进绿桶里，那是可回收垃圾。完了就出来。

第二天一早他呼了老六，问他，你们他妈怎么搞得跟绑票关羊似的？就那么不相信人？

老六说，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干这事都这样。你以为这家伙能摆地摊卖？再说这也是为你好，我们这头被刨，他们也摸不到你这颗呆瓜。

魏成功说，钱怎么给？

老六说，我崽说你做的东西不错，是他这两年见过的最好的。你有没有存折？

魏成功说，我老婆拿着。

老六就说，再去办一个，别他妈把自己名字填进去。完事了就把户主名和账号打到我呼机上。——最好办农行的，农行好，每个村镇都布的有点。

魏成功说，货你还要多少？

老六一拍脑袋，说，这事差点忘了。撞针先车他妈的三百颗，其他东西，各样来一百。价钱我不会亏你，你放心好啦。

魏成功听见那一头老六拍脑袋的响声，比拍小孩屁股还要清脆，不禁好奇，问他，哎你是不是剃光头？

老六又被逗笑了。

魏成功按老六说的，去农行办一个折。正碰上揽储月，他存十块钱，也得到一个随折发送的卡。他杜撰一个名字，叫江河。这时候脑子

一亮，他心里想，何莲花把小毛毛生下来以后，不管男女，都取名魏江河。他觉着这名字不错，于是有些意外之喜。银行开户，已经搞起了实名制，在这里得不到落实，魏成功顺利开了户。出门他就把户主名以及账号发给老六。

第二天魏成功学会了用 ATM 机查余额，还是十块钱。他没滋没味地又在柘州等上一天，再上银行，老六的钱已经打了过来。他一看，是两千四。

魏成功心情放松地去了朗山。他又一次走进那条山间的缝隙。现在，入口处拉了一道门立了一道牌子，门票十元。却没人守门，因为实施门票制的头几个月，门票收入还养不活守门的人。他阔步走了进去。这一次山谷里的光线要比上一次亮许多。看得见的地方，全是那种赭红色石头，表面严重风蚀剥落，附满虎耳草和苔藓，枯死的苔藓一片片掉落在地上。此外，魏成功一路听得见风的声音。山谷里风很茂盛，并拖拽着哨音，像是湍急的喘息。此外，他还看见两个放羊的孩子，他们把羊赶进这个风景区吃草，显然也不会买门票。他听见小孩子在唱一首童谣，不过和自己小时候唱过的有所不同：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脑壳

一只没有鸡巴

真奇怪

真奇怪

又到了地方，魏成功叩叩那扇墨绿色的门，没有人应，就扭开门锁进到里面。江薇薇还在睡，现在，在这山谷里住久了，她随时都是一脸睡不醒的样子，所以，魏成功看着她胖了些。魏成功一路走得有点累，也没去叫醒她，拣一张椅子坐在靠门的地方吸烟。他看着她，她盖着的单层毛巾被滑脱下来，竟然不觉察。她身上穿着女式背心，和肥大的平脚裤，随着睡觉时的翻动，很多地方捋了起来。魏成功抽完两支烟，发觉自己并没有冲动起来，近在咫尺，反而不如离开的时候那种思念来得猛烈。磁铁要在掰开的时候才表现出彼此的胶着力，情人也是一样，需要分离。

魏成功无边乱想，是不是年龄的问题？去年刚过三张，状态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他再看一眼床上，估计是她的睡姿不那么好，仰八叉。

江薇薇的鼻孔还翕动了几下。

魏成功的心情就有些复杂。这几年，他已经不知道和江薇薇在一起的时候，叫不叫幸福。早些年，他们刚发生真正的性关系时，非常有快感，又不可避免在事毕之后剧烈地恶心，感到脏。但他不得不承认，对人有着巨大魅惑力的事情，往往会伴以恶心、干呕等不良反应到来，比如说喝酒，又比如吸粉。那些让人心中充满崇高情操的行为，在大多数人眼里正确无比的事情，比如学雷锋做好事，不会成瘾。

因为和江薇薇发生的这种关系，魏成功心里自罪感很重。他感觉到，江薇薇在这方面竟然很麻木。以前，她甚至敢于跟父母坦言，非魏成功不嫁。这是魏成功无法做到的。

有一段时间，两人寄望于彼此的身世中存在戏剧化的秘密，这秘密解开以后，才发现彼此并不是血亲，从而可以名正言顺成为夫妻。那一阵的影视剧中，好几个都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有了真感情，上帝总是会伸手相助的。但他们的家庭和大多数人一样，平平稳稳过来的，

没那些狗屁倒灶的戏剧冲突。

两个人是表兄妹，如假包换，他们之间发生的关系，明白无误地要被敲上“乱伦”的戳记。没有那个名叫上帝的人来改变这既有的、血淋淋的事实。

魏成功还记得，有一天江薇薇找出去，问他敢不敢私奔。他当时没有回答她。这不是一口就能说准的抢答题，他需要时间做周详的考虑。她就很生气，告诉他说，一考虑，拖延了时间，你就肯定走不了。他还是不愿意回答。江薇薇回去以后，翻了几本生活类杂志的征婚栏，挑准江浙沿海的一个小暴发户，毫不犹豫把自己嫁过去。那时候她还很年轻，所以有些无知也是可以理解的，结婚也依着一时性子……

床上的江薇薇转半个身醒来，碰掉床头的一本书，这才看见门边坐着一个人，头上烟雾缭绕。她说，你来啦。刚才梦见了你，你真就来了。

真的梦见了我？

不骗你。她说，我几乎天天梦见你。

魏成功说，可我总记不住梦里的事情。

两人坐在一起，开始一些前奏性的动作。她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帮他脱掉上衣，然后要脱自己那件小背心。他制止了她，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她问，怎么啦？

他说，我不想看见那几个字，像狗屎。

他说中了她的痛处，她又是要哭。他不像以往那样劝阻，任她哭嚎一顿，并支起耳朵摆出倾听状。她反而哭不出来了。他知道，她需要他在意自己的哭泣，可是今天他心思没在这里。她的哭声，他已听得实在不新鲜了。

她推开窗户，看看天气，转回头问他，到底几时离婚你。

他说，现在不是时候。——我说要离就一定会离，你也别催。

她说，没想到你也是这么一个皮沓人，我他妈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很多喜欢我的人都比你强，我灵魂出窍。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你说给我听听。

她问，是不是那个姓何的问你要钱？钱我还有一点，你问问她想要多少钱。

他觉得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何莲花要不要是一回事，自己不给不行，但他不会拿江薇薇的钱给她。江薇薇会有一些钱，他也考虑过，到时候找家医院动手术除去文身，也少不了要开销。

她忽而又说，算了，说这个真没意思……你说，我们要是私奔的话，你想过去哪里比较好？

……我想去云南，西双版纳。或者去新疆西北，老发生地震的那一块地方。闹地震的地方一定非常偏僻，我们要找块真正偏僻的地方还真不容易，到处都是他妈的人。魏成功确实想过这回事，如实说出来。那种边远之地让他有安全感，他还具体地想过，最好是有一栋建在榕树丛中的竹楼。

真是拿你没办法。她说，还是去北京或上海好。

他不以为然，说，那些地方安全吗？人太多。你不要忘了，我杀过人的。

她说，人最多的地方其实最安全。你想一想，哪有在小县城抢劫银行的？出县城就两三条路，随便几个人堵得死，再慢慢地捞闷罐里的王八。大城市不同，抢完了银行一出门怎么走都是路，根本封不住。

他扑哧笑了出来，因为她表情不像开玩笑。他扔给她一支便宜烟，说，我们又不是去抢银行。两人往下还说出一些地方，没法统一意见。最后魏成功打断了争论，说，好像明天就要走似的。真要走的时候，再说。

下午六点,江薇薇随便弄了点吃的。她的朋友,也就是这个电站的职工小王,也一块吃的饭,吃完出去洗衣服。魏成功看完新闻要出去走走,江薇薇饭后吃了几片药,说是有反应然后躺到了床上,不愿出去。

魏成功一个人走到一里外的小潭边,看见小王在洗衣,还有电站另一个女职工在钓鱼。魏成功老远地看了看钓鱼的女人。他感到奇怪。不可否认,这二十来岁的女孩子能如此专注于钓鱼当中,是有些不可思议。

魏成功和小王打了招呼,还想过去和钓鱼的女人说说话。那女人光着脚,没有说话的心思,近乎痴迷看着水面。他只有回到小王这边。小王就介绍说那女人姓孙,人挺好,只是性情有点孤僻。

过了一会,魏成功掏出烟来。在这个地方吸烟是很惬意的事,他预先就这样想。小王说,小孙也抽烟的,很有些瘾头,过去发她一支。魏成功迟疑地说,她会接吗?小王说,试试。他走过去,也不说什么,直接把烟递到小孙面前。小孙这才疑惑地看一眼来人。他觉得小孙也很漂亮,可是眼神以及表情当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憔悴、凄怆。怎么说呢?他忽然记起厂里的张卷巴打光棍久了,挺爱用一个说法形容女人——被强奸状。他觉得,可能形容的就是小孙这样,鲜灵活现就是这样。这是不是不太好?他没有故意去想起这个说法,可是一看见她,这说法便跑了出来。

小孙看着横塞过来的一支烟,不知所措。她看看他,又看了看远处的小王。魏成功没想到她接过了烟。他赶忙帮她把烟点上,然后觉得,似乎应该说点什么。他搜肠刮肚,冒出这么一句,我以前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十来岁就特别爱钓鱼。

这纯粹就是无话找话了。魏成功并不擅长和陌生的人打交道。他说的是小夏。他现在的朋友里面没有爱钓鱼的,突然想起了以前小夏

有这嗜好。但是，他焦虑地想，小孙接了话往后又怎么说呢？有点尴尬。

小孙极为敷衍地嗯了一声，仍然不想说什么。魏成功借梯子下楼似的走开了，坐在一块石头上。

这里的夜晚黑起来的速度比别处快。小孙点起一盏充电灯，灯光虚弱的样子，让魏成功几乎不愿起来。他忽然强烈地想，为什么要找远地方躲藏？如果能衣食无忧地在这里过活，然后，慢慢地死在这里，多好！

魏成功再次回到宿舍，推开门，看见江薇薇正用枪口对着自己。她一不小心翻出了那只手枪。他看见她眼里刷拉拉地流淌着泪水，心想，这真是个水多的女人，泪腺怕是生有蚕豆那么大。她从小这样，生就一对迎风落泪眼，搞得他如今见怪不怪。他坐下来，想起烟盒里还有一支烟。

我知道你还有两颗子弹。她泣不成声地说，如果你想我陪你去死，可以跟我直说，用不着下暗手。我可以陪你去死。

他说，你发羊癫风了，我没想过要杀你。你说我干吗杀你？这只枪还要转手卖给别人的。

她不信，又说，你是不是烦我了？要不要我死给你看？说着她把枪比着自己耳朵。他看见她手在打哆嗦，知道她不可能自杀。自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对于江薇薇这种学过表演的人。

他说，子弹我下了，不信你朝地上放一枪试一试。

她将信将疑，枪口对着地面，还是不敢开枪。于是她走到窗口处，把枪对准外面空洞的黑夜，双手持枪扣了一下扳机。扳机跟本扣不动，像焊死了一样。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别搞坏我的枪,还要卖出去,值两千多块哩。如果你铁了心想找死的话,我回头再给你弄一把枪。魏成功走近江薇薇,一伸手拿回那把枪,检查一下保险,说,你即便打定主意要寻死,我也不想你和余天死在一把枪下。

十二　枪2

上面布置最近搞一次大的行动，还给这次行动拿出个代号，叫“黎明行动”。局领导要小邓停下手中的事情，暂时抽下去主抓。同时，还要求小夏全面参与，写一篇详细报道，这也是必将上市报头条的。

领导跟小夏布置这事，小夏乍一下竟听出了荒诞感，他想，还玩起了代号，叫什么黎明行动，仿佛是在暗无天日的年代搞地下党一样……这代号起得可不怎么有水平。小夏跟小邓说，不就是缉枪嘛，改个代号叫平安行动还合适一点。

小邓不同意，他说，平安行动更不好，让人以为是卖保险。

小夏觉得小邓说得也对。这年月，词语都他妈被用乱套了，一不小心就歧义顿生，疑云乍起。

事情是一篇报道引起的。这篇报道刊发在南方某家重点报纸上，引起高层重视，几道文件发下来，这一片地区就得有所行动才是。

那篇报道小夏看过，他觉得那记者很懂得情节设置，像个瞎编小说的。他明明冲着枪患去写，却偏在开头设置一个情节，表明自己调查此事起于偶然。

说是这记者本来想做有关假文凭的报道，在某地一个电话棚里找到一串呼机号。把呼机号留在电话棚上，全国范围内都约定俗成是做

假证的联系方式。记者可能觉得这突破口也来得太容易了，一个电话呼过去。回机以后，记者觉得自己不能跟愣头青似地，别把话说得太明白，含糊一点，仿佛此道中人。电话回过来以后，记者就问，有什么现货？那边回答也很干脆，你要什么货，长的还是短的？记者说他有点懵，不知道文凭分什么长短。记者又问，可不可以定做？那边很奇怪，说，不就是放个响嘛，定做起来很贵。记者问，那你们有没有南开的？南开的应该是现货吧？他觉得对方没有理由说不，南开文凭应该是常备品种。那边却想了一想，然后肯定地说，没这种货。可能是怕掉脱生意，那边还不遗余力地推荐说，现在都用五四，五四好卖得很，价格又便宜。54—1、213A、213B、201C、NP15 全有。如果你要得多，价格尽可以谈。记者又懵了。他不记得哪里还有个五四大学，而且一个大学的文凭还分这么多型号。当然，记者肯定不会把自己写成呆瓜，稍事琢磨，就想到对方是卖枪的。别忘了，记者是大报记者，具备过人素质，醒悟过来以后马上与对方周旋，滴水不漏。

小夏看了这一段以后已经颇为不屑。换是电影还看得过去，可作为一篇报道，小夏觉得就很没意思了。再说，一个南边的记者调查假文凭，跑贵州去干吗？活动经费太多了烧的？可是这篇小夏不太看得上眼的东西，引发一场黎明行动，把他也卷了进去。

他考虑着开头应该怎么写呢？或者是：秋冬之际某个寒冷的清晨，柘州人民和往常一样沐浴着宁静的晨光时，一场代号为“黎明行动”的战斗已经悄悄打响……

小夏自己就喷了起来。

现在他写报道的风格，基本上都是从八十年代末地摊上随处可见的《警笛声声》一类杂志袭承下来。有什么办法？局领导就吃这一套。换司马迁的春秋笔法固然很有文采，可是饭碗就得砸。

小邓也对这有意见。他手头一件命案刚有了些眉目，忽然愣生生被掐断，分派他几个乡镇收缴猎枪的任务。

……这就跟得了疱疹一样。小邓这么跟小夏说，不去治里面，身上哪一块皮痒了就一个劲抹清凉油。歇歇气，小邓继续发他的牢骚，说，记者也讨卵嫌，写篇报道添盐加醋，只图哗众取宠闹出影响。上面领导坐办公室里看到了，脑袋一热，一个文件发下来，就把底下的部署全搞乱了。

小夏觉得小邓说得没错。一直以来，在局里头他跟小邓最有话说，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也取得一致。说话的时候两人站在局大门口，下班了，再往前走，就得分路，各走一边。这时小邓忽然说，小夏，有没有空，去吃个饭。

小夏说，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想请你吃饭。

小夏说，改天吧。然后叫了一辆面的往老石家里去。老石刚从越南回来，带来十几个纯种西贡斗鸡，他急着想看看。这几年，老石都要同金桥等几个鸡友搭伙，自驾车去广西，从凭祥口岸去越南买鸡。人民币这东西，在美国不值钱，在越南却翘得起屁股。

小夏离开以后，小邓掉转头往回走，走到门口给局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小杨，说小夏不愿意吃饭。

小杨等一会就出来了。小邓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好说。这事你跟他讲要好一点。

小杨说，你真没用。

你觉得谁有用你跟谁吧。小邓说着笑了：我只对犯罪嫌疑人有说头，什么话都问得出口。

两人并着排走。事情到了这一天，两人不在乎局里其他人是否看

见。小杨说，我感觉他早就知道了。

不会吧？小邓觉得两人的保密措施还算得力。这一阵把小杨偷偷挖过来的过程中，连读大学时那一套反跟踪术都用上了。

小杨说，你其实有时候也很迟钝。他已经好几个月不邀我出去了。

小邓说，你也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我还以为你不跟我在一块的时候全跟他在一块，心里老酸溜溜。可是他是跟你谈在前头我后面插脚挤进来，这事想来想去，自己委屈还觉得对不起人家。

别搞得我对不起你一样。小杨嫣然一笑，并熟练挽住小邓的手。

从局里骑摩托回家的几个青年干警经过两人身边，放慢速度回头看他俩。其中一个还说，哟，你们两个狗男女这么快就搞到一起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在单位的同事看来，小杨一直是属于小夏的。

小邓嬉笑地骂道，管你个屁事。话说来还有些得意。

另外一个在110上班的干警就说，那小夏来举报，要我们抓奸怎么办？说话的同时那几个人吹着口哨走远了。

小邓回头看看小杨，小杨脸有些红而已。以前小邓老觉得小杨是一副脆弱样子，接触以后感觉她不是想象的那样。他问，小夏什么时候知道的？

小杨说，我也不知道。记得那次他回了佴城一趟吗？回来以后，我就感觉他跟以前的态度变了很多。要是他知道我们的事，可能在那个时候。

他不是说，去佴城找一个同学嘛。小邓记得这事，发挥开去想一想，说，是不是，他在佴城又认识了哪个女人？

小杨辩解地说，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就算是，也没关系。小邓忽然很希望真就有这么回事——小夏也移情别恋。这样一来，一天的云都散了，自己不必负有任何内疚。两人

找了一家小饭店，叫两份炒圆粉。坐下来以后，小邓想起一个人。他说，会不会是江薇薇呢？

江薇薇是谁？小杨看着小邓。她早已记不起这名字了。

缉枪主要针对黔东南部分地区。那里一度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仿制枪支的窝点，很多农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专事造枪。很多的家庭作坊散布在山区里面，全家老少齐上阵。枪支在本地卖价不是很高，利润在流通销售环节。很多农民之所以造枪，仅仅是因为造枪比下地种田稍微多有几个钱。解放前这地方大面积地栽种鸦片，毗邻的地区一到季节便有许多船划来收购，获利也只是略高于种稻谷。

还有，相邻的一些地区虽然不成规模，但由于紧邻仿制枪支集散地，受辐射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枪支工件制作。另外，枪支流散量相对较大，也导致整个这一片区域治安环境恶化。柘州这几年的持枪杀人案件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而且居高不下。

小夏下到各乡镇，看见镇派出所一无例外都堆满了火枪、鸟铳之类的东西。但是真正的枪微乎其微，准确点说，暂时还没有收缴一把。小邓也是这样，他负责的那几个乡村，几乎每家都有火枪，很多爱上山打猎的人还不止一把。好几个村的村长一见到小邓，就讲价钱，仿佛缉枪和摆地摊卖货差不多。他们说，乡里乡亲的，你拍屁股一走，我们还得在这里养老送终。你看你看，每户只交一把行不行？村民也学会了送礼，一个劲地给小邓塞当地产的九块二一条的吊钟牌香烟，说，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也有任务，你也体谅一下，枪也是用钱买的不是树上结的，一家缴一把行不行？

小邓只有苦笑。他觉得局里应该先调一些人来普法。想来想去，最后他去乡政府和搞计生那一帮干部搞好关系，请他们协助缴枪。那

些人有经验,以前面对超生户,赶猪牵牛溜瓦砸灶的事全干过,现在将经验搬过来缴枪,换汤不换药。小邓买了十来条吊钟发给他们,他们把缴枪的事搞得很卖力,也颇见成效。

小邓提前完成任务,回到局里又想捡起前面的案子。领导不依,他们认为整个行动还没完,小邓没有理由率先完事。不过小邓能那么顺利地完成,领导还是满意,一个电话挂下去,叫小夏也回来,总结一下小邓的工作经验,写进报道里面推广推广。

小邓仍只有苦笑。

小夏自然不能把小邓的经验写上去,编了一套常规的树立先进的说辞,无非是业务素质过硬,为人工作扎实,夏流一身汗冬挂两鬓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

事后副局把小邓叫去,又要再划分小邓几个村,继续去收缴那些鸟枪鸟炮。小邓不愿意,他跟领导请示说,我还是搞暗线吧,可能更适合我一点。

暗线是相对下乡大规模收缴民间火器而言。行动纲领里面写着,重点还在于调查仿制手枪以及零部件,顺藤摸瓜挖出造枪团伙。这事对于小邓来说,更有吸引力一些。副局长老傅不那么看,他说你真蠢,搞明线随便来都出成绩。搞暗线,你能保证一定有结果,出成绩?

小邓说不了话。这事跟泥巴水里摸王八一样,能做什么样的保证?水里到底有没有王八都两可。他说,这话怎么说得死?

副局长说,你下个保证一定查到真枪,我就放你去。

真要查不到,不会拿我这把枪去顶事吧?小邓涎着脸说,局长……

副局长拉着脸说,别乱吠,我还是副的。

小邓就说,你不是姓傅嘛,这个姓好啊。傅副局长,副副得正。

你真是的……副局听了这话,像被小邓挠着了痒穴一般,憋不住高

兴，打喷嚏似的笑出声来。这一笑，也没有什么不答应的了。

搞暗线要往柘州下辖的八个县跑。小邓想把小夏也叫上。和小杨之间的事，一直整得他隐隐不安。小杨是个闷人，憋得住，她觉得小夏知道了，大家心照不宣就很好，不愿意挑明了说。可是小邓觉得，还是自己找机会跟小夏说个痛快。现在不错，他觉得能和小夏一同下到县里，单独相处几天，总能找得着好的机会，开口跟他挑明。

小夏也同意去。可是这时候市监狱要把小夏借过去一段间。市监狱马上就要成立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搞得红红火火。狱领导想把周年庆搞得有声有色，还打算出钱在省一级刊物发一篇报道——报道是不够的，得有纪实文学的样子才行。到省里请人写太花钱，他们一下子想到了公安局的小夏。小夏这几年写东西，在公检法一条线上还颇有几个人知道。局领导没理由不答应兄弟单位的要求，让小夏过去。

小邓只得一个人到县里转。

他不要别人跟着，一个人便衣行事。跑了几个县城，盲人瞎马地干，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枪贩们也不是呆瓜，现在风头太紧，当然会收敛一些。小邓内心也焦急着，不希望这么久的时间都瞎进去，一把仿枪都捞不到。虽然没有给傅副局下保证，他自己心里，暗自给出的底数不止一两把那么少。在破案方面，小邓一直对自己高要求，所以这些年努力下来，到现在小有一笔成绩。脱下帽子，寸长的头发被警帽勒出固有的形状。小邓心思很细，首先去理了个板刷头。

小邓把重点放在各县的机械厂、机床厂这些地方。一般来说，这些厂的技术工具备作案的所有条件。以前，民间传闻，这些地方的车工全他妈给贵州那边枪贩打零工，要不然车钢件的老实门面能接几桩生意？他也不信，因为外面把他传得也很神，神得连福尔摩斯之流都一边靠。

他有自知之明，举一反三，从自己的事例中，小邓足以知道传闻根本就不值一提。可是，以前各种传闻漫天飞舞，仍然不免给他一个假象：枪贩就跟苕种似的全埋在浅土层中，就等着你去刨，一锄头下去一个，两锄头下去一窝。

到佴城以后，小邓觉得改变一下战略，不能再瞎时间了。他就想，撞上容易找起来难，找不行的话，我就挖！

县机械厂和星湖机械厂都是歇菜单位，下岗以后没有买断的钱，只有把一些门面分下去。原则上是几个人一个，然后这几人中由一人承头拿下，给其余几人一部分钱抵租金就是。

小邓把自己那把八一式的撞针拆下来，找一个内封条的塑料袋装在里面，像是机件样品。他把自己的身份定为，贵州那边过来的枪贩。不过，他不知道自己装得并不像。这也没有办法，他又不知道枪贩应该长哪种样子。

显然，这些店面的生意都不怎么好，师傅们聚一起打牌的多。还有一个门面，干脆关张了事。他走进某一家店子，看见龛上的关武圣塑像前两个小灯珠也没有亮起。他们不舍得那点电钱。

小邓事先手绘了一张相当简单的机件图，六边形，中间留几个孔眼。他觉得肯定不能一进店，就把撞针给他们看，不像那么回事，得制造些过程。他找到每一家承接定制钢件的店面，首先把自绘的机件图递过去叫人依样车制。抽过两根烟，说上话了，小邓再从兜里掏出那枚撞针，拿过去，问师傅能不能做出来。他注意观察师傅们看见撞针时的第一表情，有什么样的反应。看得出，有几个根本不认识这东西，想车，可是又说没这种钢。有一些人知道，赶紧说这东西找别人做去。小邓追着问，知道有谁能做这个吗？

都说不知道。

小邓有些不甘心，对那些认出来撞针的师傅说，我那边要得很急，多出一点钱无所谓的。他们把小邓瞟了一眼，说，这东西，或许公安局里面有现货。

小邓正一踌莫展，局里打来电话，要他回去。打电话过来的是傅副局，他说，你小子有运气，瞎猫专拣干鱼吃——这边查到一把真枪。

小邓松了一口气。他把自己的撞针装回自己那枪的枪体。

这把枪来得有些轻松。有一村子在枪都缴过了之后，某天，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找到乡警，说他爸爸不诚实，只缴上去一把火枪，还留了一把。乡警也没当回事，现在市面上儿童玩具做得太他妈真了。可是，一掂量，挺沉，是一把仿五四201C。取下弹匣，子弹是满的。

小孩临走时，还示意乡警把头低下来，悄悄跟乡警打商量说，枪给你们了，你们千万别告诉我爸，要不然他会打我。乡警狂点头。小孩刚一走，乡警便找来几个人，去到那个村子，把小孩的爸爸一绳子捆翻在地。

十三　刺　字

小夏觉得最近在市监狱里，日子过得着实不错。

监狱在城西郊，被山围着，形成一个挺小的盆地。他每天打面的去，十几块的路程，由那边报销。柘州不大，七八块钱就坐车出了城，剩下那几块钱的路程，全是走乡村公路的。他喜欢看向郊区那一片片菜地，整齐而宁静。远远的那些山，略带些寂寞的意味。到了监狱，狱领导对他挺客气，管他叫夏作家。喊来喊去，他们按单位上的惯例把末一个字咬掉，叫他夏作了事，夏作夏作。小夏听着别扭，不过也没太在意，谁这么叫他都应。狱领导还让一个姓李的侦察员陪着他到处走走。将要写出的这篇东西，也没有被定好框架，小夏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办。他可以访问监狱指定的一些劳改先进，也可以自主地问别的一些人。

他喜欢听听劳改犯讲讲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被改造后的心得。那些犯人，讲起以前逞勇斗狠的日子，个个眉飞色舞；要讲到坐牢的心得，就如同小学生背课文，都是教导员教的那套干瘪说词。

市监狱都是些量刑较轻的劳改人员，两三年的居多，所以气氛也不是很紧张，不像电影里面演的，囚犯随时都是一副伺机逃跑的嘴脸。监狱实际上是个颇有规模的劳改农场，劳改犯除了做农活，还经常由狱警组织着，外出承接一些基础工程。小夏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悠闲。还

有一个司机,和小夏聊得很开,下班以后用他的车带小夏回到市区。两人聊来聊去,小夏才知道他以前也是劳改犯,当年是个农民,在争水的械斗中打伤了人被判两年。这两年里他学会了开车,而且车开得不错。刑满以后,狱领导都很喜欢他,再加上正需要一个司机,就把他招了工,有编制的话还答应给他转正。他跟小夏说,村里好些人读书也没有读出去,自己坐班房,却农转非出来了。真是,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也搭帮监狱政策好,人性化管理,我这两年抵人家上大学。

小夏也笑了。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年都会有几个留校生,没想到监狱也有相似的搞法。回头跟狱领导通一通气,看看这一条能不能写。如果他们点头,小夏觉得自己可以写得出彩。司机姓冯,小夏随时看见他一副挺知足的样子,也替他高兴。

他觉得这市监狱甚至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气氛。监狱如何能跟世外桃源搭调呢？可小夏心里确实就是这种感觉。

晚上,小夏一般不回家住,有时搭姓冯那司机的车,直接去老石那里。老石买的这一批鸡整体上都不错,越南没有白去。这批鸡,惹来不少好事之徒,纷纷用提篮提着自己的鸡前挑战。老石也懒得天天往桥洞里跑,叫小夏帮忙,在后山租了一个旧仓库自己搞出个小的斗鸡围子,再找木匠打一批条椅,摆起擂台。小夏对打理斗鸡围子的事很用心。小场地弄好以后,环境显然要比桥洞底下舒适许多。每一次斗鸡,场面上的人都分成两拨,斗鸡之前议好赌金,啪地把钱拍出来就可以开始了,并不吵闹。小夏觉得,只有在良好的环境里,斗鸡的观赏性才凸现出来,而非单纯的赌具。

老石的鸡一般都能赢。斗到后头,别人要他让盘口,比如说,一千吃八百,这大概相当于下象棋让个车;或者挂双头,老石拿一只鸡斗别人两只鸡,老石竟也敢应。有一场,盘口甚至降到了一千吃二百五,而

且还要老石挂双头。这么斗起来,无异于自杀。老石认为二百五不便听,就说,两千吃五百吧,一回事。对方掐手指算算是一回事,应了下来。那一场,老石到底是输了,两千块钱里面有小夏认下的五百块,老石坚持不要他开钱。输的时候不多,总体来说,老石赢了一些钱。老石的鸡都是正宗进口货,和他们的鸡不同。斗鸡本来就是东南亚一带的品种,放这边繁殖几代以后,变异挺大,越来越没有了斗性。像老石拥有这么一批鬼子鸡,让别的玩家艳羡不已,只恨自己囊中羞涩。

有时候别人带来的鸡,和老石最差的货都配不上对(套用拳击的术语,不在一个量级),就只有借老石的场地,遛遛两只不成材的鸡。老石说他现在就爱看鬼子鸡的打法,土鸡打架让他看着打瞌睡。土鸡的打法挺花哨,但是,老石说,这就像看拳击一样,轻量级再花里胡哨,也是缺乏力量感。像泰森就不一样,泰森打拳跟当年的鲁智深一脉相承,一拳是一拳,过瘾。

这样的时候,小夏就说,老石我们各认一只鸡,押点钱就有看头了。老石觉得是这样,就让小夏先认一只,剩下那只算自己的认头。即使这样,老石还是提不起劲。他不会跟小夏赌得太大,一点点赌头,又不足以吊起他的胃口。他总是叉开思想说起别的一些事情。

那天晚上,又是这种情况,老石自己的鸡出不了场,跟小夏说起一件事来。老石说,今天我看见你那个女朋友……

小夏说,小杨是吧?

她跟另外一个男的走在一起,搂着腰。我以为我看错了,走过去仔细地看,就是小杨。她鼻子旁边有毛豆大的一颗痣,我记得清楚。老石说,男的也穿着警服。你们那里也太不像话,一个单位的还挖墙脚,白天碰面,怎么摆表情啊。真是……再说,你那个女朋友想事也不周全,找也找远一点的啊。我看她就比不上我家红旗。红旗比她强多了,眼

水好身法也好……

小夏憋不住笑了。眼水和身法都是看斗鸡时候常用的术语，哪听过用来说女人？老石还真就把这些词往自己的女儿身上贴。

你不要装着笑。老石说，你越是装我越看得出来，你心里难过。

我不难过。小夏早就在仓后街看见小邓和小杨搂在一起。独自一人的时候，反复地考虑过，却发现自己没有太多难过。他对这事所持的无所谓态度，出乎自己意料。

老石说，我是过来的人，这都看不出来？别硬挺了，这一段时间你明显有心思，跟以前不同。

小夏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同。其他的鸡友们听见了两人的谈话，佯作关心状，说，小夏，你女朋友都被别人搞丢了，像什么话？你他妈把那个男的找来，跳到鸡围子里打一架。我们买你赢。虽然你身板有些单，但出于道义，我们还是会买你赢。

小夏被他们好事的嘴脸逗笑了。他说，我会买那个人赢。

你怎么能这样，自暴自弃。鸡友们说，还没有这些鸡雄得起。你看看这鸡，不斗死一只不下场……每天一场子的活人，就你看鸡的样子最认真，还以为你琢磨出来一套鸡拳呐。

老石说，你也不要太难过，跑掉几个女朋友也是经常的事，谁都难免碰上两三回，捱一阵把她忘掉了，就什么事也没有。

小夏看看老石的样子，实在无话可说。老石的神情，就像比小夏本人更了解小夏。

老石看看小夏没话说了，愈发觉得自己没有估计错。他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再教你一招，肯定灵验。你搞的女人突然就和别人搞上，不要你了，表面上看，确实挺他妈让人丧气。可是，小夏，遇到这种事千万别往死胡同里面钻。你要相信事情都没有绝对二字，要辩证地看问题，

坏事换一个角度看,坏事往往就变成了好事。比如你这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本来那个女人就不是你的,而是他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全倒颠过来了——是你白搞了他的女人,你没有亏的只有赚的。能这样想心情不就好了嘛。

小夏说,老石,你经常这样想吗?

老石也嘿嘿地笑了,说,差不多是这样。

小夏正看着鸡斗架,有人呼。一查号,小邓打来的。他在场中借了一部手提。回过去。小邓说,在哪呢?

玩鸡呐。小夏说。

哟,理直气壮啊。小邓没反应过来,说,刚吃完饭玩什么鸡啊,歇口气不行吗?

小夏将错就错地说,玩的是鬼子鸡,一对。

这时小邓已经听到了鸡叫的声音,突然想起小夏有这么个嗜好,可还是说,换毛色了,挂着双头吧?玩一个鸡是满足生理需要,玩两个鸡,依我看,那是在满足心理需要了。

小夏说,随你怎么说吧。有什么事?

是这样,宁则今天抓着了。

哪个宁则?小夏一下子没有记起来。

就是余天死了以后,失踪的那家伙。今天晚上我加班审他,突然想起来,你对石红卫那事感兴趣,想不想一起来听听?小邓觉得这有些讨好小夏的意思。拿审问当人情送,还真是天下少有。小邓不由得笑了。

小夏说,就来。

那时的手提机个大,还漏声音。老石在旁边,隐约听到了一点,却听不清楚。他对小夏说,我好像听见,那边说什么石红卫?

哪有啊，老石你听错了。小夏说。

老石憋红了脸说，我想那个杂种做什么，他死了都好，我才不会想他。

小夏起身要走。别人就问他干吗。小夏说单位有事。鸡友们说，要是晚上抓赌，你千万得先通气。小夏说，还用说？说着他就走了出去。

宁则是打电子游戏时候被抓的。他前一阵刚回来，无所事事，成天泡电子游戏室里面，被去打游戏的一帮警察认了出来。他们拍拍宁则的肩，叫他一声，宁则！这家伙还沉浸在电子游戏中拔不出来，不耐烦地答应一声。一帮警察有些意外，交换一下眼神，确定这家伙答应了，便赶紧把宁则摁趴在地上。

小夏赶到的时候审讯已经进行了一会，审讯室里只有小邓和宁则，中间隔着一层护网。

小夏隔着网看了看宁则，不像别人描述的那么胖，人有些萎靡，没筋没骨地盘在椅子上。

小邓问他，跟你没关系你怎么要跑？以前你不是随时跟在佘天后头嘛。

宁则说，不叫跑。我是出去打工。

小邓说，这么巧，他刚被人打死你就出去打工？撞上的？

宁则说，我走的时候他还没有死。我后来才听说，刚走几天他就被人打死了。

小邓说，你听谁说的？

宁则说……我妈。

小邓说，这么说你妈早知道你跑哪去了，包庇你是吧？

宁则说，她老人家去年病死了，我看这事也就算了。

小邓说,这么巧?你刚走几天他就死了,算准了一样,还搞得自己这么干净。

其实我和你们一样巴不得他死。宁则说,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但是人确实不是我杀的。我不会杀他。我看见他心里就发毛,见了鬼似的,哪敢杀他?我这种人平时装装人样,其实胆子小得很,只有狐假虎威的本事。

说话注意点,谁巴不得他死了?小邓提醒地说,那你知不知道谁杀他?

宁则说,我知道我主动告诉你们,杀他的人说不定也想杀我,我也巴不得你们早一天把他捋出来,关进笼子里。

小邓问,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跑?谁都知道你跟余天穿一条裤,你就是他的狗头军师。坦白一点,对你有好处。

宁则眼睛巴眨地转了转,然后问小邓讨烟抽。

小邓说,不给你烟,你是不是不说啊?

也不是,烟瘾上头了,兜里头又没烟。宁则说,我这个人抽抽烟记性才会好点,什么事都记得起来。

小夏把一包烟都扔了进去。

谢谢。宁则燃上烟,说,你们说我是什么狗头军师,这我不认。实际上那年我欠了余天一些钱,一时还不上来,就帮他去跑跑腿做点事。我这人脑袋里有些小聪明,出出主意还行,后来余天就不肯放过我了,做什么事都喜欢拽着我。我也是受害者,被逼无奈……

别他妈把自己说得苦大仇深。小邓说,再说我也不要你说这个。

宁则说,当然。你们可能也知道,余天这人爱搞女人,九五年的时候养了一个小婊子叫江薇薇。实话实说,这个小婊子漂亮得挺疯狂,惹得男人跟公狗似的,成天发情也不懈怠。那年舞月光搞得红火,多半跟

这个小婊子……

小夏说，直接讲她姓名，不要说绰号。

宁则深吸一口烟，看看小夏。小夏还穿着便服。

小邓说，看什么看，长狗眼是吧？到了这里，谁的话你都得听。

好好好，江薇薇江薇薇。余天这个老东西也五十多了，也焕然一新起来。慢慢地，我们都觉得这老东西——Sorry sorry，余天有点不正常了，简直就是变态。余天把江薇薇当作自己的东西，连看都不想让别人看，更不让她去舞月光跳舞了。余天在城西郊搞了一栋屋，把江薇薇关在里面，没事不让她出去。他还是不放心，知道我这个人相当老实，信得过，就让我帮他看着点。

小夏憋不住扑哧笑了出来。宁则惊慌地看了一眼，小邓也挤了他一眼。这显然不太好，于是小夏摸了一支小邓的烟抽。

我话还没说完。余天这个人疑心挺重，又叫他一个亲戚，叫七饼的家伙和我一块儿守住江薇薇。

小邓说，七饼？

宁则说，他书名我也不知道，他们道上混的都用绰号。这家伙好像喜欢去河街粮店打麻将，又有个绰号叫“粮店通杀”。我们两个人住楼下，江薇薇住楼上，到点就给她端茶送水……我们可是一点歪心邪火都没有。可是好东西藏不住啊，江薇薇自己耐不住，我跟七饼又不是那种乱来的人，她就跟以前一个爱找她跳舞的小孩偷。那家伙好像是在银行上班，农行或者工行……

小夏问，石红卫？

啊对，就是他。我还不太记得这名字。他太年轻，不想事，敢偷。我和七饼喝酒的时候，江薇薇从后窗给石红卫放绳子。那小家伙就沿绳子爬上去偷人，我和七饼哪里想得到还有这偷法？有一阵，余天嗅到

了什么骚似的，成天把江薇薇带在身边。可是石红卫也不省事，班也不上了，找来一辆工具车，开在后面跟着。我估计江薇薇把他的魂勾走一多半了，他一天不见江薇薇就神经错乱。所以说，江薇薇这种女人是白粉，沾不得。

余天虽然看得紧，也不可能把江薇薇当手机拴屁股上。余天转个身江薇薇就偷。石红卫看起来斯斯文文，偷起人来也是个不要命的狠角色，敢跟余天捉迷藏，见缝插针地偷，偷得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余天知道了就很伤心很难过。有一天，就在城西那栋房子里，余天跟我俩说，没听见叫什么事都别管。他一个人上去，把江薇薇打得哭爹叫娘满地乱滚。我们在下面，听见了也不好受，可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也插不进手。

……过了好半天，上面没声音了，我和七饼要去睡。余天走下来，要我们俩上去帮他一手。我们进到楼上的房间，看看江薇薇死在那里一样，衣服也被扯了个稀卵烂的。我们俩眼皮就要跳，余天说，没事，她还有气的。余天要我俩把江薇薇搬到床上，再要我俩一个按手一个抓稳当她的脚，不让她动弹。我就去按江薇薇的手，她的手软绵绵，按起来不费力。余天坐了上去，三下两下扒了江薇薇的衣服……我都不忍心看，可是又没办法，那个惨样。我挺奇怪，他要搞她干吗把我俩叫来？变态不是？可是余天不是要搞她。余天在江薇薇的奶子上画来画去，勾了几个字的轮廓，就用文身的铁针扎了起来……

小夏问，什么字？

宁则想一想，说，余天专用。就这四个字，一边奶子上刺两个字。

小邓又问，他会文身？

应该说余天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当流氓也能吃上饱饭。宁则不无赞赏地说，他自己告诉我们，六几年他就盲流，混不上饭吃了，用锯

片磨成一把小刻刀，把牙刷柄锯断，在断面上给人雕章，雕一个章一毛钱，二十分钟就做出来。后来他的手老痒，非要帮我们文身，也不管我们想不想文。他还说，让他文的话就免我一部分欠的钱。他给别人文身有瘾，也像吸粉似的。

说着，宁则把衣服搂起来，指一指自己的肚皮，问，雕得怎么样？

小夏一看，认得那是傩戏里的老歪像。宁则的肚皮有三层，折叠着。当他吸气把自己肚皮上的肥肉动起来，那个老歪还会朝人挤眉弄眼，活灵活现。……雕得还不错吧？宁则颇有些得意地说，我儿子就特别喜欢看我的肚皮。

小邓说，别绕弯，往下说。

噢，对。往下余天又要我们把江薇薇翻过身来，在她屁股上也刻了同样的四个字。这事整到下半夜，江薇薇一开始还挣扎了几下，后来没反应了。余天做完事情，也累得不行，坐在椅子上抽烟。他没跟我俩说话，我俩也就不敢走……七饼也真是鬼迷心窍了，趁余天坐在那边抽烟的时候，他憋不住就去摸江薇薇的腿。我也不敢劝，那腿上全是伤淤，有什么好摸的？余天没有看过来，七饼瞟着那边，手就往江薇薇两腿之间摸去。我看七饼这鸟人，眼睛都是绿的，魔怔怔的样子。操，我吓懵了，也不敢说他什么话。这江薇薇也有够疯狂，七饼随便摸一摸，她半梦半醒地还来了感觉，轻轻地呻吟起来，一张死人脸上还来了血色。这一叫，余天回头就看见了。余天走过来，飞起一脚把七饼踹倒在地上，又过来扇得他鼻孔直流血。七饼就跪在地上哭，余天还不过瘾，嘴里头说，你他妈也偷，你他妈也偷，谁都当我的女人好偷是不是？又踹几脚，把自己的鸡巴掏出来，朝着七饼的脑门淋了一泡尿。

然后余天又扭头看看我。我一看他那样吓得不行，整个一张脸拧成一把，跟我肚皮上老歪似的，没一点人样子了。他问我，你他妈是不

是也硬了？

我慌忙捂着下面说，没有没有。确实也是这样，那种场合，换一根泰森的鸡巴可能还硬得起来，我不行。余天就说，谅你也不敢，滚你妈的蛋。我一听，慌忙往下面跑。那天晚上就没睡好，一闭眼就看见那几个字，冒邪火。第二天，不敢去舞月光，躲到一个地方打电游。中午的时候七饼给我呼机上留言，要我躲一躲，说是刚又被余天找人收拾了一顿，呼完这个机就得上医院……七饼这个人，也挺够意思。我想起余天那一张拧得起结的脸，背上就冒虚汗，买张票跑走了。我到广州那边躲了一阵，听说余天死了，可是已经找到一样上手的事情做，没有回来。

就这些。宁则说着，揩了揩汗。

小夏问，那个石红卫怎么样了？你知不知道？

宁则说，不知道，真不知道。

没有听说过什么？

就知道他也失踪了。你们怀疑是余天干的，我也这么想过。但我不知道。宁则说，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小邓说，等等。小邓和小夏撇着头商量了些什么。

过一会宁则又问，哎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干吗还不让我走？

小邓不耐烦地说，你还有理是不是？你帮着余天迫害妇女，光这一点就可以告你。

不就是摁住一只手嘛。宁则嘟哝地说，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出单位以后小邓问小夏是不是想宵夜，小夏说不，他还要去老石那里再看一场。小邓有些遗憾，他说，妈的，没有问出什么来，不好意思。小夏说，没事，我心里还是有些底了。小邓不明白：什么？小夏说，那个叫七饼的，摸一摸都这样，你说，石红卫还能好到哪去？小邓说，确实是这样。

这条路没有别人。小邓抬头看一看星光，觉得这样的机会还不错。他振作精神，吞吞吐吐地说，小夏，有件事要跟你说明的。我和小……

别说了，小夏一听那语气，就明白小邓想说什么。他制止了小邓，说，别说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吧。小夏说着叫了一辆面的，走了。小邓留在原地，发起懵来。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就那么完事了吗？

小夏把筏子扔到水面，并躺了上去，筏子晃动厉害。老石把钓具以及别的东西放上来，东西沉了，筏子变得稳了些。老石说，你是来睡觉的？

这天，小夏主动邀老石去明河夜钓。天气逐渐地冷下去，过一阵时日，就不便钓鱼了。夜晚的风已经够凉了，老石穿着很厚的衣服。小夏听得见深秋水声的流动和夏天里也不一样，有一种空旷的余音，袅袅漂浮在耳畔。小夏在筏子上保持着躺姿，并不急于甩竿垂钓。老石背对着他，支起蓄电的灯盏。这一晚，蓄电池上换了一盏非常明亮的灯，把附近一带的水照得晶莹剔透。小夏看得见一些水草叶片一些浮游物在水的浅表起伏不定，十分缓慢，没着没落。秋天的河流格外澄澈。秋天的种种声响让他思绪飘缈。

老石告诉他，红旗已经结了婚，他往红旗的账户上打去二十万。老石说，我也算了一桩事情，不操心了。回头李诚也不是个东西，知道这事，马上跟我说他也要结婚了。他走到街上遛几圈，找来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女人，这几天老在家里说买房子的事，就等着我主动开口答应给他钱。可是我不会上他的套，死憋着不应口。这个小狗日的，也是越看越不顺眼，我自己打一副水晶棺也不把钱留给他……

小夏说不上什么话。这个晚上，有些怪，小夏一脑子老在想起石红卫这个人，而且有种异常真实的感觉，仿佛两人曾经认识，还挺熟悉。

他想起宁则说起的那些话，发挥地想一想，都形成了生动的画面。同时，眼下正在度过的这个夜晚反而不太真实。他几乎能透过某些稀薄的游离的物体，看见，也是这么黑的一个晚上，一栋高而陡峻的楼房忽然打开一扇窗子，垂下来一条纤白飘逸的长绳。绳子在夜空里显现出一种萤火般的光泽，绾着很多个结，以便于攀爬。然后，半空中打开的窗户里伸出一只手，白亮得虚幻，接近透明，看得见绿色的血管里面液体奔突有形的样子。手势全然是一种召唤的姿势，胜过一切嘶声竭力的叫喊，轻易就会把人带走……

你睡了吗？老石艰难地扭过头，看了一眼小夏。

小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睡去，或者进入一种不知名的状态……附体？脑子里面闪过这样一个词，前不久在某杂志上不断看到过。他说不清楚，被老石这么一叫，回过了神，油然而生几分惆怅。

老石说，最近你老没精神，忙什么呢？不会是那个小婊子的事还烦着吧？男人呐应该看开一点，那天我怎么教你的？

不是。最近单位里事多，两头都要写东西，成天跑来跑去。

你们还在缴枪？

小夏说，还在缴。事情老没完，只缴到成捆的鸟枪鸟炮，正儿八经的枪没找见几把。局里把声势造那么大，别人肯定把真枪都藏好了，怎么找？

……枪其实是个好东西。老石忽然对枪有了感触，自言自语地说，谁活得时间长了，总有几次想杀人的时候。就算是好人，也总想干掉几个坏人。可是好人杀了人又变成坏人了，这事还真是，拿矛盾论讲不讲得明白？拿辩证法呢？还好，枪不可以放到地摊上卖，要不然，杀人的念头就变得容易多了。……我跟你说，我还真的看到过用枪杀人，离得挺近，看见别人一枪一枪地打。狗骗你。那跟电影电视里演出来的完

全两回事。我也说不好，反正，两个字——过瘾。

过一会，老石又说，如果家里有真枪，但是没打过人，得判多久？

没个准。具体我也不知道。

老石又问，如果你知道我有一把枪，你会把我怎么样？

男人都有一把枪，那有什么奇怪？小夏说着歧义双关的话，眯着眼看着天上。

这个晚上和以前不一样，小夏忽然想听听老石骂自己儿子石红卫，甚至骂得难听点、恶心点都好。只有那样，也许才可以消除脑子里那些影像。可是这一晚老石总是和小夏聊起缉枪的事，对这有了兴趣。小夏等待一阵，老石还是在说枪，除了枪还是枪，就像他对枪有一大堆的见地。他还问小夏有没有枪，可不可以借他玩一玩。

没有！小夏确实没有枪。他靠笔吃饭。

十四　极品零件

魏成功觉得很虚弱。他打卷闸门，从张卷巴的店面里走出来。没想到天已经全黑了。最近日子过得很倒颠，不问世事似的，只顾埋头做那些机件。两个多月以前，他从张卷巴老婆那里租下这个门面，打算晚上开工做事。结果晚上太安静，机器一动反而昭然若揭。他只好白天关着店门做。反正这一带机床开动的声音响个不停，还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魏成功知道最近缉枪的事搞得挺火，主要是相邻的贵州这一块搞得厉害。他心里还暗暗地高兴，预感到这一来老六那里货源会短缺得更为严重。

说不定还可以再敲敲价码。

魏成功想到这里，回头看了看躺在暗处的那些机件。他也不知道自己最近做了多少件，反正，他有一种奇货可居的感觉，也就不在乎原先说好的量。做手枪机件给他一种奇异的快感。魏成功觉得自己做出来的机件大都可以算得上工艺品，老六不全部收购，绝对是他眼拙。

魏成功到熟食铺买了几样肉菜，还买一瓶白酒，回到家里要何莲花热一热。他做工人那么多年，难得有了成就感。他一边自斟自酌，一边看着何莲花的球形肚，有一种心满意足了无牵挂的快慰。

酒足饭饱以后，魏成功趿着拖鞋踱方步去到星湖公园，在同一个电话棚里呼老六的机。夜色好得出奇，他驻足等待，准备等老六打电话过来以后劈头盖脸地跟他说，六哥，我保证你还没见过这么好的货！

可是老六没有回机。他又呼了两遍，等上半个钟头，电话棚还是安静如旧。魏成功看了看表，十点半。他想老六不应该睡得这么早才是。是不是，在干那事？这么一想，魏成功觉得很能说明问题，放心地回去睡觉。

第二天呼机，还是没有回。

第三天也是这样。魏成功心里就不踏实起来，又给老六的儿子呼机，同样没有人回机。他拨了人工寻呼，叫服务台把自己的呼机号打过去。服务台一个温柔的女中音对他说，请留下姓名。他想了一想，说，你打上“极品零件”。

极品零件是吧？那边核查一遍。

没错，极品零件。

这一天里魏成功随时随地都看着自己呼机。他干脆把呼机挂在眼前，等待。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于是魏成功找来当初老六寄来的那封信，看看地址，决定过去一趟。

杉县的水牛岭镇魏成功曾经去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能有十来年。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和一帮朋友到那里学骑摩托车。当地有一个废弃的飞机场，跑道足够宽，骑上摩托随便怎么玩都出不了跑道。现在飞机场已经重新建好，搞起小型客运。水牛岭镇通高速路，但是镇上依然冷清，除了五天一次的乡场，看不见几个人。

魏成功成天坐在镇子上唯一的茶馆里面，隔着玻璃，看向窗外的街道。他已经等待了两天，老板甚至有点烦他，因为他每天只要一杯最便

宜的毛尖茶,却不时地撮响榧子叫服务员续水。而且,中午的时候魏成功从随身的袋里掏出两个硬馒头对付,不肯让茶店多赚去一分钱。

两天都下着雨。

贵州这边的雨水更多,云层随时都有几公里厚。这块土壤活像泡菜坛子,整个夏秋时节都上是被雨水泡着过去的。水牛岭镇实在太小,在魏成功看来,放一个臭屁能让全镇人民都捂住鼻子。因此,如果老六还在这里,没理由不被自己撞见。他自信地以为,这绝不会是守株待兔的事。他没有见过老六,可是他确信,老六是个光头。这样,范围缩小了,目标就明确了。一个小乡镇,能有几个剃秃瓢的人呢?

随身的包里还有一些零件,不多,每一个品种只有一二十样,撞针相对多一点。另外就是那把枪,两颗子弹都压上了膛。——小时候老以为,自己现有这种状态只在故事里头出现,可是,现在魏成功知道,人要走上这一步其实也很容易。

三天以后,魏成功甚至没有看见一个光头的成年人。他终于离开小茶馆,走到街上,随便地逮着人问,知不知道疤老六这个人?大光头!每个人都认得疤老六。魏成功询问的第一个人就跟疤老六熟,他告诉魏成功,老六听见风声就逃跑了,一直就没有露过面。魏成功不信,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继续地问几个人,都这样说。他们还告诉他疤老六的家,就在不远处一个山脚。魏成功抱着几分侥幸找到那里,看见一幢在这镇上还算得不错的房子,里面只有一个老太婆和一只昏昏欲睡的狗。

晚上他回到住宿的地方,那是机场附近一家低档旅店。

魏成功关好了门,从人造革包里掏出一袋东西,全都是手枪机件。他摆弄着那些机件,让撞针彼此撞来撞去发出丁丁丁的声响。他把烟盒里所剩的烟首尾相接地抽完,仍旧非常茫然。他不想就这么回去,要

不然,这几个月就瞎忙了。直到又有一个人敲门,入住里面(这是八人间,每铺八块钱一晚),魏成功才停止摆弄手里的撞针。他记起来,前一阵隔壁店子的张师傅说过,有个柘州过来的家伙找到他,赤裸裸地拿出撞针问他能不能做。张师傅以前帮人做过,这一阵哪里敢接?当时魏成功还说,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张师傅当时还一脸鄙夷,说魏成功怎么有了背后充大胆毛病?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张师傅肯定不敢把那人电话留下来。再说,这事错过了就过了,即便是留下电话,打得通吗?

第二天魏成功起得很晚,听见巨大的声音。他推开床头窗户,看见一架小型飞机正低低飞起。他看到飞机飞翔的样子,莫名振奋起来,突然间脑子里有很多想法。

他决定走乡窜寨地推销一下,能卖多少是多少。

他沿着土路走,盲目去向挨得最近的那几个村庄。在他的印象里面,附近每个村落总有几户以造枪谋生的人家。当地的红土十分鲜艳,跟血的颜色差不多,实际上相当贫瘠。很难看到大块的稻田,一路上尽是丛生的灌木。一些起伏平缓的山坡上长着瘦高的枞树,树干中段开着V字型槽,下面吊着胶盒,搜集枞树脂。他知道,转过小片枞树林,往往有几户人家或者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大多数的人家住着土胚盖毡顶的老房,或者板棚一样的房子,极个别有砖楼。魏成功径直去敲那些砖楼的大门。门开以后,他单刀直入地问,撞针要吗,别的货也有。

户主听明白以后脸色常常会变,摇着头要关门。魏成功很不甘心,塞一只脚板卡门缝上,说,价格可以谈,你能给多少?……东西绝对是最好的,还相当便宜。

户主们还是不要。他最后说,再不行,你看一看货。看一看没关系的。魏成功对自己做出的东西有格外的信心,他相信,这些都是懂枪的

人,行家里手,只要肯看一眼自己的货,眼神都会黏在上面,像踩着了口香糖一样。他幻想着,人们看过自己的零件以后,兴奋莫名地对自己说,真是好东西,你有多少?

可别人真的是不想看。

那一天魏成功走了四五个村庄,敲了十来户人家的门。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一看他的货。魏成功遭受一连串的冷眼,整个人相当懊丧,总算死了心,找一口井喝一肚子凉水,准备回水牛岭镇。

半路上呼机响起。呼机如同虚设地在腰间挂了个把月,魏成功差不多都忘了这东西。他看一看电话号码,柘州的,再看一看代码,1800。

魏成功叫一辆摩托,搭乘到水牛岭才有电话棚。他就近找了一部电话,拨完号才看见旁边是镇派出所。

那边很快有人接电话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头,那边的人先说话了,喂,还记得我吗?

记得。魏成功说,你是火车上那个,老婆被人搞得自杀了是不?

那人说,你记性真不错。我是说,那东西,卖出去了没有?

魏成功说,还在。你怎么称呼?

那人说……叫我老柴就行。

好,老柴,东西是有,可是你也知道,现在风声很紧,货也不那么好弄,不是以前我说的那个价了。

老柴说,你们怎么这样?……那你现在要多少?

三千。魏成功咬了咬牙说,三千才行。现在都是这个价。

两千行不行,别太离谱。再说,你又只配两颗子弹。

……你等等。魏成功捏住受话的一端。他看见镇派出所几个人玩命似的终于发动了那辆边三轮,发出突突的巨响,再一齐堆上去。小小

的边三轮堆了七八条汉子。然后车子沿小斜坡下出了派出所，往自己刚才来的方向驶去。魏成功说，没什么，那边翻了一辆车，有点吵。两千八！

就两千。我只有两千块。老柴给价给得坚决，似乎没有回旋余地。

魏成功不满地说，我看你不是能杀人的样。杀了人什么都完蛋了，你还老跟我计较这几个卵钱？你到底他妈想不想给你老婆报仇？

我当然要杀了那狗日的。老柴恨恨地说，可你也不能太过分。我看，两千四得了，一个人退一步。多一分我都没有。

两千四就两千四，算我吃亏。魏成功想一想，正好够自己本钱，还赚了六颗子弹用用，还合算。

对嘛，你薄利多销就是了，别一口就想吃成个胖子……你住在栖州吗，听口音你是佴城的人。

对，我是佴城的。怎么啦？

能不能把东西带到栖州来？我可以补给你路费——我脱不开身。

魏成功没有多想，一口答应。然后说，大后天下午交货行不行？

老柴说，晚上吧，晚上比较好，十点钟。地点你定，要不我说了你也不清楚。

魏成功搜肠刮肚地想一想，有个地方蹭地就跳出脑际。他说，仓后街知不知道？

哪能不知道？

那就好。仓后街里头有计生委的后门，堵死了，但门洞很深。我看，就那里好了。魏成功一边说一边纳闷，怎么一下子想到那个该死的地方，而且一口就说了出来。稍微想一想，栖州还有很多更好的地方。就那样吧。魏成功也改不了口。

老柴说，行。你对我们栖州很熟嘛，我都不记得那里还有个堵死的

门洞。——你怎么称呼？

魏成功说，随便。他挂了电话，去往镇东头等车。这几日，他把水牛岭这条主街行了数遍，现在是走最后一趟了。他远远看见班车的停靠点，天没黑下来，还有最后一班车开往佴城。他忽然感受到一丝不祥的气息，不明来处，在空气中隐约地漂浮着。他果断地撕开人造革包的拉链，把那作为样品的零件扔在路旁牛王刺丛中。再上到车上去，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闲汉。开快开动时一拨警察冲进车里，操着探测金属的仪器，把每个人的行李都晃上一遍。结果那仪器叫了几次，被探出声音的行李必须彻底打开，经受检查。

探测仪按部就班地嗅到了魏成功这里。魏成功的人造革包很争气，一直让那仪器哑着。

车身猛地一晃，扯着轮子走了起来。魏成功冗长地吐一口气。

十五　小邓的运气

小夏把关于缉枪行动的第一篇稿子赶了出来了，拿到市晚报，基本上定下来要发。两头的事了断一头，这一阵他成天泡在市监狱里面。司机老冯这几天请假回了老家，小夏懒得天天等车，干脆就在监狱要了一间职工单间，住下来。小夏这样的年龄，一般都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

监狱的职工单间不大，十余平米，里面墙漆剥落，显然好久没有人住。小夏去办公室要来一摞过期报纸，煮了桶糨糊自己往墙壁糊一层报纸。他记得很小的时候，父母定期地用报纸糊在墙上，以增加房内亮度。时隔这些年，糊满报纸的墙壁依然让人感觉不错，别有一番滋味。侦察员小李也来帮他。最近两人随时待在一起，聊得挺投机。小李挺爱说话，净讲他家里婆婆妈妈的事情。接触几天之后，小夏甚至知道小李的爷爷谈过几次恋爱。小李还端来一盘牛角象棋找小夏玩，过了几盘，小夏看看自己毫无胜机，也就不玩了。小李也不奇怪，这才说自己是有段位的，在监狱这个小环境，除了多年前败在一个诈骗犯手里，这几年一直独孤求败。

改天，小夏抱了一摞书放到小房间里，还买一盏小书灯。监狱的夜晚格外安静，往窗外看看，郊区的天空也黑得分量十足，不像城里，已经

通宵达旦黑不下来。在这里看书，很容易就投入进去，因为时间忽然变得缓慢，而阅读本来就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两者合上节拍了。小夏又想起来，读大学时颇有一段时间，内心相当地浮躁，什么书也看不进去。那时候他有一个出格的想法：坐一坐牢多好！当然，这和一般的坐牢略有不同，仅仅是限制人身自由而已。此外，他想象得自己得用一个单间，室内的设置明快简洁（毕竟是间牢房呵，不能太花哨），但是处处透着品位，可以带进去任何书籍，甚至还能泡一杯人参乌龙茶——多好！这确实是他某一时期的人生理想，没想到，现在如愿以偿了。他可以让目光长时间滞留在窗外的一片黢黑之中，看上去好像整个城市的夜晚都堆积到了这里，然后，心里头简直是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

人想要快活起来也很容易。

这个晚上，小杨呼了几次机，以致小夏腰际的呼机隔一刻钟就发出一阵牛哞，彻底搅坏了读书的清心。小夏不得不去找小李打开办公室的门，用一用电话。小杨说要找他好好地谈一谈。小夏说，改天吧，现在我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小杨说，你也不能老回避问题啊，总得有解决的时候。

我回避什么啦我？我真的是来不了，现在我在……坐牢。小夏说。

小杨说，好，我们就电话里说清楚……

小夏问，有什么没说清楚的？

别装了。小夏，你也是个明白人，估计我的事你也知道了，表个态吧。

哦，这事。小夏觉得很烦，他原打算装一装糊涂就过去了，可是小杨小邓非要把这事摆出来说。他说，你别说了，你爱怎么干怎么干，我这边没问题。

小杨有点意外，她说，夏谦你真那么想？

小夏说，还能怎么想？结了婚都可以再离，我跟你这事连法律保证都没有。我看得开。别介意，你们结婚一定叫我来喝酒就是了——你们不请我也会来的。小夏老老实实说这话的，可是听起来，还是有些俏皮。

小杨不无埋怨地说，夏谦你是不是从来都没喜欢过我？

小夏听听电话那头的口吻，像是要哭。他不得不拿出柔软的声调安慰她说，不是，小杨，我很喜欢你，可是我也得尊重你的意见。你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想不通也不行啊。我告诉你现在我心里真的很难过，这一阵都把自己关在市监狱这边，想来想去还是小邓更合适你一点。我还是，挺为你们高兴。

小杨在那边哽住了，好半天没有说话。

小夏说还有事，赶紧把电话挂了，之后长长地舒一口气。这一番表白还算让人满意，只是把自己的形象描绘得高大了些，完全是臧天朔瞎吼吼出来的那个《朋友》。自己几时达到过那种傻逼境界？他不知道小杨在那一头会不会感动，反正，他自己羞赧了起来。对于小杨的移情别恋，他的确感觉了了，不痛不痒地承受了。由此，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番恋爱，是否真实可靠。恋爱从来都没有给予小夏从前预期的滋味，和石红旗也好，和小杨也好，此前还谈过一两个，都如此这般。小夏甚而怀疑自己是不是性冷淡，但夜里经常出现的妖冶梦境，又否定了这种可能。他知道自己是个正常男人，需要一个女人。

有一天，小夏终于想到，自己原来对爱情持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这是很要命的事，这种态度，使生活中每一次真实的恋爱都形同儿戏。

和小杨掰断以后，小夏坦然地把江薇薇那帧照片复印件挂了出来。

这东西一直随身携带，现在他把它挂在墙面上。在报纸糊成的墙面衬托下，江薇薇的眼神空洞辽远，焦点渺渺。

与此同时，小邓在广林县办案。广林县是柘州所辖地域最远的县份，从柘州出发，坐火车去也要半天。广林县一直下着雨。晚上十来点钟了，小邓还没有忙完手头的事情。广林县公安局来了几个警察配合他，在布下的观察哨蹲点，守候一名嫌疑人。这名嫌疑人是柘州捕获的那名私藏枪支者供出来的。私藏枪支者不知道枪贩姓名，只知道一个绰号，听口音是广林县人。此外还供述了一些相当模糊的体貌特征。小邓看见广林县的警察正要换班，进来的人都穿着老式雨衣，黑不溜秋，长至膝盖。小邓没想到广林县还见得到这种雨衣，小时候看过的国产惊险破案片里，案犯一般都爱穿这种雨衣，并且一无例外选择雷雨交加的夜晚作案。——若是有心留意一下，八十年代初中期的破案片，大多数的序幕部分是要打雷下雨的，招式用老，也不想着换一换。也正是那些呆滞的破案片，激起了小邓最初对破案的兴趣。

回头我也去买一件黑色雨衣。小邓想，穿着雨衣，一个人走在下雨的夜里，感觉很好。

这时候小杨打电话过来。他接通电话，小杨就说，按你的意思，我跟夏谦说清楚了。

小邓问，他情绪怎么样？

小杨说，他早就看出来了，情绪不坏，还说我们结婚一定要请他。

小邓自以为了解小夏，听小杨这么说仍然很奇怪。事情太顺的时候，也会让小邓惴惴不安。他说，忙完这阵我们结婚吧。他担心夜长梦多。

嗯……小杨迟疑地说，这事，你回来当我爸妈的面跟我说。

小邓心情变得还算不错，说，今天我们收工得了，留一个人守在这

里。我请宵夜。他们上夜市找一路边摊,吃麻辣烫。广林县的警察里头有小邓以前的同学,问他怎么突然变得高兴起来。小邓不便说自己撬墙脚成功,故作神秘地告诉老同学说,我有预感,人马上就能抓到,提前庆功。

果然,夜宵吃得差不多了,留守的那个警察打电话来说嫌疑人正往笼子里钻。小邓带队实施抓捕,掏出枪第一个冲进了嫌疑人的屋里,结果刚进去就被狠狠打了一闷棍。

醒过来以后,别人告诉他嫌疑人被抓住了,正在突击审问。小邓被打闷棍的一刹那,找到了死的感觉。现在,他忽然放下心来,有一种别样的惬意。一直以来,小邓就不相信好事会白来,有了好事再伴生一些小麻烦才是道理。他抚摸着头上的伤口,这才肯相信小夏真的情绪很稳定,小杨确实被自己撬到手了。这两件事似乎毫无关联,但小邓宁愿这么去理解。之后,他心里踏实多了,打算这一阵事情忙完以后就结婚。

要不要请小夏呢?另一个问题随即摆在眼前。

上午十点左右公安局打来电话,说是广林县那边刚逮捕的枪贩供认,柘州监狱有个叫许放的劳改人员以前也贩过枪,要求监狱配合着对许放实施突审。监狱把这事交给狱侦小李去办。当时小李正和小夏在一起,小夏说,小李你终于有活干了,我也去听听,完了把你重点写写。小李有些不好意思,说,也别把我个人写得太神,领导会鼻子不通的。小夏就说,你放心,我也在单位写了几年,该怎么写乱不了。

小李很乐意小夏能去听听,再说狱领导发过话,这些工作不避小夏在场。小夏来了以后很不理解狱侦这职业,总觉得,人都判了刑关进笼子了,到里面搞侦察,那还不纯粹是吃闲饭?今天机会来了,小李想用

事实告诉小夏，自己可不仅仅是棋下得好。小李跟小夏说，这个许放，以前是犯强奸进来的，劳改三年多了。实际上他身上还有新嫌疑，要是我们不侦察，他自己哪肯说？

小夏不以为然，他想，还不是小邓查出来，打个电话让你拣拣死鱼罢了。嘴上却说，你说的也是。

许放已经坐在监狱审问室里。小夏看看这个人，照例剃着秃瓢，小胡须，长相英俊，像极以前看过的一部西班牙电影的男主角。只是他眉宇间透着愚蠢，眼光呆滞。这家伙强奸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小夏简直不明白，他想，这个呆瓜既然性欲强盛，又不挑食，完全可以去当鸭嘛。

小李问，许放，你也是老队员了，政策不比我知道得少。你自己先说说，九六年上半年，你还干过什么事情？

许放很无辜地说，我真就只搞了那一个女人，搞完不就进来了嘛。再说，其实是她勾引我，你们也不肯信。我是被你们关几回，把脑袋关懵了，所以才去碰那种女人。

别净讲怪话。小李说，给你点时间，自己好好想想。

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小李给小夏发烟，许放也要抽，但是小李没有给他发烟。小李把房间里的气氛搞得很压抑，不说话，只是冷眼看着许放。

小夏闷闷地抽完一支烟，再看看许放。许放的表情以及姿态都越发地不自在，他的嘴角抽动了好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他身上愚蠢的气质更加暴露无遗。小李很能憋，依然悠悠然看着许放，显出耐性十足跟他没完的架势。

许放揩揩汗，说，李队长，提个醒。

小李微微一笑，和蔼地说，你他妈开动小脑筋自己想。

又过了抽一支烟的时间。许放说,李队长我还是想不起来,要不然今天我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到了一定告诉你。

小李说,就在这里想,我又不急。回头给你端个便盆放椅子后头,屎尿屁都可以在这里解决。然后小李掏出一个掌上电游机,扔给小夏玩。小夏摁开键,屁眼大的一块显屏上,俄罗斯方块劈里啪啦地往下掉。

小邓下午回到柘州,前脚进了办公室小杨后脚就赶来了,眼里噙着泪水。她早听说小邓遇袭的事,担心得很。小邓很受感动,除了自己的妈,这还是第一次有女人为自己哭。他想搂着小杨吻她的嘴唇,可是办公室另有几个闲人,想到公共场合接吻显然不符本国民风,有碍观瞻,小邓只得把吻吻小杨的心思压下来。

小邓说,我还没死,你省点哭。

嗯,好的。小杨抹一抹眼泪,说,下班我等你。

小邓斜斜地靠在椅子上,心想,挨这一记闷棍还算划得来。执行一次任务完了,恰到好处地挂那么点小彩,更可以彰显成绩得来不易。

可是小邓的好运还没完。这一阵他感觉特别顺,办什么事都顺手,不必多费心,蛛丝马迹一个一个蹦嗒出来。个把钟头以后,档案科的陈主任走进来,跟他说起一个情况。

老陈中午下班约两个朋友,便装去了城西大眼贼火锅店涮肉。火锅店里简单隔了胶板屏风,吃饭的时候邻桌有什么响动全听得一清二楚。老陈和他的朋友说话声音小,而邻桌的人说话声音特别大,让人烦。这还不算,老陈吃着吃着,邻桌有一个人还抽泣了起来。这事在饭店里碰上不少,酒喝多了以后,有些人爱吹有些人爱骂娘,还有些人爱哭。这次,老陈听见哭的那人说,我肯定要杀了满高,这事不用你说。

邻桌另一个人则操着颇不相信的语气，说，算了算了，罗圈柴，不是我说你，你也就是酒后发发疯的德性。给你颗枪胆，你也憋不出火性。

罗圈柴说，李庚你晓得个卵，你过几天你看晚报新闻吧，我老罗的名字肯定要登在上面。

李庚这个人说话却不依不饶。他不屑地说，也不要过几天。这么多年了，你是哪号人我心里清楚得很。你都敢杀人，我就敢劫一架飞机去撞楼。

我不要跟你解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他妈做事一不做二不休。

嘁。名叫李庚的人喷了。听得出来，他还是不信。罗圈柴就有些急，他说，李庚我跟你说，我……我要了一把枪，真家伙，明天晚上就会弄到手。狗骗你。满高也他妈这两天活头了，狗日的自己还不知道。

李庚说，你真是喝多了。

罗圈腿说，狗屁，起码还能来半斤……

屏风这边，老陈支起耳朵听着，他两个朋友并不在意。老陈有些为难。最近缉枪的事搞得猛，老陈的神经也绷在一个枪字上。听到隔壁说的话里包含着这字，心里头不自觉地痒了起来。一时间又没想到该怎么管，会不会小题大做。同样在这家火锅店里头，老陈听过许多更离谱的话。有人说市长老婆是自己老相好，市长成天风风光光亮相电视其实却是个大王八；有人说余村那边有一家人专爱吃人肉，猪圈下面埋着几挑人骨头；还有人公然造谣说，过两个月为了普及计划生育，全市的男孩都要打一种限育针，长大只能弄出一个小孩，然后全都阳痿……

如果听了这些酒话，全都去查实，那么公安局的日子会很难过。即便这样，老陈还是留了罗圈柴的话。老陈正想着得怎么办，他一个朋友听出来，那边的李庚应该是老熟人，就过去碰了一杯。老陈脑子一转，叫自己那个朋友吃了饭，去问问李庚，但不要让那个罗圈柴知道。老陈

的朋友纯粹一个好事之徒，听老陈这么布置，自己比老陈更来劲。

饭后罗圈柴摸着墙都走不出店门了，李庚扶他上一辆三轮。老陈的朋友老崔就赶过去，问，你那个朋友刚才哭什么哭？李庚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个窝囊货，老婆自杀了他老怀疑一个人跟他那个丑老婆有一腿，成天嚷着要杀人家。今天又说要买一把枪去杀人家。刚才他编得有鼻子有眼，交货时间地点都说了出来，什么明天晚十点在计生委后门的门洞，嘁！计生委那院子有后门么？

……我觉着不放心，刚才查了档案，罗圈柴叫柴进——跟水浒里那人同名，但是是个瘸腿，在市晚报社做编辑。老陈跟小邓说，又查了他老婆的资料，几个月前确实服毒自杀，档案注销。

你刚才说，交货在什么地方？

计生委后门的门洞。他是这么说的。

计生委？……后门的门洞？小邓默念着，眼睛乍然一亮，兴奋得从椅子上弹跳起来。他跟老陈说，这事八成是真的。如果不出我所料，一下子可以破两宗案子。——我他妈不抓他，他自己拧着脑袋偏往你手里送，真是……后面那句话，小邓是在心里说的：这一段时间，我的运气似乎也太好了！

老陈问，还有什么案？

还能有什么案？小邓说，持枪杀人案。

十六　门洞 2

魏成功提前一天赶到柘州。柘州天气很好，全然是深秋时分标准的景色，整个视野都罩有一层淡黄的光。但魏成功有些懊丧，来这一趟也只能搞到两千多块钱，远远够不上他准备留给何莲花的数额。即使这样，魏成功仍在提醒自己不可大意，这两千多块钱，都还没有稳稳地攥在手里。

魏成功到仓后街附近逛几圈，但没有进到里面。他发现自己想进去走一走的心思很重，就硬生生掐灭了这心思。他留意着街口进出的人，以及他们面无表情的样子。仓后街还和四年前差不多，没见改变，平静得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魏成功的眼皮还是跳了起来，左眼皮跳。他已经忘了那话是怎么说的，左眼皮跳是吉还是凶，只是一颗心子一直悬得老高，没有落地为安的时候。

魏成功打车去到城郊，找了家最低档的旅馆住一晚。第二天起来以后，发现天气很好，又是蔚蓝的一天。天空炫目的颜色使得魏成功有些难过。

呼机上有江薇薇的寻呼，好多遍，代码加上 119 或者 911。

魏成功这个时候并不想回机。他知道，她喜在电话那一头哭，常常哭上一半个钟头，却没想过打电话哭泣是成本很高的事情。江薇薇生

来就不知道，柴米油盐的日子应该怎么过。她的痛苦和一般人不一样。魏成功却没那么浪漫。当听到她在那一头哭泣，他感受不了她的痛苦，只是想着通话费在不断地跳变。

中午时候，魏成功一个人点了盆羊脚火锅，又点了一种并不便宜的白酒。以前他喝三块钱的沱牌，现在，他存心要换换口味。他牙口好，加上舍了筷子用手帮忙，很快吃下半盆羊脚，又喝下去半瓶酒，这才走离店子。饭后，他在柘州的街上闲逛，在街心公园附近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人在卖望远镜，脖子上晾萝卜干一样挂满望远镜。他走过去，拽过那人脖子上看似最好的一架望远镜，摸来摸去。那人开价两百八。魏成功没说买也没说不买，一声不吭，反正拿过来不停地摆弄。那人自己把价钱慢慢降了下来，降到三十五块钱的时候，魏成功就买下了望远镜。

闲逛的时候，魏成功注意到，仓后街一带只有两栋楼房稍高。一栋看上去有年有月了，是五六层高的建筑，坐东朝西，顶层还盖着瓦，瓦顶的斜面上拱出来一溜老虎窗。不远处另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是新盖好的华乐饭店。魏成功估计在这两栋楼上，都能观察到整条仓后街的情况。但华乐饭店显然没有必要去，一个晚上起码要一两百块房钱。魏成功兜里只剩一两张纸钞了，取出来看看，钞票上的人像似乎都耷拉着脸，所以不舍得轻易花销掉。

魏成功就近找电话棚往自己家打个电话，但何莲花不在家。挂上电话，他去了那栋坐东朝西的老楼，问上面的阁楼能不能租。

有个老太太挺坦白地说，我有一间，不过前年里面死了一个人，怕鬼搞着人，就一直没住。魏成功说行。老太太说，房费一个月一百，水电都包括在里面了，你别用电炉煮饭就行。魏成功依然说，行。他当即叫老太太带他上去看看阁楼。

阁楼的木门永远都是在吱呀声中徐徐开启的。魏成功进去看看，

里面只有一张板床，还有经年的尘埃。板壁糊的旧报纸已经发黄脱落，一派斑斑驳驳。魏成功说，明天一早就给钱。老太太也不计较。老太太走后，魏成功推开老虎窗，大量的灰尘弥漫开来，在呈条状的阳光里漂浮着。还有几只呆在瓦檐上的鸽子，受惊后低飞几圈又回到原地，咕咕有声，看着窗子后面的人。

魏成功掏出望远镜，看向仓后街。望远镜仅仅起着放大的作用，却不能让物像变得更清晰。看得久了，还会晕头。魏成功觉得这望远镜纯粹是玩具，不由得暗骂一声。如果有钱，他晓得要去买一架军品货。仓后街只有几个老头在晒太阳，此外，行人稀稀拉拉，很少。从魏成功的角度看去，正好看得见计生委后门的门洞，几乎就在正前方。门洞里的光很暗，仿佛一张摊开的嘴，急不可耐地要吃些什么。

这时他呼机又响了。

他低头看一看，是一串柘州的电话号码，后面附着的代码是1800。是那个买枪的老柴。

时间还没到，魏成功想，再说，价钱也不是1800了，这个叫老柴的真是一块柴。他觉得没有必要回机，就把呼机扔在床板上。他再一次拿起望远镜看向那边，离门洞不远的百货公司宿舍里面，三楼有一对男女在大白天做爱，窗户没有关紧。男的似乎不够健壮，动几下还得歇歇气，使得魏成功都暗暗替他着急。

同一天，上午十点半过后小邓进了华乐饭店，在十二楼要了一个双人间。依他的经验，枪贩只要智商超过七十，就不会老老实实地等到钟点去交货。枪贩肯定要提前在仓后街附近踩一踩点。

小邓的望远镜是德国货，视德乐牌，具有卓越的专业性能。隔着玻璃看出去，镜头中的一切仍然纤毫毕现。他能斜斜地看见计生委后门

的门洞，但不能看到门洞的那个空隙。

小邓几个小时都没有看到异常的东西。无目的地观察是件劳损神经的事情，小邓看见，这一带的房子杂乱无章，阳光布下的暖黄色调让人恹恹欲睡。他时不时还用专业的望远镜看了看大路上那些年轻女人。他把光圈调到一定量，那些女人的胸部仿佛一下子近在自己眼前，伸伸鼻子就能撞上，够心惊肉跳的。

下午四点左右，小邓照常观察着这一带的情况，忽然眼睛被晃了一下。他注意到，不远处那栋楼，阁楼的窗户刚被人推开，窗户上的玻璃把阳光反射过来。于是小邓往那边看一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也拿着望远镜，到处望望。在男人的身边，有几只鸽子乱飞。小邓估计那是个鸽迷，不太在意。小邓感觉眼球有点累——用望远镜看东西是很耗眼力的事，就换上一个同事。一个小时以后，小邓再次拿起望远镜，发现那阁楼上的男人还没完没了地望来望去。小邓调了调焦，看见那个男人一张刀脸，头发稍有些卷曲。男人使用的望远镜，涂着迷彩色，一看就是质量恶劣的地摊货。

小邓灵机一动，叫同事找一找罗圈柴说出的那个呼机号。然后小邓用自己手机呼了一遍，加上1800。

片刻后，小邓看见，阁楼上的男人放下望远镜，从腰际掏出一个寻呼机，看了看。

狗日的，就是他！小邓暗自想，事情又他妈太顺了，顺得他头皮发麻。小邓还心有余悸地想，等会儿实施抓捕的时候别他妈一马当先了。自己用不着回回都去堵枪眼。再挨家伙的话，可能就不只是一记闷棍那么简单。太顺的时候，往往潜伏着危险。小邓有一颗善于居安思危的脑袋。

十七 拼 图

小夏在监狱找着如鱼得水的感觉,可以睡到中午十二点钟,甚至更晚一点。醒了也不急于起来,倚着床玩俄罗斯方块。监狱这种小环境里面,时间显然比外面要缓慢。小夏有时候暗自地想,给监狱方面写的这个东西,慢工细活地磨蹭下去,也好在里面多赖上几天。

这一晚,呼机震动起来。他看一看,是小邓的号码。

小夏趿着鞋去小李的办公室用电话,走过审讯室,往里面看了一眼,许放和小李都在,小李把两包烟摆在许放身边。许放的头上包着纱布。他表情十分颓丧,吸着闷烟。再看看小李,仍是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小李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都给了他一把,以便他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电话。他拨了过去。小邓问,刚起来是吧?我觉得这一阵你坐班房坐出感觉来了一样,都不想回局里了。

小夏逗趣地说,眼不见心不烦,那边有一对狗男女我懒得看。

小邓很高兴小夏是这种口气,没心没肺。这基本上是小邓可以期待到的最好态度。小邓说,猜猜我现在站在哪里?

未必在天安门上?小夏信马由缰。

也差不多。小邓说,我现在在华乐饭店的顶楼——差不多是顶楼吧,往下面看来着,老城区尽收眼底。没想到,漂亮的女孩子是越来越

多啦。

小夏问，到那上面干吗？

对，这就是我想要和你扯的事情。我又在蹲守，估计得到晚上十点以后才会有人换班。真是够闷的，忽然羡慕你这个搞文书的了。呃，这房间里有座机，替我省两个电话费吧，号码是 8321178 转 1307……

……好，是我。说是晚上有人卖枪，地点真他妈邪乎，竟然就是计生委后门那个门洞里。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我估计，这回没准同时能破两个案子。现在我心里头也没把握，但是最近我运气还不错，希望今天也是这样……我叫实习的小马小廖替我一下，我也得休息。实习生就是好，一个劲叫我老师老师，搞得我真有点晕菜。现在我在坐马桶，一时半会不想起来……

小夏问，脱肛了吧？

小邓说，你晓得个卵，这叫惬意。我是说，刚才我几乎坐上面眯了个午觉，迷迷糊糊地想，晚上来卖枪的家伙，会不会是跟你长得很像的那个石红卫呢？梦到这儿就醒了，说老实话，我真希望晚上来的人是他。这是不太可能，而且一冒出头就会被捉住，但是这至少说明他还没死。不是吗？

小夏又问，你怎么知道他跟我长得像？

小邓得意地说，你说我干什么吃饭的？天生一个推理脑袋，用鼻子闻都比别人眼睛看得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石是把你当儿子看了——这其实昭然若揭，摆在眼前。

还想说些什么？小夏没法，他得承认，小邓瞎吹但是靠谱，有那么点邪乎劲。小邓喝了酒也是爱乱讲话的角色，他道出了两句在局里广为流传的酒话：我这人有时要吹吹牛皮，但做起事来，比吹的还好！不了解的人说我骄傲，了解了以后觉得我谦虚。没办法，小邓敢说这样的

话。有几次,小杨和小夏正逛街子时,小杨也提起小邓的这两句酒话,仿佛书上趸来的名人名言。小夏从小杨嘴里多听来几次,眼皮就暗自跳开了。

小邓说,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到你,呼你一下。哦,你们那边,那个姓许的家伙是不是招供了?都几天了也没见那边打电话来。

不那么好办。小夏有些话不能说,只告诉他,我看也差不多了。刚才我还到审讯室那边,那小子眼看着就会崩溃。

我也是太忙了。要不,等我事情放得下来,也过去帮他们一下。怎么审问个人都拿不下来?那边搞狱侦的是谁,李云马是吧,下象棋他还行。

小夏说,我看就不麻烦你了。我们忙上好几天,差不多的时候你赶过来,拣了干鱼还骂人家没水平。再说,除了你,别人也要有碗饭吃不是?

你们?小邓嬉笑地说,也包括你是吧。行啊小夏,到局里闷声不响到那边就当成个人物用了,怪不得不想回来。不过,你那点老底我也知道,真要是对刑侦感兴趣,回头我可以收你这个徒弟。这事你相信我,跟李云马混肯定没出息。

小夏说,我看你也就算了。挖了墙脚我不说话,回头还想赚我辈份。未必,以后见了杨亦秋,我要拿她叫师娘?

小夏打完电话才去洗漱,之后,看一看时间快一点钟了,怕过一会食堂关门,赶紧拿了饭盆去打饭。食堂几个掌瓢的都认得他了,知道他跟狱侦小李穿连裆裤似的,随时在一起,就要他把小李那份饭也拿走。小夏这才知道,小李也没过来吃午饭。小夏捧着两盆饭往审讯室走,走到了门口,想一想进去似乎不太合适,许放眼巴巴看着。他把小李的那盆饭放窗台上,自己站在窗子前面一边舀着饭吃一边看里面。小李听

见调羹碰盆的声音,就说小夏哎,你快进来,我他妈也饿得不行。

两人就坐在审讯室里面吃。饭菜都冷了,吃起来不合口。小李指使小夏去办公室拿一瓶夫妻辣子鸡,用椒油淋在饭上面,拌和着吃。小夏看看许放,那样子大概还没有吃饭,眼睛看着人家饭盆里的饭,眼神有点呆。小李指一指许放说,跟他不要打量。

许放招认了九六年他给水牛岭的疤老六带枪过来。昨天晚上他说只带一把,今天早上认了两把,刚才,他说是三把。他说他完全想起来了,前后给疤老六带过三把手枪,从中赚一点路费。

小李不信,他说你别跟挤牙膏似的,早倒完早了,反正一把枪是犯罪一百把枪也是犯罪,性质上没区别了,态度越好对自己越有利……痛快一点,别搞得自己吃不上饭。小李说,我看你是白劳改一场,苦口婆心跟你讲那么多做人道理,都还我了?

许放苦着脸说,哪里啊,后来不是马上就进来了嘛,晚几脚可能还多说几把枪。你不能让我编,现在不行了,只要是人我都不敢乱冤枉。

小李说,那你慢慢想,我先吃饭。

许放说,能不能先吃饭?我早饭就没吃,饿昏了不好想事。

你又不是马戏团的狗,做个动作就得讨一口吃。我们没有价钱可讲,审问你更不是请你吃饭。小李说,你痛快点,交代完了今天的三餐放一起吃都行。

两人吃完了饭,许放还在冥思苦想,很认真的样子。小李吃完饭就想要抽烟,一拍口袋,烟没了。他问小夏,小夏也没有烟。于是小李跟许放说,扔一包烟过来。

许放的脸色加倍地苦楚,很舍不得。小李就不高兴了,他说,操你妈,烟还是我给你买的,饮水思源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现在问你要回来两支,还敢让我吃你脸色了?当我脾气太好,你跳得起是不是?回头

我又叫老雷提审你。他把你审一个通宵,你肯定不止脑袋开花那么便宜。

许放无可奈何地把一包烟扔了过来。

下午三点钟,小李终于确定许放带过三把枪,其中两把是柘州人买去了,还有一把流到佴城。那些人许放全不熟悉,都是和疤老六联系好的,他只管送货取钱。但是疤老六负案在逃,还没有抓到手。

小李让许放先去吃饭,吃了揪他去技侦科办公室,让他循着记忆,用电脑拼图把几个买枪人的头像搞出来。

小夏对电脑拼图这玩意很感兴趣,小时候就在电视里看警察玩过,当时用的是老式嫌犯模拟拼图,用透明的画像膜在底板上粘来粘去,相当费神。现在好了,有了电脑,装上 Momento 软件,用方向键一个劲地替换,直到受审的人犯点头为止。

洗饭盆的时候小夏找小李商量说,等一会给许放拼图,我帮你操机,怎么样?

小李不放心,说,你会玩吗?

小夏很自信,他说,根本就是套傻瓜软件,上手就能玩。不就是一号脸二号嘴三号耳朵四号眼地拼着玩嘛,让他小子认出来人为止对不。

小李一想是这样,再说他知道小夏摸电脑比自己熟,一口答应下来。

可是许放嘴巴挺笨,不懂得怎么样描述,总是说,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到底哪个样子,说不上来。小夏给许放调图,他左一眼右一眼看不明白,说,光看鼻子看眼,实在不好认,能不能整张脸放出来?小夏就说,全国几亿张脸,怎么找?许放就说,我心里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只有看见整张脸,才能想起来。

后来,小夏就让他以自己为参照。小夏说,你看着我的脸说话,哪

里一样哪里不一样慢慢地想。许放觉得还是很难,因为他觉得小夏的脸和那几张脸也就是窟窿数一样,其他没有可比性。许放勉强地比划着说,那人额头比你窄两个手指……比你的下巴更尖更长……

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拼出第一张脸来。小李一看挺面善的,想一想说,你早说这人长得像香港那个葛优不就完了?费他妈这么多事。

许放很委屈地说,交枪的时候我就老觉得他像个人,一直就没想起来,是电视上演火腿肠的那个。

小夏扑哧一笑,纠正地说,不是香港的,那也不叫"演"火腿肠。

小李说,用不着抠字眼,那些无关紧要,知道这些人长什么样就行。

到拼第二张图时,许放稍微有了经验,脸上有了轻松的感觉,两眼直直地盯着电脑显屏,似乎觉得这东西蛮有意思。小夏再操起机起来也顺手多了。二十几分钟,出来一张头像。许放也有些高兴,他说,这个准确,就是那个佴城的人。这个人有些呆。本来交枪这事,双方跟乒乓球撞板一样,一碰着马上就闪,可他说,嗳,太麻烦你了,吃一顿饭再说。他一定要拉我去吃火锅。我就是吃火锅时听出来,他是佴城人。他们佴城人把骨头叫成龟头,当天偏就叫了一盆难啃火锅,他劝我挟菜,嘴上就说,吃龟头,多吃些龟头。我听不得这说法,那餐饭我吃得很倒胃口。

小夏很吃惊地发现,这次拼出来的人,竟然是魏成功。魏成功的一张刀脸像注册商标一样,在佴城找不出第二个。还有,电脑上,那表情都跟魏成功别无二致。

小夏没有吭声,继续往下拼第三个头像。拼来拼去,越来越感觉不对。可是,很快地,第三个人的头像也出来了。

小李问,确定吗?

许放说,你们这东西不错,找人方便。我看就是这三个……你说,

我的态度还算好吧李队长。我是全都说了。

小李说，我心里有底，别丑表功。说着要把许放带回去。小夏说，我把几张图打下来。不如我回去一趟，顺路把图带到我们局去。小李说，也是，别耽搁。你也不用等我，走就是。

小夏对小李的办公室再熟悉不过，连接了一台喷打，转眼把三张图像全打印了出来。

冯司机的车不在，小夏出门走一段路，碰见面的就打面的，叫司机直接开到公安局。他去了小邓的办公室，把图交到那里。这时是四点多钟的光景，小邓不在，只有等着退休的老王在看报纸。小夏把图放在小邓桌上，让老王到时候跟小邓说一声就是。

小夏回自己的家里，暗暗地骂自己真他妈多事，撞鬼了一样，非要去帮人家操机拼图。拼出来睨一眼，全是熟人。小夏神情有些恍惚，第二天没心思去监狱那边，在家里休息整天。第三天，他觉得这样不行，中午时爬了起来，跑到楼下的电话棚，翻出魏成功家的电话号码，拨过去。

好半天才有人接，一听，是个苍老的女人声音。他问，魏成功在吗？那边的女人回答说，你是他朋友吧，还不知道啊，前天他就在柘州被抓了。小夏又问，他老婆在不在？女人说，你别说了，他女人知道这事，急得流了产，现在正在医院里。

那你是……？小夏听这个女人语气平稳，想必不会是魏成功的妈。

女人说，居委会的，帮着他家料理一下事情。

小夏又问，那你知道魏成功为什么事进去的？

女人说，我也不是太清楚，听人说他杀了人，又有人说是他有把手枪。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了，反正我不是太清楚。

哦。小夏说，麻烦你们多费费心。

小夏有些懵,怎么就这么快?他分明记得,前天下午四点才把拼图送过去,从拼图到确认身份也得要一段时间啊。还有,杀人又是怎么回事,如何又在柘州被抓的?那么,老石……小夏想到了老石,心底里一紧,又拨了他家的电话。老石却很快接了电话,说,小夏,最近听人说你在坐班房,感觉还不错?

老石并没有事,小夏如释重负。老石又说,怎么也不说话?晚上我这里还有两场鸡打架,不过来看看?

小夏没多想也就答应下来,晚饭后过去。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躺床上想了好多事,脑子难免有些乱,总觉得只欠那么一点点,一切事情就想通透了。可是想来想去,那一点点障碍老是不能突破。

他妈的。小夏嘟哝了这么一句。

十八　魏成功2

一个星期以后，小夏才找关系，在市看守所见到了魏成功。

魏成功见到小夏，面露喜色，说，没想到你能来，没忘记我。

是有点没想到。小夏觉得魏成功又瘦了一些，和上次见面时不一样，不过精神仍然不错。他给魏成功带了两条白沙烟，魏成功当场剥了胶皮抽起来。

魏成功说，你找了关系吧，我总觉得这一段时间不会让我见熟人。

小夏说，也不是太麻烦。再说，你什么都认了，就等着到时候判下来，没什么疑点。小邓告诉我了，说你这人很痛快，是他办案以来碰到的最痛快的一个人。

主要是我没抱什么希望，知道反正是死刑，懒得老被问来问去，耳根子烦躁。

……小夏揣摩了一下语气，才说，不抱希望也好。你这事，讲老实话，也没有什么希望可抱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以后，人就会很平静的。

魏成功说，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何莲花现在怎么样。我原打算弄一点钱给她，可是现在我还没搞到钱……到这里说话方不方便？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说就是。没有监听。小夏有点难过，他不会把何莲花流产的事说

出来,想必别人也不可能说。也许到时候得打电话和何莲花通通气,让魏成功走得安心一点。

魏成功说,那就好。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生个崽,最好是生个崽——我也不是封建,崽好养活一点。以后我又不能照顾家,如果是个女,漂亮的话怕她被人欺负,没有钱了怕她去卖淫;长得丑,又怕她嫁不出去。你看,家里困难了,生个女怎么着都为难,何莲花没文化,不会管教子女的。还是生一条崽好,可以像羊一样赶到外面放养。我都替他取好了一个名字,来不及跟何莲花提过。要是她不能来看我,你去告诉她一声,是个崽就叫魏江河,是个女的话,我还没想好。

魏江河,这名字有蛮好。

你也觉得好是吧。魏成功感到欣慰,又说,估计我是过不了元旦那场公捕公判大会了。以前爱凑拢过去看别人吃枪,到时候就是人家看我,风水轮流转……没关系,我不忌讳讲这件事,心里明白。记得吗,我们小学同班的那一年,你有一次很想看枪毙,我就用单车搭你到地桥营去看。那次你好像很过瘾……

讲点其他的事情。有没有要我办的?

有,当然有。能不能多陪我聊一会?一个人住这里闷,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卵都没有。我也不挑剔。——我和江薇薇的事,你大概知道了?

小夏说,不是太清楚。这几天我在家里猜来猜去,估计你是替她杀的人。她是你表妹,我知道余天欺负过她,你要替她出口气这也很正常。

魏成功苦笑地说,你总是往好处想,没那么简单。她是我表妹未必我就得帮她杀人?……我跟她有关系,对。是不是,听了有点不舒服?反感?

也不是……怎么说呢？有点惊讶。你自己不说，我还真不敢往那边想。我没有表妹，我想象不了这件事。不过我理解你，你并不是一个乱来的人。

这还不够乱来？魏成功挺有自知之明地说地说，你这个人，涵养性未免也太好了，我都经常恨我自己。你别抬我，我确实做下了猪狗不如的事，呵呵。魏成功咧开嘴唇诡谲地一笑，接着说，不过，他们审我的时候我没有把江薇薇交代出来，只说自己跟余天有别的矛盾。你们局那个邓怎么……对，叫邓德蔚的，查出来我跟江薇薇是亲戚，往这一头怀疑过，可是我没有认。

小夏打断他说，这事他跟我提过。小邓跟我熟，我俩有话都能摆在台面上说。何况，他不知道我们同过学。他这个人脑子确实比别人多几个转，你是为江薇薇杀人，他未必看不出来。但是人死在你手上，案子到你这一头也就断了，没必要再去理江薇薇什么事。他连你呼机里的号子都懒得查了。我都能知道，那里面八成有她的手机号。

魏成功想一想，说，你说得没错。我跟她这事，实在不好开口。但事情到今天，没什么不能说的。觉得恶心你忍一忍，我想跟你说一说我跟她的事。我跟她高中的时候就有关系。这事说不好是谁喜欢谁，可能，那时候太憋了，又不敢乱去找女朋友。不像现在，初中大小的孩子，毛都没半寸长，就敢乱打炮。有一次上网吧，看见旁边一个小孩子，可能八九岁，上网搜索一个词，Sex。我天，说心里话有点羡慕他们。也别找理由了，反正，我跟她还是……有那事。结果后来她就说要嫁给我。我也想过娶她，不行的。我们两家也被这事闹得背脸。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也不可能生孩子，找这个理由，要她嫁别人。她嫁了一个人，我也找了何莲花。过几年，她跑回来了，跟我说，还是想跟我过。我们都商量好了，可以等何莲花生下小孩以后，再一起过。这样一来，小孩也有

了。这事对何莲花不公平……我想我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遇到这种事，灵魂出窍了，我又有什么办法？

小夏问，我能帮你什么？

……朗山你知道不，那边有个风动岩水电站。魏成功想了好久，才把这个地方徐缓地说出来。他又说，江薇薇一直住在那里。我是不能去看她了，你替我去。两个事，第一，叫她取两三万块钱给何莲花。我本不想用她的钱，虽然我知道她不缺这点钱。现在我是再没办法搞到钱了，只好让她拿钱出来。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小夏，人走到万不得已的地步，真是很难受呵。还有就是，她身上刺的有字……你听说过吗？

知道。我听人说了。

魏成功惊奇地说，这个你们也调查到了？那好，我答应过她，要带她去广东做手术，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可是，你要上班。我也没有别的人可以找了，如果你愿意，就帮我这个忙……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你会帮这个忙的。

小夏奇怪地说，为什么？

魏成功说，不知道。那次你来佴城找我，我就想过这事。我跟你其实也交往不深，但那次见了面，我无缘无故认为你会帮我的忙。今天你能来，就说明我的预感还不错。还有，我跟江薇薇也反复提过你。我想，是你去帮她的话，她不会感到太奇怪。何况，你跟石红卫长得实在太像了——这也是一个原因吧。那天我见到你，一分神就想起他来。

你见过他？

也就一两面，一点都不熟悉。怎么说呢？以前也就觉得，他只是个不尴不尬的角色，无端挤了一只脚进来。薇薇并不喜欢他，虽然他人非常的不错，长得也比我好。薇薇还是没头没脑地喜欢我。我和江薇薇，

都是吃错了药的人呐。

小夏问，有人说他死了？

魏成功说，也许吧，我搞不清楚。如果他死了的话，依我估计，还是余天亲自动的手。他太单薄了，余天如果想干掉他，根本用不着找别的人。余天这个人，有点怪，自己能做的事尽量不找别人。……别说这个了。我跟薇薇提过你。我觉得我死了以后，她能有你照顾，会很让我安心——是不是有点临终嘱托的味道？是不是听着不舒服？其实我是一个爱操心的人，所以一直活得很不是味道，脑袋里挤了太多的事，再捱一阵，说不定就挤炸了，根本用不着你们枪毙……我不是说，让你小夏捡一个转手货，你心里如果这么想，就是你太没意思了。我觉得，你跟她接触一下，如果觉得行，就跟她表示一下。她也会喜欢你的。这很明显，如果没有我这档事，她肯定会爱上石红卫这个人。你又跟他很像。现在她很需要一些安全感。你是个警察，即使你不是警察，你身上也有一种安全感。你是个让人看着放心的人，我看得出来。

……我可能有点乱，你看得出来。到这里待上几天，是人都难免有些乱。你大概能听懂我的意思？魏成功眼神飘忽地看着小夏。

小夏略微点了点头，难为情地说，可是我有女朋友了，一个单位的。

这你看着办，不行把现在的扔了。反正结了婚都可以离。魏成功暧昧地一笑，说，我觉得你不是看上去那么老实，这些方面，你心里肯定有想法。你不想上吊的话，任何一棵树都吊不死你。

小夏笑了，这话听着仿佛含义深刻，从魏成功的嘴里飘出来，让人感觉有些滑稽。小夏说，你看人是不是一贯很准确？

魏成功说，不是。可能现在知道自己时间不是很多了，所以，人一下子就通透起来。真的，跟以前大不一样，讲起话来自己都觉得邪，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借我的嘴巴说话……不说这个了，说江薇薇吧。薇薇

跟一般的女人确实大不一样，虽然也有很多的缺点，但她让一个男人发疯，是很容易的事。我怀疑，你跟她相处一段时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遇到这样的女人，你就算发发疯也值得。我们这地方，憋坏了的人太多，一辈子都没发一次疯，就这么死了，想一想也是很悲惨的事……我是不是说得有些恐怖？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真的，现在我不后悔。

小夏点了点头。他觉得魏成功远比自己意料中有想法。这番话引导他去想象江薇薇，搜肠刮肚，只找出那帧照片复印件上黑白的脸孔。她在他的印象里面依然那么单薄贫乏。

魏成功说，差不多就想跟你说这些吧。你待的时间久了会不会不方便？

小夏说，也不是。我也许还会来看你。

哎，我想我这个人，名字取砸了，一辈子顺不起来。魏成功未成功，我爸当年也不长点脑筋，给我取个吉利点的名字。我这一辈子被这个卵名字咒死了。但我做了唯一件成功的事，就是杀了余天。魏成功看着小夏，无奈地笑一笑。

要道别的时候，魏成功忽然又想起什么事情，说，你去风动岩水电站，要经过一条山谷。前回我去的时候，说是搞成什么地貌风景区，门票十块。你告诉卖票的人，你是去水电站找小王或者小孙——记住，你说是小王或者小孙的朋友，就省十块钱。

十九　隧道

小夏走到风动岩水电站门洞处，铁门敞开，一个男人躺在椅子上浅浅地打着瞌睡。男人的身边有一只低眉顺眼的狗，同样打着瞌睡。他径直走进去，以为男人会睁开眼问些什么，或者狗会吠。可是，两者都一声不吭。小夏轻手轻脚地走进去。整个水电站都很安静，发电机也没开。

找到小王以后，小王告诉他，江薇薇现在不在。小夏看了看小王，她长相一般，没有任何体貌特征，但是为人特别热情。当时小王正在洗头发，发梢还沾着白色泡沫。见到有来客，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恨不得把一堆湿漉漉的长发扯脱下来先扔在一边。

小夏问，江薇薇什么时候会回这里？

魏成功自己怎么不来？小王答非所问，而且反问了一句。

小夏说，江薇薇还有几天？我得等着她回来。

小王一口说不准……搞不好三四天，至多也就个把星期。江薇薇喜欢待在我这里，说是清静，肯定还会回来。

小夏插了一句，确实够清静的。说话时他环视四周，心里暗自想，魏成功，江薇薇，你们这对狗男女，倒真是很会找地方啊。

小王疑惑地问，魏成功怎么没有来？小夏你悄悄告诉我，他是不是

除了江薇薇，还有别的女人？我保证不会告诉江薇薇。

小夏笑了笑，说，江薇薇跟你怎么说的？她比我更了解魏成功。

小夏信步踱到外面的走廊，想等小王把头擦干再说话。小夏游目四望，这个水电站并不大，一个厂房，还有几排宿舍，围成四合院，嵌在山谷腹地。进来时候，站门口有一座小桥伸向门洞，院子三面环水，一面靠着山体。身处其中，一种清幽孤独之感便涌上来了。

小夏看看表，才四五点钟，却是山外面六七点钟的样子。他莫名地喜悦起来，在这个地方，宁静的感觉来得相当茂盛，整个心底片刻间已经葱葱郁郁。回头想想，小夏不记得什么时候起，自己变得喜欢浓阴的天气，而不是和大多数人一样，酷爱晴空万里。在他看来，这山谷中任何时候都是浓阴的样子，一切显现出一种黑白色效果，格外逼真。

——逼真？他也喜欢这个词——真实得令真实本身都受到了某种逼迫！这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小王也走了出来。小夏问，今晚我能不能在这里睡？天太晚。

小王说，行，我可以去问问小蔡，他其实今天就轮休了。我叫他把房子借给你。

不麻烦吗？

他敢不听我的！小王蛮有把握地说。

很快小夏就知道，小蔡是小王的男友，两人正计划着结婚。他暂时不敢不听她的。他看着小王给炉灶换了一块煤饼，然后绾起头发，往楼下走去。小蔡就是在门口打瞌睡的那个男人，现在被小王拧醒了。小夏站在二楼楼道上，往下看得见水电站那个门洞。小王正在和小蔡打商量。小蔡嬉皮笑脸地吹着耳朵说了句悄悄话，还要顺势用手搂住小王。小王嗔怒地在小蔡脸上刮一巴掌。这种亲密动作让小夏有所触动，他猜测小蔡正跟小王说，要不晚上我睡你那边去？

看上去，小王和小蔡都是充满生活气息的人。小夏想，以后他们结了婚的话，日子一定会饱含汁液，充满轻淡的乐趣。

小蔡的房并不大，十来个平方，贴满了香港男明星的画，地摊上常见的那种画，一块钱就有四开大一张。这使小夏有些奇怪，他递了小蔡一支烟，问他怎么不贴些女人的画，比如说张曼玉什么的。

……原来有，都让她给撕了。小蔡朝里努努嘴，说得有些委屈。

小王正在铺床，她换了床单被套，还有枕巾，同时抱怨地说，他其他本事没有，就会把窝搞成猪澼过的样子。小夏看着小王理床的样子，还有唠唠叨叨的语气，忽然想起自己的妈，不禁好笑。

小蔡说，有什么好笑？

不是，我觉得你有福气，她一看就是做事的人，挺勤快。小夏微笑地看着小蔡。小蔡戆头戆脑，剃着板刷头，肚皮挺合适地凸出一点，很有福相。小夏忍不住恭维一句，你一看就是当官的相，很快就会当站长。

嗤，我要下岗了。小蔡说，你晓得个屁。她人来疯，平时袜子还要我帮洗。

小王说，说我什么呢？……唉我问你小夏，怎么魏成功自己没来？他已经好久没上这里来了，以前不这样。这两人也真是，好成一堆，见面就抱着头哭，可是偏不肯结婚过日子……我怀疑魏成功另外有女人，是不是？

小蔡说，结什么婚呐，人家偷起来更带劲。说老实话，姓魏那家伙看起来也挺他妈的穷的，请我抽两块钱一包的老大哥，还一支一支拆着分，不掰整盒送人。可这样一个鸟人，还养得起那么漂亮的小老婆。我觉得我活得够没意思。

小王说，有本事你也去偷几个，让我看看，就你这副酸相，能偷到圆

的还是方的。我不在乎。

小夏在一旁搭不上茬，只晓得笑。这对恋人之间的小吵小闹，突然让小夏心生一丝嫉妒。

晚上小夏在小蔡的房里翻翻书，可是一切过于静谧，反而用不上心。监狱的安静是点到为止的，所以小夏在那里看书非常受用；换到这山谷里，静谧是无边无际的，小夏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他打开小屋唯一的窗，往外看去什么都没有，但山谷夜色是成色十足的。水流的声音和风声都很大，还有秋天的虫鸣，一声拉长一声摆短。在这些混合的响声中，小夏慢慢引导着自己进入非常放松的状态。

当他把心态放得过于轻松时，还忍不住提醒自己说，这样似乎不太好。来这地方，是要帮判了死刑的魏成功了却遗愿的，本来就是相当沉重的事。

很久以后，小夏又看了看江薇薇的像。他把它随身带着。复印纸已经部分发暗，还有折痕，使得画面上的江薇薇格外憔悴，显现出眼角微小的褶皱。这是小夏以前不曾看见的。他掐指一算，和江薇薇同在一班，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十八年不是短暂的时间。再过几天她回到这里，和她见面时的情况又会怎样？小夏想到这一层，脑子异常活跃了起来。他吃惊地发现，她确实容易引发他异常丰富的联想，即使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没有见过她本人。甚至，他还忘不了宁则的叙述，其中江薇薇受折磨的场景某些晚上浮现脑际，竟然也具有魅人心魄的效果。小夏抽了自己的耳光，想遏止这堆乱七八糟的想法。说老实话，一个人抽自己耳光绝对不会太用力，免不了有着自欺欺人的意思。

来的这一路上，小夏发现自己想了很多很多事，现在，还有以后。江薇薇令他心存芥蒂。在从柘州到朗山的火车上，他只小睡一会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魏成功被枪毙时的情景。行刑之地很熟悉，

醒来才记起那是佴城的地桥营刑场，十九年前也是秋后的一天，正是魏成功用一辆无比巨大的永久牌单车架着他去到那里。梦境里的枪决几乎是童年这一记忆的完整翻版。所不同的事，那一次被枪毙的女人应声仆地，皱眉头也来不及。梦里的魏成功中枪后没有立即倒下，仍然保持着跪立的姿势。梦里小夏的视角在魏成功的背后，他看见魏成功胸口有了个五寸见方的窟窿。那一枪把魏成功打穿了，魏成功竟然没有倒下。小夏禁不住诱惑地走近，再近近，之后鬼迷心窍一般，把眼睛凑到窟窿眼边缘向里面看……

他看见窟窿眼内部的空间，拉长成一条隧道。

然后……然后就是醒来，火车仍然在摇晃，身边椅子上没有别人，只有光。隧道这个意象有什么含义？周公……，周公那时候还没有隧道，但弗洛伊德那老家伙怎么说的？有时间不妨去查一查。

醒来后，小夏对梦境也没太在意，睁眼看看窗外，窗外的一切飞驰着向后退却。

当他在朗山下了车，并走进幽长幽长的山谷，这才反应过来，记起自己曾在火车上做过一个关于隧道的梦。而现在这条山谷形同隧道，正与那梦境重合，小夏正在走向江薇薇。山谷里的路逼窄，有些地方，路边的树枝纷乱披拂下来。想到江薇薇即将出现眼前，小夏泛起了幽暗的激情。他不由自主地想，加上即将赴死的魏成功，江薇薇已了掉三个男人的命。而我又会怎样？他并不相信红颜祸水一类的说法，但是心里面仍然有了一层不祥。

他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不祥之感对于人，同样有巨大的魅惑力。

当天小夏睡得很沉。第二天一早，小王把小夏叫起来，说是再晚一刻，食堂就没有饭吃了。小王还塞给他几张饭票。他发现食堂里面，直接用钱买饭也行的。厨师问他是不是新分来的，他不置可否。他可以

在水电站里任意走动，甚至机房。机房当班的女工抱着小孩，怡然自得地喂着奶。小夏朝女工点点头，女工也点头一笑，同时扯下一幅衣襟遮住硕大的乳房。他绕过去，有两间不起眼的小房子，他还当是厕所，结果发现是站办公室。门是敞开的，里面没有人。他走进去坐一会，看看桌上放着的晚报和《半月谈》。晚报是一个月前的，那几本《半月谈》是八十年代的文物。这让小夏觉得，在这个小站当小萝卜，实在是有滋有味的事。墙上贴有职工照片，一行八张，竟然贴满整整四行。也就是说，这个巴掌大的水电站一共养活三十二口人。

小夏这时心里一动，凑过去仔细地找找，才知道小王叫王煜小蔡叫蔡绍文。他还找见魏成功提到过的小孙，原来叫孙慧芸。小孙模样不错，却显得郁郁寡欢。

之后他到溪边抽了一阵烟。山谷里的风没有断过，不是很大却很响劲。空气里富含水分，即使秋天，空气仍然像水做的，以致小夏的火机都得多打几次。沿溪的两岸，岩石经过风化、水蚀的作用，外壳一层层崩裂剥落。石隙中长满了草，这时节草已经开始衰败。此外，溪边长满水椹还有杨荆条，根节虬曲。

他老远看见一个女人在钓鱼。女人所在的地方有一线瀑布，流水铮铮琮琮。小夏从侧面看了半天，看出来那女人应该就是小孙。小孙钓鱼的样子，分明是个行家里手。

他想，到这种地方钓鱼真是非常不错的想法。

中午小夏睡了一会，不觉就到了下午四点。小夏还是去到溪边，看着小孙钓鱼。他先是远远地看，就像一个猎人不会惊动一只黄羊。看着看着，他走得近了，手还有些痒，但是钓竿没有带来。他走过去看看小孙的桶，里面暂时没有鱼，却浮着几根水草。

小夏说，你有没有多的鱼竿？借我一根好吗？

小孙奇怪地睨他一眼。

我是来你们电站找人的，没事，想住几天。小夏这样跟她说，我也喜欢钓鱼，但是我的鱼竿没有带来。

小孙愈发地奇怪，她问你怎么知道我是那个站的？

其实这也不难，那里有你照片。小夏说，办公室的墙上，你排在末一行第三。

小孙稍加沉吟，然后说，现在没有。明天吧，明天我给你钩和线，还有浮子。你惯用蜈蚣漂还是立漂？但是钓竿没有，铅坠也没有——你可以用牙膏皮做。

小夏说，这个我当然知道。说着他就坐了过去，挨着小孙。他说，不行我今天先看看你钓。小孙没有说话，于是他就靠拢小孙那只透明的塑料桶坐下来。约摸过了有一刻钟，小孙有些不习惯。她说，你能不能不看？你来了以后我就没钓到鱼。

他说，你本来也没钓到鱼。

她说，你坐着我就更钓不到鱼。

他说，反正都是钓不到鱼。

她嘴巴翕合着还想找些理由，最后却笑了。她的笑容给了他些许安慰，也可能，他会变得更肆无忌惮一点。

事实上，这个时候小王在对面山上一丛竹子背后，看着两个人。她本来是要到溪边洗衣，发现小夏和小孙坐在了一起，就没有走过去。晚上，小夏再次看见小王的时候，她表情古怪，显得神经兮兮。她叫小夏上她那边去吃晚饭，别上食堂。

吃晚饭时小蔡也在，屋里一共三个人。小王说，今天我都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你和小孙挺谈得来。你没看见我，你一门心思和小孙说话去了。

你真不简单,一下子就和小孙说得上话,还搞得她笑了起来……要不要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小夏哭笑不得,他说,你根本就还没了解我,随便介绍给人家合适吗?

小蔡也觉得小王闲得瞎操心,他说,如果他这个人根本就是个坏蛋,你以后怎么跟小孙交代?——再说你连他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小孩都不知道。

小王觉得也对,问小夏:你结婚了?

小夏琢磨着说,没有。

对嘛。小王毫不在乎地说,我看人看得准。你那样,一眼看出来,老实人。

小夏真诚地说,我觉得自己不够老实。

小蔡说,我看他比我强不了多少,别看戴一副眼镜。眼镜我也能戴,可我原本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说得对吧夏兄弟?

小王蛮有把握地说,反正我看小夏坏不到哪去。要是坏人,肯定不会是他那个样子。

小夏问,坏人会是什么样子?

……也就蒋介石那样吧,光头光脑像个蛋。小王想当然地说,还有他那样,别看长得像头猪,脑子里也有不少坏主意。小王说着还亲昵地看着小蔡笑,往小蔡的碗里挟去三四筷子炒塌了的白菜筋。

小夏说,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帅的,不像小画书里画的那么惨。要不然,也不至于勾搭到宋家小四。

别欺负我没见过,不跟你争这些啦。跟你讲啊,小孙这个人挺老实,一直都没有谈过朋友,搞不好,我怀疑小孙她还是个……挺干净的女孩子。小王本来要用另外一个说法,脖子梗了一下,就没有说出来。

往下,小王又说,也怪,小孙也不小了,长相摆在那里,你也看到的,条件算很不错啦,就是不愿意谈朋友。以前有几个男的追过她,她见人就躲,像他们都会吃了她似的。我,还有余大姐她们都跟她提了几回,叫她不要太挑剔。你不错,她明显看着你顺眼,竟然不躲你。别的男人可碰不到这样的好事。搞不好这几年,小孙就是等着你来。天凑合。

小蔡说,有那么赶巧?话要是都依你说的那样,明天两个人扯张执照结婚算了。

小夏也说,如果我不来这里呢?

可是你已经来了。你和她有夫妻相,注定会来我们这里。

我跟她长得像吗?小夏嬉笑地说,给我一面镜子。我怎么左右看不出来。

小王现身说法:我看得出来你们能成,也不一定说是长得像。你看,以前也有几个男的追我,小蔡他蔫不拉唧,可是我找人算过一手,就小蔡跟我挨边有点夫妻相,所以我就选了他。结果还不是谈得挺不错?是吧小蔡?

小蔡连忙点几下头,挤出一脸仿佛很憨厚的疙瘩肉。

小夏不大好意思地说,我还是看不出来——我是说,我跟她。

小王说,看不出来就吃饭。明天没什么事,你给我出去一趟,上廖桥镇买几样菜来,晚上我叫小孙也过来吃饭。记住,她喜欢吃炖白肚。小王是一脸包办的样子。小夏这顿饭吃得挺懵,有几分尴尬。小王却是个迟钝的人,管不了这许多,一个劲穷追猛打地逼问,你到底怎么想的?

小蔡也帮腔说,你哪找这么好的女人?心里乐意别嘴上不说,好像硬要塞给你一样。现在,都讲究快人快语,愿意的话就一口说出来。

都是很热心的样子。

……过几天吧，反正这几天我不走。小夏不忍拂逆这两人的好意，用起缓兵之计。

次日。小夏想懒睡一会，小王却早早地来敲门。小王给他拿来一袋包子，还有两份豆浆，说，小孙还没有吃早饭，你把这些拿着去找她，到了钓鱼的地方再慢慢吃。时间不多了，快点。

小夏欲言又止地说，王姐……

什么事？小王看着他，同时五指叉开理着自己头发。头发还没有梳过。

我觉得你挺像我妈。

是吗？原来你妈有这么年轻？是不是说，我长相挺老？

小夏嘿嘿一笑，不再言语。小王是个麻利的女人，说话做事，挟带着一股毋庸置疑、容不得推辞的气势。小夏走到钓鱼的地方，老远看见了小孙。他意识到，这几乎就是一种约会，或者说得暧昧一点，简直应该叫幽会。此时此地，这样的环境，对适龄男女来说，很容易萌生那种感情。小孙给小夏带来一整套无锡产铁锚牌钓钩，还有一支余杭产的竹五节软梢竿。她没有多说话，专心致志的样子。他抽着烟，问她要不要。她说，我不抽烟。他轻轻捏住她右手两个指节，说，这上面全是烟屎。她把自己的手挣脱出来，说，你这个人真恐怖。但是他知道，她并没有生气。

很久以后小孙才想到问小夏的名字，还有职业……夏谦。夏天的夏谦虚的谦。我在柘州公安局。看得出来啵，我也是个警察。他这样说。

柘州？小孙若有所思。

你到过？

从来没到过那边。小孙一口否认。

小夏发觉小孙今天描了些淡妆，还有一种很舒缓的香气，但她显然不愿别人看出来，所以一切都处理得过于清淡。他心情复杂地钓着鱼，仍然没搞清自己为何存心接近这个女人。小夏自以为不是那种易受别人撺掇的人，对于事物，他有一套清晰准确的见解。

两人有时候聊几句，更多时候默默地看着水中动静，但又分明觉着身边另一个人强烈地存在着。仿佛是一种僵持。

晚上，看得见那边的水电站遥遥远远亮起了灯，两人才肩并肩地回去。他很奇怪她短时间内就对自己的存在安之若素，依他一开始的想法，她防意守城的样子，没一两年工夫泡不下来的。他心情捉摸不定，想，是不是真有缘分这回事？他不信缘分，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说法——无论谁跟谁闹成一对人，都可以说，他们有缘分。即使一个人一辈子光棍，依旧可以说，缘分注定他这样。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两人像上行政班一样按时去钓鱼，每天都出了满勤，晚上，两人也并着肩回到站内。所以，在风动岩水电站的职工看来，小夏是小王存心要介绍给小孙的，小孙这么干脆利落地上了钩，倒是始料未及。有那么几个小年轻心情难免黯淡了一阵。小孙一进水电站的时候，大家眼睛一亮，他们都起哄似的，一起递过去一摞情书。当然，小孙一封也没有回。水电站里年纪稍大的人就说，小孙是也该结婚了，趁年轻生孩子，过两年生起来会难受得多。这件事活跃了水电站的气氛，任何一件小事，放水电站里都可以称为大事。

毕竟，风动岩水电站是有些寂寞。

小王也天天提醒，是不是今晚叫她来撮一顿？小夏却总是说，再等等，不慌的。

另一天，两人收竿的时候小夏才说，唉孙慧芸……

她说，嗯？

是这么的。小夏舔着舌头说，小王叫我明天赶廖桥镇的集，买点菜回来放她那里做。你到时候也来……她也是这个意思，想要你来吃晚饭，还说你喜欢吃猪白肚。明天她还会跟你说这个事。不过，等明天王姐过来跟你说这事，你不要告诉她，我已经先讲了。你要装得不知道，行吗？她乜斜他一眼，说，我为什么要去？小夏哂然一笑，也不找理由说服她，只是说，我们走吧。还顺便揽过了小孙所带的渔具，一人拎着。他走了几步，有些不对劲，回头一看，小孙还站在原地，眼神似有些埋怨的样子。他朝她招招手，简短地说，走。于是她机械地朝这边走动几步。

他有把握，她第二天晚上会来的。

第二天吃晚饭时甚至有些滑稽，小王认为小夏那件衣服很土，不合适，坚持要小夏换上小蔡的一件西装。小夏很无奈，又没法说服小王，于是只好把这件地摊货披在身上，人立时有一种委琐的感觉。小王的房间收拾一新，她自己都满意地说，有点像江薇薇住在这里时的样子。小孙适时地来了，好像是小王过去催了两遍，她才勉为其难地出现。小夏看出她化的妆比平时要重，很精心的样子。两人对面坐着，小王和小蔡不停地往他俩碗里搛菜。小孙低头，似笑非笑。小夏啼笑皆非地把饭菜一口口吃下去。忽然记得，自己父母也是别人一顿饭撮合着结的婚，是不是，也像今晚这样？小夏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重蹈覆辙，遭遇相亲这回事。以前，他以为经人介绍的相亲像父母一样古老而且枯燥，可今天感觉却不坏。

他心底里又有点对不住魏成功。明明是给魏成功了却遗愿的，不料却邂逅了一场爱情。真是！吃了这顿饭就是不一样，小夏次日就觉得小孙亲昵了不少——那种语气，还有眼神，再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出来。江薇薇一直没有回来，小夏也乐不思归，超了假期也无所谓。再往

后的某天，午后太阳好了起来，恹恹地照着。小孙似乎有点疲累，往四周警醒地看看，然后就把整颗脑袋斜斜挂在了小夏的脖子上。小夏一个脖子忽然挂了两颗脑袋，倏地一下就不知手脚如何动弹了。

两人谈的话也逐渐拓宽，譬如爱好、家庭成员、朋友、收入，还有将来。颇有几次，小夏忍不住要给小孙讲这样一件事。初来的那天，他在山谷入口碰见一个卖票的老头。老头就在那块木牌旁边坐着，而木牌上写着：风动岩喀斯特地形风貌旅游区。一长串歪斜的毛笔字，还有几个小字，淡季门票十元。小夏按魏成功的嘱咐，跟老头说，我是水电站小王还有小孙的朋友。

老头打量了一番，问他，到底小王还是小孙？总不能，两个都要吧。

这时候小夏才知道，小王小孙都是女的，而且年纪似乎都不大。他随意地说，小孙的吧。

老头听了一拍脑袋，很开心地说，小家伙有眼光。小孙其实比小王要漂亮，我老早就看出来了。

说着挥挥手，放他进去。

二十　同谋

缉枪的事差不多过去了，这一阵小邓忙着结婚。他没想到结婚也不省事，大到冰箱彩电小到卷纸牙签还有掏耳朵的棉棒，全都上了采购清单。小杨平时不大说话，却很会过日子，心细如发，开起清单来，非常沉着冷静，不让任何一个小件漏掉。两人图省钱，到城郊要了套商品房，离城区有很长一段路。现在，小杨待在新房间里，总是托着脑袋想事，然后一个惊叫，小邓心里又是一沉。她肯定记起来了，又有什么小件没买，这样，他又得挤一次公车去到市区。有一次，她竟然发现墙上挂画的金属钩和画框色调稍有些不搭调，金属钩是暖色调的而画框很冷。她说这刺得她眼睛生疼。所以，小邓又得进一趟城。

小邓原还以为，预备结婚的事跟休假一样轻松惬意，现在想来，倒不如再去办两个案子。他琢磨着等见到小夏的时候，也得诉诉苦，要不然小夏一直以为自己捡了多大便宜似的。想到这里，才发觉有些日子没见到过小夏了。

买完东西小邓不慌着回郊区，上了局里一趟。碰见了傅副局，他随口地问，小夏这一阵还在监狱那边？写出来往《人民日报》发表啊要这么认真？

傅副局说，不是。那边搞完了，他请假说是阑尾炎。

小邓嘀咕地说，他阑尾不是早一刀割了嘛，老前年，我记得的，还拎了一件啤酒去市医院看过他。

傅副局说，可能一刀没割干净。现在动手术那些医生没有几个手准的，跟屠夫一样缺斤少两。等他回来了，要让他好好写写你的事迹，照福尔摩斯的格式写就成，完了也到什么地方发表一下。

小邓说，再说吧。我这回，升个半级怕是没问题？

傅副局打哈哈地说，反正，我这里没问题。

小邓回自己的办公室，翻开抽屉，抽出三张电脑拼图，在第一张上面打了一把巨大的红勾。长相像葛优的这个人昨天已经被捕，枪也搜了出来，八发子弹还崭新的。小邓又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缉枪过程里他特别顺。事情过后，柘州地界人们吃饭后扯卵谈，把他传得是神乎其神，甚至说他脑门顶有八个旋，正旋反旋都有，诸葛亮摆阵似的。

还有两张图上的人，暂时了无消息。他觉得这两张图是有点蹊跷。比如说，有一张面庞瘦削眉毛浓重，应当是个青年男子，却配上了37号嘴。37号嘴是一张圆嘴，肥厚多肉并且周围有细密的褶皱，按说得属于中老年人才是，并且还是个发福的家伙。另一张也好不到哪去，团头团脑眼角还挂了鱼尾纹，却是13号嘴。13号嘴扁平，有棱有角，坚毅并且挺拔，很性感的样子。可是这样一张嘴，长在一颗胖脑袋上，小邓都止不住有些惋惜。

小邓想，这两人其他地方都还合情合理，偏偏这嘴巴，怎么都长得那么别扭？跟人较劲似的。没等小邓想出个所以然，他的手机这时候骤然作响，肯定又是小杨打来的。小邓的头皮隐隐发麻。

往后的两天，小邓一直心神不定，不管是在布置新房，或者上街采购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潜意识里，发觉到某种问题的存在。但是，两天的时间里这一问题并未明确，以至于他的精神整天都恍惚着。搞侦

破的几年里，小邓常被这种状态困扰。他已经有了经验，叫自己别慌，冷静地对待。他知道，当这困扰破除的时候，很可能是一个新的破案思路被找到了。

小邓脑子似乎天生的有这种自觉机制，一脑袋神经会不由自主紧绷在某些痕迹上不肯懈怠，事后证明，这些痕迹往往格外重要。他没法不成为一把破案的好手。

终于，在一次小杨絮絮叨叨地说着餐具摆放问题时，小邓猛然意识到，几天来困扰着自己的问题，原来在于，剩下那两张画像上别扭的脸，竟然看似都有那么几分熟悉，几乎张口就说得出是谁。

他不敢确定。

发现问题以后，小邓对小杨的唠叨变得充耳不闻，找个借口离开了她。局里已经下班了，他走进去，问传达室老刘，有没有看到小夏。老刘嘻笑着说，一直没见他来上班。你不是要结婚嘛，他怕是在闹情绪。

小邓走进去，再次拿起两张电脑拼图，左右看看，心里愈发有了几分底。他当即打开电脑，调出拼图软件，花了一阵工夫，重新在显屏上拼出完全一样的两幅图，然后，他把两张嘴做了个对调——也就是说，把原本是13号嘴的图配上37号嘴，反之，另一张图换成了13号嘴。小邓弄完以后再一看，结果虽然也算得在意料之中，还是有些惊喜。

一张图上是前番已经被捕的魏成功，另一张图，也格外眼熟。他记得这人来局里找过小夏，姓石或者姓莫，他不能确定。反正这人和小夏关系不错，爷俩似的。

小邓平抑住内心的激动，先是打了个电话给市监狱的同学小李，转弯抹角问到这事。他迂回地感谢小李配合了这边的工作，绕了半天说到电脑拼图的事。小李说拼图是小夏调出来并送过去的，当时自己正押着人犯许放回笼子。

小邓听小李这么一说，便全明白了。小夏既然是江薇薇的同学，那他和魏成功能有什么关系？江薇薇那一头，他已经不打算理下去了，没想到事情还节外生枝。这个暂且不论，问题是，小邓觉得这事要和小夏通通气问个明白。小邓在心里跟自己嘀咕说，小夏啊小夏，谁他妈叫我心里头老是觉得欠着你什么似的。

他头皮发紧地给小夏家里打电话，小夏的妈听出来是小邓以后，就说，他还在医院。

哪家医院？小邓问。

小夏的妈说，省城。他到省城还有一段时间，要静养。

小邓不信，住院既然是小夏用于请假的借口，小夏的妈明明知道，也只得一味袒护儿子。

小邓呼了小夏的机，呼几遍却没见回复。他很生气，再呼一遍并留言：你那两张安错地方的嘴，能不能解释一下？

小夏是晚十点乘慢车返回柘州。他在车上收到小邓发来的留言，看一眼，知道这事情毕竟躲不过小邓的眼睛。他暗自叹一口气，脑袋向靠背上枕去，一合眼，又想起老石一个人坐在漂浮筏上垂钓那孤零零的样子。回到柘州，小夏不急着回家，直接拨响小邓的电话，请小邓去舞月光喝茶。

小邓一直就在等小夏的电话，没想到他突然就回到了柘州。小邓赶到舞月光，舞月光的舞会刚刚散开，他逆着那些红男绿女走进茶厅，看见了小夏，坐在一棵伪装的红叶树下，朝他挥手而且微笑。小邓走得近点，听见小夏问，你结婚还有几天？我是来讨一张罚款单的。

小邓看了看周围乱七八糟的人，就跟领班要了一间小包房。小夏似乎觉得没这必要，还说，何事搞得这样装神弄鬼？你进去不叫个小姐

打旁证，人家还以为我们关着门在里面嬲屁眼。

小邓白了他一眼，说，未必你真以为我是来送请帖的？

坐定以后，小夏说来两杯酒，小邓却只愿意喝茶。他说，回去还有事。他呷上一小口茶，觉得这样的气氛好像过于轻松了些。他清了清嗓子，问小夏：如果我估计得不错，你这一阵是跟江薇薇在一起？小邓以为小夏会瞪着一双惊愕的眼睛看着自己，然后谈话进入自己的掌握之中。但是没有，小夏说，原来你也不是很能算嘛。你怎么会想到她来着？哦对了，听说以前她就是在这里跳舞，你来看过没有？

小邓没有和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很知道，来这里是干吗的。他伸伸手闩上包间的门，从包里取出两张重新拼成的图，排在桌子上。他说，事情有点不好办。我知道两人都跟你熟，可是这事让我有点难办。

小夏也不急也不恼，反而一笑，说，你这一阵怕是忙着结婚去了。我原以为你瞟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想到，竟用了这么多天时间。有点让我失望。

你不要笑，我请教你我该怎么办？这个我就不说了。小邓说着指一指拼图上的魏成功，再指向老石，说，但这个姓莫的……

姓石。小夏纠正他说。

我不管姓石姓莫，就知道他手里头有一把枪。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可是我顾念你的情面，先看看你怎么说。

小夏说，你放心把这事留给我办。我可以保证，枪在老石手里不会闹出事来。你再给我些时间，找个比较妥的办法摆平这事。

小邓简直无奈，说，在外面千万别跟人说你是警察。这样的苕话都说得出口。你如何保证？等他打死了人，又不好把你弄去枪毙。你换一个想法，说我听听。

其实……老石就是石红卫的老子。你又不傻，我这么一说你就明

白了,枪在他老人家手里没事,因为他要杀的人已经被别人杀了。——其实他那把枪是白买了,可能也正愁着怎么交出去的好。所以我有这个把握,能做出保证。我这人既然敢拉屎,就不会不揩屁股。

小邓觉得小夏还在不以为然,他受不了这种态度,正要晓以厉害,却有人敲门。他收起桌上的纸打开门,是领班。领班一脸堆笑地问,两位要不要小姐?今天你们运气好,我们这里台费打折。

小邓慌忙摇摇手,示意领班出去。可是领班仍旧一脸推销的微笑,把眼光看向小夏。小夏说,要钱的就免了。如果有不要钱想学雷锋的,多来几个都行。

领班讪笑着说,等我回去问问,你们两个小帅哥,说不定有谁白给你。

你怎么变得这么油皮寡脸了?小邓很严肃地说他一句,又伸手把门关上。

小夏说,没事,开个玩笑。

小邓说,那事最好别开玩笑。我现在,说白了就是在包庇你,搞不好的话,即使丢了工作事情也没个完。

小夏正色说,你也不一定非要包庇我不可,我一贯不太爱欠人人情。这事,你装作不知道就行了,反正拼图是我做的手脚,你看不出来也很正常。事情完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不了去蹲两年。

说到这里,小夏想了想监狱的情况。前一阵觉得监狱还不错,想起来甚至有一种亲切。可是时过境迁,现在他知道还有风动岩这样更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他继续地说,当然,最好不要搞到这一步。你我配合得好一点,不至于。再说,把这事情了掉以后,我也是不打算干了,主动辞职。

你倒是蛮懂得潇洒,干下这么一桩事情,拍拍屁股就走人。小邓恼

火地说，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私下订攻守同盟是不是？我看你是写文章写多了，脑壳里尽是瞎想法。

……也不是。小夏给小邓发了支烟，也不管他接不接，自己反正优哉游哉抽上了。他说，是你想听听我的意见，我是这么想的当然要这么说。不行的话，你觉得该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啦。我也怕你为难。

小邓反而无话，捡起桌上的烟，喷起圈来。好半天，他才说，辞职了你能干什么？

小夏说，想结婚。我在朗山找了个女朋友，觉得还行。她点头的话我也想结婚了。

真的？妈的你真够狠，这一头我心里老是憋闷，觉得欠了你一大坨。可是你在那一头马不停蹄又找了一个。是不是江薇薇？

小夏说，肯定不是。江薇薇我还没有见着。不骗你。哎，我觉得你这个人心态不是很好。本来，小杨让你搞了，你巴不得我再找一个才对，你自己才不会太有愧于人。可是我真找了一个，你又不平衡了。这样不好，不是说你有负疚感，我相应地就必须痛不欲生天天以泪洗面才对得住你。你说是不是？

小邓想来想去，才发觉小夏也是很会讲理的一个人。他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后来他问，你那个，是不是也很漂亮？

当然很漂亮。

那好，结婚要请我。小邓说，你有什么能耐我也知道，别辞职，转一个闲一点，再怎么也犯不了错误的单位吧。真辞了职，怕你这闲人没活路，到时又变成社会上的安全隐患。

小夏说，你和杨亦秋结婚时我不想去——倒是为她着想呵。不如这样的吧，你我前后脚结婚，礼金都免了，相互打打白条，怎样？我给你打一万块钱的白条，回头你还我一万二千块钱的白条，说给别人听，大

家都有面子。小夏为突然冒出的这想法而得意，呵呵哈哈笑了起来。

小邓说，你却还开心得起！

十二点多了，两人才离开舞月光。走到街子上，已经不见人烟。好久才逛来一辆破面的，小邓坚持让小夏先上去，还抢付了车费。小邓在后头看着面的走远的样子，突然觉得小夏这人捉摸不透，总能出离自己的意料。

小夏回家以后，父亲还没有睡，家里有两个暴发户模样的人，和父亲讨价还价。他知道，父亲一辈子干地质勘探，最近这几年眼看着地质队要垮台了，也攒下心境，把资料留了一些攥在手里，防老用的。地质891队彻底垮台以后，父亲手中那一摞资料就奇货可居，个体老板争相竞价购买。一开始的几笔交易搞成，上半辈子不怎么见过钱的父亲还感到钱挺砸手。现在好了。小夏觉得父亲在活动灯照射下，已经颇有几分商家风范，讨价还价有理有据当仁不让，顾盼自如。

小夏走进自己的房子，躺倒在床上，这才不明白，刚才在小邓的面前，怎么一下子就说到了结婚。他非常奇怪，问题在于，现在，有没有和小孙结婚的意思，他自己根本还没搞懂。

他忽然构想，能在风动岩水电站里面有一套新房，即使不大，也蛮有意思的。

第二天小夏去找老石。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老石了。没走到老石家，他就碰上了李诚。李诚的表情和平时格外不同，老远瞟见那是小夏，就迎了过来，还拽着个女人。他告诉小夏，他已经结婚了……其实我老觉着得跟你说一声，可是打电话到你家，你又不在。李诚说得有些遗憾。

小夏说，我去朗山了。

是吗？李诚惊喜地说，真是不巧。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人蛮好，结婚没叫上你，心里面不痛快。他说着翻出一包烟，抽出几支，说，这是给你补上的喜烟，一定要抽。

小夏当即掏出两百块钱，说，这是我补的礼，一定要拿。李诚客气几句，把钱接过去。小夏这才有机会问，你爸在家吗？

李诚说，老石不在。他上月就去佴城开馆子了，一个朋友邀他去的。

那你有没有他的电话？

你等等，我给你找找看。李诚把自己上下摸了一遍，没找着。

二十一　江薇薇

小夏在家休息几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跑街上买了一台老式的任天堂游戏机，在家里玩起了低位游戏。这种游戏轻松省脑，还有些怀旧。就是小孙的事时常搅得他几分心乱。

直到那天江薇薇来找他。

她呼机留言，说在益湖山庄等他。她明白无误地把姓名留在小夏的呼机上，完了又呼一遍，说，你能不能快点来，我现在心里很烦，想说说话。

小夏嗞了一口气。他蓦地一下就见识了这女人的功夫，她的留言绵软亲密，差点使小夏误以为自己好像跟她有一腿。他掐自己两耳光，清醒过来。去的时候，他忍不住把自己修理一番，刮了胡须，换了新的外套。而平时，小夏基本上算是不修边幅的人。他还动用了他妈那辆摩托车。他爸有点钱以后就给他妈配备一辆上街买菜的小女式，特别秀气。

益湖山庄建在山顶，一路都是上坡，七弯八拐，路边散放着木材，弥漫树脂气味。小夏把车骑到地方，感觉这买菜用车的主骨架已经有几分摇曳。

他深深地吸一口气，平抑自己内心的浮动，然后再敲门，就像做爱

时尽量延缓进射的时间。他拧开门锁,终于看见了江薇薇。她站在窗子前面,面对着窗外。他说,你是江薇薇?她没有答话,自顾看着外面,但这样的动作分明像表演一样做作。光线钝白,穿透她身上薄如蝉翼的蕾丝睡衣,他看见她身材已经不是很好,某些部位甚至有橘皮皱。他又看见了她束胸背后的襻带,非常狭窄的那一种,仅起到象征性的作用。于是他无端地想,如果,她的胸前没有被余天刺上那几个字,会不会,不戴束胸呢?他三两眼的工夫看得出来,她是乐于展示自己躯体的那种女人,也可能,以前跳舞跳成了这样的心态。

她头也不回,却做了一个手姿。她跳舞的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要他走过去。他同样站在了窗前,往外看。有什么呢?这里已经是山巅,看向窗外必然是一种俯瞰的视角,秋冬时节单薄的雾气仍然盘亘在山的腰际,山头看似一个个孤独的岛屿。

小夏这才说,是魏成功叫我来找你的。

我知道。他跟我说起过你,要不然,我已经想不起你是谁了。她淡淡地说,同时递过来一支像牙签一样纤细的女式烟。他闻见她身上的香水味,黏在她皮肤上有很厚的一层。

小夏又说,他叫我陪你去广东做手术。你一个人去,他不放心。

她说,我现在情绪不稳定,不能急着做手术。等一阵。

可是我觉得你情绪还不错啊。他很奇怪,她竟然不愿意问一问魏成功和自己见面时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当然更清楚自己的情况,你又怎么看得出来?

小夏找一张软椅坐下,软椅很深,他刚一坐下那会,有一种被吸进去的快感。这时江薇薇坐在了床头,她左手捧了个烟灰缸,把烟叼在嘴上,再用右手拍了拍身边的那一块床单,说你坐过来。小夏就坐了过去。

他发觉她眼神幽幽地，不知为何，还有一种破落气质。她问他，你说我是不是很漂亮？

差不多吧。

她又问，你是不是一直都对我有印象，忘不了我？

有一点。他觉得这个女人并不太聪明，三言两语之间就颠覆掉一大堆遥遥远远的印象，未免还是有些可惜的。

她优越感十足，又故作鄙薄状地说，我不会长得那么夸张吧，真是的，搞得我自己那么命苦。换一次活法，我宁愿做一个丑女人——当然，也不能太丑，像孙慧芸那模样的，也差不多了。

小夏疑虑重重地站立起来，回到原先坐的椅子上去。他说，你认识小孙？

当然，我在她们那里住了那么久。其实，我没去风动岩之前，就认识小孙。你知道不知道她的事，想听的话我可以说给你听。

小夏老实地说，我知道一点。

江薇薇微笑地说，不可能，你能知道多少？她被余天强奸过你知不知道？

他头脑发生短时间的空白，并有波纹状的光一道道蹿过。很多猜测，转眼间明白无误成为定局的时候，往往让人难以承受。在这件事上，他宁愿向老石学习，早就不想探究个明白。现在他不露声色地说，我知道，你不要说。

这回轮到江薇薇有些吃惊，她说，这你也知道？你真的知道还是跟我装？未必她自己肯把这事说给你听？

小夏就告诉她，自己跟石红卫他爸相当地熟悉。

江薇薇一听没错，看来小夏不是现在才听说的。但是江薇薇这时候抑止不住地说，可是余天搞完之后，又逼着宁则还有七条各搞了她一

次——也就是轮奸吧。宁则搞的时候，余天邪火又发作，伸嘴过来把她的……左边的……乳房都咬伤了，而且还伤得比较严重，听说她还不好意思及时去找医院，耽搁了几天实在不行，化脓了以后才去。后面治疗得不太理想，那只……反正都有点，塌陷了。

宁则和七条？他记起宁则的样子，但没有见过七条，名字挺熟。

江薇薇看见小夏眼里那层惘然，欣欣然就有了几分满足。毕竟她还是说出了他不知道的东西，看来，他也不是无所不知。江薇薇并不知道为什么一碰面，就跟小夏讲了这一堆，嘴巴有些关不紧。看见小夏，她果然想起石红卫来，又想起魏成功说过的话，小夏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她还想说下去，但小夏大声喝止她，别说了。

行，我不说了。她端正一下坐姿，问他，还有什么事吗？

他看看她，思绪不定苦想了一阵，才想起来，当天魏成功是交代了两件事要他帮着办。他说，你是不是有钱。

江薇薇说，有一些钱，但也不是很多。怎么了？

魏成功的老婆，对，就是何莲花，前回怀孕了，不过流了产。魏成功一直想给她一笔钱，可是没搞到钱他就出了这事。那天他跟我说，想从你那里，借一点钱给她。

他借钱？亏他说得出口，怎么还？江薇薇说出这话以后才觉得不妥，魏成功没有偿还能力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己还提那么句，着实有些笨。她把表情缓和下来，继续说，我的钱也就那几个，都是……说得难听一点，都是卖给余天得来的钱。我还要去做手术，手术是拿钱填无底洞的事，手术完了肯定还要静养一段时间吧？所以我手头其实也紧张。天呐，他一直当我很有钱似的。……他有没有跟你说，要借多少钱？

小夏说，既然你手头紧，就算了。

小夏向后仰倒在椅子里，看着眼前这个心情瞀乱的女人，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还没有离开这间房子。他有些奇怪，这就是我念念不忘的那个小学同学？他顿时记起小时候的某些感觉，非常没道理的一些感觉。没多久，他感到了眼花缭乱，再看看她，她仿佛是一尊布满尘埃的塑像。

她把拖鞋踢飞，蜷在床头，又问，你是不是也听说过了我的事？你知道的好像也蛮多呵。

知道。我听宁则说过。

你跟宁则认识？

也不是，那次提审他，我也在现场听，他把什么都说了。

她眼睛飞快地眨几下，刷刷地为自己流出了许多眼泪。她说，看来你是真的知道，我怎么这么命苦，但是，又有谁真正能体谅我啊。

很快，她哽噎着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他递过去了面巾纸，让她擦泪。她抓住了他的手，她歇斯底里地说，我要让你看看，我都受过了什么样的罪！

她说着捋起自己的衣服，下决心似的皱皱眉头，抹下那一根窄窄的束胸。她的两只乳房就弹跳出来，各顶住小夏的一颗眼球。这一切太快，小夏几乎来不及反应，他不知道自己是看见了她的乳房，抑或刺在她胸前那几个扭曲的字迹：余天专用。最后，他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自己最先看见的竟然是她的乳头。她的乳头比吊大七八个崽，生育力旺盛的女人的乳头还要黑。

小夏仔仔细细看了一会，犯眼晕，同时觉察到自己胯下那只该死的东西，正不合时宜地翘起来。他不得不把身体弯曲着，内心忽然充满了悲哀。他想，我可不能做出些什么。凭心而论，这并不是一对美丽的乳房，已经有些松弛下垂，何况还有那几个字，就像贴了一张封条。不过，

这对平常的乳房长在一个姿色艳丽的女人身上，效果明显又有不同。

小夏电光石火间记起了一个从十几岁就一直在琢磨的问题：是不是，女人越是漂亮，做起爱来那种快感值就来得越是充分？

小夏不停地抑制自己，而江薇薇，她闭着眼，泪水流得像自来水，一副受难的模样。但是小夏还是伸出了一只左手。他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要触摸她的乳房，还是那些淤黑的字迹。

当他触摸到她，就听见了一枚石子击破一方水面的声音，霎时间有什么东西支离破碎。

小夏确定江薇薇不会拿出钱给何莲花之后，就自己弄了些钱，去了佴城。钱是从他父亲那里弄的，正好父亲手头有一些钱，对他说，你看着办吧，这些钱是留给你结婚的——你也是奔三十去的人了。

那天他在江薇薇的房里，其实并没有做什么事。这很奇怪，他一直不是一个很省事的人，但那天确实什么也没做。他忽然有些后悔去看江薇薇。

由此及彼想到另一件事：若干日子以前，他重看了一部港产片叫《虎虎虎》，不是反映珍珠港的那部片子，是港产武打片。他很奇怪，现在还能碰上这一部片子。八十年代初他看的第一部港产片就是这个，当时叫“过路片”，比内参还要珍贵若干个级别。一伙人关着门偷偷地看，比现在任何一个人看最毛的毛片还来劲。那时他还太小，适应不了这种片子的画面，一群人打得乱七八糟，几乎把眼球都晃晕了。过后很多年，他会想起那片子一些零乱肢节，仿佛一个童年梦境，而且还依稀记得有一个女人脱衣服的镜头，在当时简直惊鸿一瞥。时隔多年，他把这片子再看一遍，后悔了。该片制作之低劣简直让他不敢想象。

但它为什么曾是自己的童年梦境？

他想不明白，于是也就不想了。

小夏再次去到佴城，已经是初冬时分。他又去了左家胡同，魏成功家的门关着，拍一阵门，何莲花不在里面。他坐在胡同对街一只石鼓上等待。他本可以问问魏成功的邻居什么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左等右等等不来，于是离开自己坐热的石鼓，漫无目的游走着。结果他发现何莲花在一家非常小的裁缝店里面帮工。

小夏朝裁缝店仅有的一个门面里叫了一声，何莲花朝外瞟了一眼，有点不认得他是谁。

……公安局来人把房子抄了几遍，发现一堆钢件，说是手枪上面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何莲花一打开门就那么说，倒叫小夏觉得她已经不是那么悲伤。

屋子整洁有致，他看见了对面墙上已经挂着魏成功的大幅照片，静静地看着进门的人，一张瓦刀脸有如注册商标那样醒目。照片是黑白的，他想，过不了多久，这个叫何莲花的女人就得给这帧照片蒙一圈黑纱。

她说，你坐下，我弄一顿饭。

小夏说，不忙，真的不用。

于是她坐下来，这时神情已经变得凄怆。小夏知道她必然想说些什么。

……其实我一直就知道他跟江薇薇的事。他也不瞒我。结婚以后我心里一直就不踏实，总觉得，他应该和她是一对人，是我自己讨人嫌，插了一脚进来，把他占了那么久的时间，也应该心满意足了。说老实话，魏成功老想着离婚，过去跟江薇薇再合到一起。他心思其实一直都不在我这里。但他和江薇薇，你也知道，是不能有小孩的。他一门心思想我给他生个小孩。我虽然，嘴上一直很霸蛮，不肯答应他，可是，有时

候我也想过答应他离婚算了。要不然,老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也没多大意思。

何莲花说话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歉意地看着小夏。

小夏说……

何莲花说,是不是觉得我挺那个,说蠢话?我其实明白,跟魏成功不是一对人,走在一起,别人看着也不像夫妻。那时候,我在厂食堂里负责打饭,魏成功有一段时间天天上我这个窗口打饭,还,盯着我看。对,他看人的样子很呆,有点吓人。食堂里别的人就跟我说,魏成功可能对你有意思。还有人又说,小心一点,魏成功很花的,爱玩女人。我一听到有人说这话也无所谓,我不相信他看上了我。可是有一天打饭,他问我有没有空,晚上能不能出去聊聊。我想不去,我觉得他有点像是在开我的玩笑。可是,到晚上,我稀里糊涂去了他说的地方。头一晚他就问我能不能和他结婚,他想尽快结一个婚。我想不答应,也不应该答应他才是,可是又答应了。

小夏说,你很喜欢他是吧?

很多女的都喜欢他。他看上去也不是很好看,可就是讨女人的喜欢。何莲花迟疑了一下,说,这事也怪,我都知道几个。

那你呢?

是这样吧。结了婚以后,我就知道他和他表妹有关系。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过江薇薇,我觉得,这件事,很恶心,我没想到他竟然会是这样恶心的一个人。这怎么说也是……乱伦嘛,乱了章法。可是他不当一回事,你说他他也不痛不痒,还这么搞。有一次我看见了江薇薇,我,我,怎么说呢,我第一眼就觉得她实在太顺眼,活该他跟她是一对人。这真无络头,我也那么想来着,可是当时我就觉得他跟她是这么回事。我再回到房里照照镜子,哭了。

小夏看看何莲花，又是一副要哭的样子。小夏希望她不要哭出来，至少，在自己离开以前。他说，我听说，那个孩子，流了？

说完以后小夏才意识到这话说得实在不好，何莲花哭的样子又深了几成，可是并没有哭出声来。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流了。真是的，我也不知道。

小夏安慰地说，第一次都这样，再说他又突然出了事。

何莲花说，我想帮他生一个，可是，看样子是不行了。

你去看过他没有？

还没有去。我很怕见着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但我肯定是要去见他一面。何莲花下决心一样地说。

不要把流产的事告诉他。

你不说我也知道，托人告诉他了，是个崽。他就想要一个崽。

小夏脑子一动，说，下次你去看他，干脆借一个小孩，带着去。这有些不像话，可是我想，到这时候了也没什么不好。

何莲花点了点头。他看见她已经哭了，眼泪流了出来。于是他就想离开，他很怕看她哭的样子。临走前，他掏出一万块钱给她。她说不要，她说这怎么好？小夏就说，有什么要不要的，这本来就是你的钱。

二十二　风动岩

小夏的父亲掏一笔钱帮小夏换了工作，去到文化局。手续办得还顺，在一般人眼里，文化局作为一个单位，是不能和公安局相比的。一个人要从米箩箩跳进糠箩箩，这一路上别人也找不出理由阻碍他。

那段时间，小夏欲罢不能地跟江薇薇泡在一起，仿佛被鬼牵着。两人走在柘州的街上，不停地去逛商场超市。江薇薇有扼止不住的购物癖，进商场买卫生巾都是一挑，好像是拿人民币发泄。她跟小夏说，这些他妈的钱都是余天狗东西给我的，我讨厌它们。小夏嗯嗯啊啊应和着她的说话，却发现她有多么口是心非。他不知道她手头有多少钱，但她就像最有钱那号人一样，极爱表达对这东西有多么鄙视，却不会因此变得豁达起来。

小夏经常拿着一摞摞的东西，走在街上，跟在江薇薇后头。他看着街上有如蚂蚁搬家一样汹涌的人们，人们也看着他。事到如今，江薇薇有些过气的美丽仍然赚得着不低的回头率。而小夏随时大包小包拿着东西，别人肯定误以为这是一对即将成婚的男女。

小夏看得出来，很多不认得江薇薇的男人盲目投来艳羡的眼光。他没有多少快乐的感觉，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想对江薇薇进一步做些什么，尽管和她发生渴望已久的某种关系似乎不太难。

他搞不清这算怎么回事。

如果有几天没见到江薇薇，小夏再上街逛一趟，没准会发现江薇薇和一个新认识的男人走在一起，如同恋人。凭江薇薇丰富的人生经历，跟任何人在一起都不显得拘束。江薇薇在街上瞥见了小夏，就领新认识的男人过来，把那人和小夏彼此介绍一下。她指着小夏，有时候说这是我哥有时说这是我表侄，还有时干脆就说这是我男人，并告诉那个面露惶恐的男人，放心好啦，他不会吃我的醋。她全凭自己喜好给小夏定身份。

小夏仅仅觉得无聊，此外也不想说些什么，看着那些还知道尴尬的男人。

有一次，等江薇薇送走了某个识趣的男人，小夏忍不住问，你离不开男人？

江薇薇说，关你什么事？

当然不关我事，我觉得你离不开男人就像一种病态。

你是不是吃醋了。她笑吟吟地问。

他一时答不上来。他本来想说，我吃醋了的话立马一头扎进厕所马桶里。再一想，就有所保留了，没有照这样子说出来。他慢慢发觉和江薇薇待在一起，越来越食不知味却又弃之可惜。

小夏有些晚上会把电话打到风动岩水电站，找小孙，一聊就是个把钟头。于是小夏的父亲知道儿子终于恋爱了，觉得不容易，也就很高兴。父亲问过小夏，女的是朗山那边的吧，口音像。几时拿过来我看看？

小夏听得出来，小孙的语气也不免娇嗔起来，这说明小孙在心里对自己是认可的。随着日子推移，小孙对小夏有了一种依赖。她有时会问，几时再来我们这边玩？他总是说，还有点事，尽快地来。

小夏的交际不广，还有就是小邓有时会打来电话。小邓起先问他换工作之后过得好不好，每天干些什么。绕来绕去，最后都会问到那把枪。虽然缉枪已经告一个段落，像一阵风吹过，但小邓却把老石手头那把枪挂在心上。小夏总是认为时机不到，并告诉他，放心，我把那把枪看得很紧。枪在老石这样的人手里不会有事。

又有一次，小夏看见呼机上显示小邓的手机号。他拿起话筒时就担心小邓又会提起那事，可小邓却告诉他下个月十五赴宴；还说记牢了，阳历，不是阴历。小邓已经把结婚日期定下了。小夏回了一句，说人不一定来，但礼金会雷打不动地送来。

有一次他呼机又震动了起来，搅得他心慌意乱。当时他在江薇薇开的宾馆房间里，麻木坐着，聆听江薇薇大吐苦水。他拿不定自己该不该离开，得怎样离开。这时候呼机就响了。呼机被扔在茶机上，还有震动功能，劈里啪啦跳动起来。这个号码很熟悉，是风动岩水电站仅有的一部座机。想到是小孙打来的，他决定暂时离开一下，到外面去找电话棚。

没有手机很不方便，但小夏一直就不想买那玩意。那玩艺让人无处躲藏。

可是江薇薇叫住了他，说，不就是孙慧芸打来的嘛，躲什么躲？我又不会害你。说着她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递给小夏。小夏想一想，没什么不能见人的，就接过来，赴机。江薇薇的手机很大，漏声，像座机使用了免提的功能。

没想到是水电站小王打来的，一接电话，却听见小王在那一头哽噎不止，泣不成声。

小夏关上电话，很奇怪地看着江薇薇，而江薇薇却事事洞悉一般，

坐在遥远的床头面露微笑。……到底有什么事，非要我过去才能说呢？他其实想听听她的意见，却说得自言自语。江薇薇看上去深谙底里，那副表情，大概老早就知道了一些事。电话那头，小王一直在哭，说话含糊不清，只是叫他尽快赶过去。小夏急问，是小孙出事了？小王先肯定旋即又否定，模棱两可地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小夏更是不明白，他又问，你说说，我想的是哪样？没有回答。小夏又继续问道，是你出事了？小王想了想，仍说，不是的。反正，你赶快过来。

他一头雾水，放下手机。江薇薇同时也听得个大概。她稍一沉吟，很快地说，我可能知道怎么回事。

小夏不信，他说，莫非你会杠仙？

如果没猜错的话，可能，是小蔡把小孙强奸了。

你再说一遍！

我也不敢肯定，我估计肯定是小蔡对小孙干些什么，要不然，王煜不会急成这副样子。小王没心没肺过着日子，天没塌下来就不会伤心成这样。

江薇薇的表情却有十足把握。小夏的眼皮又跳了，这次他清楚感觉到是右眼皮在动弹。他怀疑江薇薇说的是真的，此时此刻他甚至看得出来，江薇薇的脸庞弥漫着一层巫婆才具有的气质，给她一把长柄扫帚，说不定她就能骑上去飞出窗外。

小夏问，你还知道些什么？

……小蔡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和小王谈以前，他追过小孙的。可是小孙不让他拢边，因为小蔡就爱动手动脚。我就说了，小王没心没肺，被小蔡占了便宜才恋爱上的。这回事，小王不是不知道。就这个小蔡，狗一样的家伙，有一次竟想来占我便宜。其实他胆又小，我随便吓他两句，骂他也不看看自己算是哪只母狗下的蛋。他吓得直倒退。就

这德行。我那么多年，长的短的圆的方的男人哪号没见过……

小夏想抽支烟，并时不时打断江薇薇的话。她说话总是越说越脏，被打断以后，又会暂时变得干净。

小夏说，给我一支烟。

江薇薇发了烟，嘴还是没闲住。她说，小孙也真是，天生一副衰相。平时有事无事，总板着脸故意做出被强奸状，就好像哪个男人都等着强奸她一样。现在好啦，越怕越出鬼，她一定又被强奸了。江薇薇把重音落在"又"字上。小夏不是听不出来，再看看面前这个女人的嘴脸，明显有种幸灾乐祸，抑止不住。

小夏忍不住地揣测，如果去了风动岩却发现不是她说的那样，她八成还会很失望。是这样么？她还在说个不休，这个话题让她兴奋了起来。

小夏憋不住想提醒她一句，就好像你从没被强奸过一样。

这种话他没有说出来。

小夏很想立即就动身，但时间太晚，车是没有了。

次日他赶最早一班车去了朗山，江薇薇也跟着去。他不想她跟随，她明显只是看热闹而已。但她自己有腿又是个成年人，他阻拦不了。到的时候，小王在站门洞处迎接，本来没有哭，看着小夏走近，小王就哭了。不像昨晚那样哭得厉害。他说，怎么啦？小王回答，你上去看看。她说着指了指楼上小孙的房间。

小夏走进院里，空空的没有人，只有小蔡蹲在地上抽烟。他从小蔡面前走过，没有停下来。江薇薇后一脚跟了过来，她看看和狗操同一姿势蹲立着的小蔡，说，小蔡你长胆了是吧，你泥鳅跳进冬水田，见眼就钻是吧？你说说你跟狗有什么区别？

小蔡自顾吸烟，没有理她。

江薇薇感到没趣，又伸出脚把小蔡的膝盖轻轻踢了一下，撇着嘴像是在冷笑。

小蔡呼啦一下站起来，身体暴长一截，说，管你卵事！

江薇薇喃喃地说，你火气还蛮大嘛。她挺没趣地退到一边。

小夏上楼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事情又他妈被江薇薇这个女人猜个正着。照眼前的情况看，不可能是其他事情。小夏敲了敲绿色的房门，门上贴的年画没扯掉，又是尉迟恭又是秦叔宝，张牙舞爪。他左三下右三下地敲门，没有回音。他只得说，小孙，是我。我是小夏。还是没有开门，但里面传出嘤嘤的哭声，气若游丝。小夏听得一阵，朝里面说，我要撞门了。

楼道很窄，他找不到足够的距离让自己启动发力，只得用力地往栏杆上靠，再往门上撞。撞了三四下，才撞开。很明显，小孙在里面把门闩了个铁死。屋子封闭了很久，包括窗户，严丝合缝地关着，屋内的空气已经不那么新鲜。他拉开床上盖着的一层薄线毯，问蜷缩着的小孙，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她没有回答。小夏拉亮了灯，他看见小孙竟没有哭，只是显出几分痴呆，像是失忆一样平静地看着自己。

小王仍然在哭，这时候她已经走到了门口那地方，反复地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哪样？小夏回头看看小王，也看见了江薇薇。

江薇薇刚走上来，小夏透过门框，看得见她倚靠着栏杆，吸一支烟。她站在小王背后，把烟圈喷在小王的背上。小王惊惶地说，事情没有糟到那一步，只是……未遂，没有搞着，差一点点——只是把她吓坏了。把我也吓坏了，我拦住他，我打了他耳光的。他是畜生。

小夏忽然怔立当场，他觉得小王的叙述莫名其妙。——差一点点

是什么意思？究竟还要多少才算是强奸？事情摆明以后，他这才发现，不知往下该怎么做。

这时候，小孙如梦初醒般地对他说，夏谦你来啦，你把小蔡打一顿吧。我不想见到那个人，你把他打一顿，别打死他就行。你能不能打赢他？

小孙一直对小蔡这个人很有防备，他追过她。那是她刚来风动岩上班的时候，乍看上去小蔡还憨劲十足，她不是很防备。当时她很想找一个老实的男朋友，而且孔武有力一点。她需要安全感。可是，第一次到溪边山头约会的时候，小蔡就想强奸她。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小蔡这人会陡地变脸，风急火燎地想干那事，一秒钟都不想憋。小蔡口口声声说我爱你孙慧芸我爱你，装出情不自禁的样子，同时把小孙摁倒了往草丛里拖。小孙几乎咬断小蔡一个小指头，才跑开。以后小孙绷紧了神经躲避小蔡，只要他出现在目之所及的界限之内，她立即消失。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前不久。后来，小蔡和小王谈上了，小孙觉得，自己和小夏也应该算是谈上了，如此一来小蔡实在没有理由再动自己手脚。她终于放松了警惕。那天她在钓鱼，老远地看见小蔡走过来，还是有点紧张。小蔡走得近点的时候，很关切地问她，小夏怎么老不来看你，你们打电话了吗？小孙就和他说上话了，也没有躲开。小蔡走得近一点，他发现小孙还是那样漂亮、忧郁，一脸的被强奸状，让他冲动不已。再想想那个小夏，小夏一眼看得出就是那种息事宁人的人，也用不着太忌惮。这样想着，小蔡就猛然过去捉住小孙。他劈里啪啦打了小孙许许多多个耳光，又扒开她的衣服，忽然发现她一只乳房非常的恐怖，竟然像捱了地震一样，完全塌陷了下去。这个细节，使得小蔡的性欲一时受阻，业已勃起的东西短暂消停了一阵。要不然，在小王赶到以前他完全够时间把小孙搞一次。

现在，小孙过于平缓的声音，小夏听着却很糁人。看着小夏犹豫不决的样子，小孙说话的语气冷了许多，继续说，小夏你打是不打？行就行不行就算。小王反应过来，也应和地说，小夏，气不过你就打小蔡一顿得了，不要管我。江薇薇冷笑着说，我看小夏不像是敢打架的人，你们也别太难为他。我说得对不对小夏？

小夏舌干口燥地走了出来，他趴在栏杆上往下看。小蔡已经站了起来，挑衅地盯着上面。他身旁那只狗垂着舌头，像是很热的样子，可如今已经进入了冬天。小夏觉得这已经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必须得迎着小蔡的目光走下去。

他走到小蔡的面前。小王和江薇薇也跟着下来，小王还打着商量跟小蔡说，你别这样，你这畜生让人家打一顿。小蔡侧过头，微笑地把小夏看一眼，再跟小王说，好，我一定让他打一顿……我们出去，到河边去。

说着，小蔡撇开步子走出了门洞。

小夏感觉有些木然。他以前没有打过架，只是看见过。以前有几年，街上天天看得着打架。遇到这种机会，小夏不会错过的，在路旁看得提心吊胆，同时又欲罢不能收不回眼神。他心里说，难道今天就轮到自己动手了吗？他机械地迈开脚步，跟在小蔡的后头，走出了水电站门洞。他听见初冬时节的溪水若隐若现的流动之声。水突然变得非常绿，而远远看得见的溪流拐弯处那一块草滩，看样子是一个打架的好地方。小蔡首先去到那里，站定下来，回过头摆摆手，示意后面的两个女人不要跟过来，离得远一点。

之后，小蔡仍然一脸微笑地对小夏说，你先打我一拳。要不然，我师出无名，这样就不太好了。小夏像一个傀儡一样照着做了，他走到小蔡的面前，当胸扪过去一拳。不是很重。小夏没有打过架，所以拳重不

起来。小蔡甚至还有点奇怪，说，你他妈真打是吧？说着他扑了过来，和小夏扭在一块，没几下两人都滚到地上。小夏不会打架。幸好小蔡也不怎么会打架，他虽然表面上装得精于此道一样，但真动起手来，小夏能发觉他强不到哪去。两个人倒在地上，没头没脑地朝对方擂拳头。他们彼此都不能有效地挫伤对方。

小蔡的狗围着两人，疯狂地叫着并跑来跑去，一派无处下口的焦急样子。更远一点的地方，江薇薇拉住了小王，叫她不要过去劝阻。

本来是小夏占了上风。小蔡的拳头还是重一点，小夏占了下风。两人扭来扭去就滚落到了溪水里，溪水好一阵才浸透冬衣，伤肌砭骨地冷起来。虽然小夏是一个警察，但是他没经过训练，体质一般。不过他右手慌乱中摸着溪里一块石头，随手挥舞过去，一下子砸对了小蔡头上恰到好处的地方。他听见小蔡一个闷哼，翻倒在一旁。这是一个机会，按说小夏应该抓住时机把小蔡压在下面。可是，溪水把小夏冷透了，使他格外清醒起来。小夏突然地想，我为什么要打这个架，有什么意思？我应该告他，他没有理由这么无所忌惮。他想，如果小蔡的行为构成强奸，活该他吃两年牢饭。这样想着，他没有再扑上去，而是站起来，抖一抖身上的水，朝水电站的方向走。还躺在水里的小蔡搞懵了，他说，你他妈还打不打？

小王和江薇薇还在原来的地方站着。当小夏走她俩身边走过，江薇薇很不解地说，怎么不打了，你才刚刚打得有起色。小夏说，我他妈要告他。打一架没意思，也不是打架那么简单。江薇薇不冷不热地说，你这个人真逗，架也打了还去告人家。

小王也央求小夏不要去，她说，你打下去，你打得赢他的。你告了他，以后别人都知道这事情了，我怎么办？

你又不是嫁不出去。小夏说，我不告他你也不要嫁给他，你嫁给他

的话，他天天强奸你。

说完小夏闪开两人，走了过去。

到地方后，小夏对小孙说了自己的想法——你要告他。他这种人应该吃点苦头。小孙显得惶恐，她说，那我以后怎么办？我怎么好在这里待下去？小夏说，我们告了他，然后我们就结婚。我看你也不要在这里待了，这样的工作，没有什么甩不开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干个体都比现在强。小孙看看小夏，还是一脸拧不开的样子。她喃喃自语地说，怎么办？就这么办？……

小夏拉着小孙走到站门口，小蔡拦在那里，他说，小夏你他妈打人了，你没有资格告我的状。小夏说，我和你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她可以告你。你让开。小蔡侧一侧身子，让小夏和小孙就走过去。约摸走了十几丈远，小蔡这才觉得不对，怎么就让这两个家伙走了呢？真是的。小蔡扯起嗓子在后面骂道，姓夏的，我操你妈。小夏没有回答，小蔡就一遍遍地骂起来。

好半天，小夏和小孙走出了能听见小蔡声音的地方，一切又变得安静。流水的声音，让一切变得更安静。风动岩一带仍然是美丽的山谷。他只是有些遗憾，他原打算经常在这里住上一阵，忘了外面的事情，沉入山谷里的生活当中，让这种环境成为一种适时而温暖的抚摸。可是，看样子以后不会来这里了。

小夏只是有些遗憾。

二十三　零地点酒吧

小孙不愿意去柘州，打算留在朗山县城，贴着父母住。经过一番盘算，小孙想开一家新式酒吧。小夏手头正好有一笔钱，是他爸留给他结婚用的。他拿了出来，跟小孙说，我俩扯伙开这店子。小孙说，算我向你借的，别扯伙。小夏也就随她意愿。小孙把店开下以后，小夏一有时间就去往朗山，双休日里，经常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也乐此不疲。

酒吧生意不是很好，朗山的人更喜欢上旧式茶楼喝茶，听一听地方特有的高腔段子。不过，小夏对酒吧很有信心，日后慢慢会好起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忙人，一直以来，钓鱼的爱好使他擅长守候，乐于静静等待。小孙似乎也不着急，她告诉小夏，当酒吧没有一个客人的时候，她想坐哪张椅子就坐哪张椅子，想听什么歌就听什么歌，心里有一种喜悦。她让小夏给这酒吧起个妥帖的名字，她想好久也想不出来。酒吧外面，一时还没有立招牌，只装着花花绿绿的灯饰，让人知道这是个酒吧。

小夏本想把酒吧的名字定为“风动岩酒吧”，考虑到，这可能触及小孙心底某些隐痛，就舍弃了。后来他想到一个挺古怪的名字——零地点酒吧。他告诉小孙，这是重新开始的意思，一切从零地点开始出发。小孙认为这样很好。

风动岩水电站改制以后，小王一个月只拿得到一百八十块钱生活费，小夏要她也来零地点酒吧做事。江薇薇就像一个游魂，时而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来酒吧喝酒。她手头的钱还充裕着，不是她以前跟小夏描述的那样捉襟见肘，还能轻飘飘地生活若干年。当她喝了酒，就憋不住跟小孙小王还有小夏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乐得把自己描述成这样一种人：手头只剩十块钱了，她也不会拿去买盒饭，而是要买一束花插在床头。现在，她说她经常漫无目的地旅游，买了很多只镖装在背包里，当她来到火车站或者长途汽车站，站在发班牌不远的地方随手甩出一只。镖钉在哪一栏，她就买票去那个地方。听的人不时附和着一笑，也不是很信。

有时候，小夏会想起老石。老石去佴城开店以后，小夏基本上没撞见过他。倒是碰得见李诚。李诚每次都说，我也不记得老石的电话号码，回头去家里查一查，下次告诉你。小夏问李诚，老石的生意做得怎么样。李诚说，年纪大了，胆子小了，店里不敢招妹子陪客，哪能好得起来？

一年以后，小夏才见了老石一面。那时刚刚过完年，大概是年初四或者初五，小夏和以前高中同学有一个聚会。聚会有发起者提议说，去佴城吧。佴城是个旅游城市，这个理由很充分，实际上小夏知道，现在的同学已经不一样，他们需要去佴城找女人。佴城储藏着大量做鸡的女人，这几乎发展成为旅游的一个卖点。——柘州与佴城交界处的那块横幅的内容都换了，写的是“人到佴城，一切都好办”。深知底里的人说，那是给某些人先下一颗定心丸。

去的有九个人，找一家挺不错的宾馆住下。某个做生意小有起色的同学带了两副相当高档的麻将，凑了两桌，就多出小夏一个人。小夏只有看看电视，或者出去走走。房里烟气重的时候，甚至看不清一桌牌

友彼此的脸。到吃饭的时候，小夏自告奋勇去买盒饭。

他没想到这一天买盒饭竟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年后开张了的饭馆子并不多，但游客还是不少。当小夏问是不是可以弄盒饭，他们都自得地说，没空没空，忙不过来。

后来他找一家比较小的店面，进去之后只看见一个小伙计守着店看电视，《还珠格格》。小夏觉得这里可以炒盒饭，朝里面那个小伙计叫一声，结果老石从一扇门后面走出来。真的是老石。

老石似乎有些尴尬，他说，咦，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

小夏说要炒盒饭，九盒十块钱的盒饭。那个小伙计老实地说，没有十块的，只有八块钱的盒饭。小夏笑了，他说，那你把分量加大一点，再多搁一个蛋。

老石说，差不多一百块钱了，完全可以过来涮一顿细羊肉。

小夏说，用不着。他们都在打麻将，下不了桌的。

老石说，你看我这地方，也是才搞起来的。佴城生意，没有以前想的那么好做。

小夏估计老石前一段时间做亏了，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看见现在这个样子，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店铺，只有一个伙计，还笨手笨脚。老石回过头去就没头没脑地骂那个小伙计，说他刀法不好，说他把菜台子弄得很乱，说他竟然有这么一堆碗没洗，还说他怎么挂出了清鼻涕，也不擦擦。

小夏看出来老石心情比以往坏许多。他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安慰他吗？

小夏说了个地址，让小伙计随后把盒饭送去。他想让老石把这九十块钱赚稳当了。

然后小夏就走了，他很想待一阵，可是坐不下来。如果他知道这是

最后一次和老石见面，他肯定会多待一会，聊一聊这一段时间里的事。这是废话。

后面一段日子，小夏越加地忙。那一天，他没有留下老石的电话，再说离得远，他觉得和一个老人在电话里没有什么可聊的。和老人待在一块，只能是做钓鱼或者赌鸡这样的事，煲电话粥，完全是年轻人才去干的事。

八月里的一天早晨，小夏忽然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抽抽噎噎，听了半天才听出来是石红旗。石红旗着告诉小夏，老石死了。

怎么死的？

心肌梗塞，前天。我也是刚刚回到家里面，好不容易问到你的电话。

小夏觉得有什么事要问一问，但想不起来。他说，石红旗你等一等，我好像要说什么，一下子又忘了。端着话筒静默了很久，他才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老石的全名。这就不好送花圈了。他问，老石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

石红旗说，石观海，就是看海那个意思。

小夏哦了一声。

小夏回柘州以后买了最好的金属花圈，自己在写上两行字：

石观海老人千古

钓友夏谦敬挽

当他举着花圈到得老石家里的时候，正是停棂的最后一晚，很热闹。郊区也不能放爆竹，老石家里请了专门的丧仪队吹吹打打，不打老式的鼓点，而是吹奏时兴乐曲。整个丧场有点音乐会的意思，很热闹，有一男一女两个歌手声情并茂地唱着流行歌曲，招徕了周围无关紧要

的人旁听。院里同时放了十来桌麻将牌,供守夜的人玩一个通宵。大家把麻将撮得像大坝泄洪一样响亮。

石红旗结了婚也有了小孩。她男人没来,小夏晚上陪着她在老石住的那间房说话。歌声一直不断,男女歌手嗓音都尖锐异常,据说是高腔戏团的,出来走穴。丧场上的曲目也不加选择,女歌手好几遍地唱那首叫《来生缘》的情歌: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只有等到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女歌手的感情充沛得有些多余,总是像在哭一样。也许这首歌是她的保留曲目,她以为她唱得很好,就反复唱个不停。小夏听着很别扭,本来是一个悲伤的晚上,却总像有一只手在挠自己痒处,欲笑不能。

午夜过后,石红旗支撑不下要去躺一会。下火车以后她一直还没有睡觉。屋里还有两个人,半打盹地坐着,等待天亮时候出殡。石红旗刚走不久,李诚就进来了,他拿着一只铁撬棍,走了进来。李诚的妈,也就是老石第二个老婆跟在后头,斥责地说小诚你慢点动行不行?里面有客人,别让人笑话喽。

李诚不以为然,他说,这跟他们没关系。你也想弄开箱子,别装样了。说这话的时候李诚看着小夏,古怪地笑笑。李诚直奔床头,把拖长在地上的卧单掀起一个角,露出了并在床体里的一只抽屉。抽屉上着一把厚重的锁。李诚用了好几下才把锁弄开。房里坐着的几个人,都视而不见,坐在椅子上假寐。只有小夏睁着眼睛看李诚的一举一动。他觉得李诚的动作有些滑稽,像演小品。

那只抽屉是老石锁上的,一直看得很严实,甚至不让现在这个老婆看上一眼。小夏不难看出来,李诚的妈也望眼欲穿地想知道里面有些什么。

李诚拉开了抽屉,拨拉几下。听声音,里面并没有几样东西。李诚

拿出一个奇怪的包裹，外面是一层油布，里面还有一层麻纸，攥在手上，沉甸甸的。李诚不自禁地说，这是什么？

小夏看了一眼，说，把那个东西给我。

李诚斜了小夏一眼，他说，你真无络头，我为什么要给你？

小夏蛮有把握地说，你拿到那边去，看一眼，再给我。

李诚将信将疑，但还是做了。到床那一头没人会看到的地方，他谨慎地翻开两层包在外面的皮，看见了一把手枪，还有暗黄色的铜质子弹，点点数，是八发。他赶紧把这东西重新包好，走过去交给了小夏。

小夏说，我来处理，你放心好了。同时他又在琢磨，到时候怎样跟小邓谈妥这件事。

李诚继续以半跪的姿势，翻弄那一个并不大的抽屉。但里面只有一摞旧报纸，还有几本笔记本。小夏又说，如果你没用的话，都给我好了。

李诚把旧报纸扔了过来，那几本笔记本却不轻易出手。他把笔记本拿到光线强烈的地方，一页一页地翻动着，怕里面夹得有什么东西。有时候，他还会拿着某些认为可疑的纸页，逆着灯照一照，就像验钞时照钞票里面的水印那样。他什么也没看到。

一个星期以后，小夏和石红旗交涉，他说他想读一读石红卫的日记，了解一下这个人。石红旗从李诚那里把笔记本弄来，全部寄到小夏的店子上。

小夏花了一整天，才弄明白那些报纸是怎么回事。他有些沮丧，如果换了小邓，可能只要半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报纸是近几年的一些《柘州晚报》，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二三版的中缝，都有一则柘州公安局发布的认尸启事。其中大多数还是小夏执笔写的。他一开始老是忽略自己写的东西，跳过去，字斟句酌读其他文章。一共是十二份报纸，其

中七份摆成一摞，另五份夹在一块。那七份报纸上的认尸启事，死者全是女性，而这五份上面，死者则全是男性。

小夏经手这事，当然知道，所有的尸体都已经被认领。

但是他想，没有被发现的尸体，又会有多少？还是那个问题，很多失踪的人，他们失踪到哪里去了？

小夏收到石红旗寄来的包裹以后，就不时地读一些石红卫的日记。他早就猜测得到，石红卫必然是一个记日记的人，要不然，不会是那种眼神。

零地点酒吧没有生意的时候，比如说上午十点钟以前，小夏会随意坐在一张吧椅上，空荡荡的酒吧里静谧气氛，很适合任意想一些事，看一些东西。他会摊开一本石红卫的日记本，任意打开一页，读一读。他不在乎日记的顺序，对一个事后的读者而言，日记的序列根本不重要了。

8 月 24 日　晴

我去找了她一次，她好不容易出来和我见面，她说她很想我。我们做了三次。她是个性欲强烈的女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不脱衣服的时候更让我心旌荡漾，因为她颈部以下的躯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我这么说，其实我欲罢不能去找她，当然也是为了做爱。可我总以为更是别的什么。她多好，让人老远看上一眼，就进入一种遐想的状态，以一次眼神或者一个微笑，落在陌生男人的心底里生根发芽……

6 月 6 日　晴

有人提醒我一次，如果想活得久一点，就离那个女人远一点。他的样子很认真，可我觉得他像是在开玩笑，或者一个三

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滩的故事。他说的可能是那个老头，叫余天吧？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他看上去不像一个很恶毒的人，可是大家把他说得像黑手党党魁一样。是不是小城市生活太无聊了，大家需要横生的枝节？如果他真是大家说的那样，公安局岂不是一个摆设？

9月12日　晴

被人揍了一顿，莫名其妙，可能伤得不轻。去看了医生，打了破伤风。我开玩笑地说，应该再打一针狂犬疫苗，说不定是狗咬的。医生同志很认真，缺乏幽默感。他把我的伤口专注地复查一遍，很认真地告诉我说，不会是狗咬的，没有牙齿印。

4月17日　晴

凌晨三点五十回的家，爸还没有睡，在弄他那只鸡。我觉得做他手底下那几只鸡也挺不错，没头没脑地活着，天天进补，脑白金都当水喝，福利待遇要比下岗工人好多了。关键时候遛出去打一架，要不死了要不享受更好的待遇，好像也不错。这种长相丑陋的鸡，因为它们与生俱来的斗性，要比其他的鸡活得刺激，就像肖洛霍夫笔下的哥萨克人一样。

明天还去爬那个窗子。爬窗子也很刺激，如果从大门坦坦荡荡地走进去，做爱还会是那样地激情和疯狂吗？我得像鸡学习，不顾一切地做一件事。

5月4日　青年节　晴

我爬起来照了半天镜子，确定自己还是一个青年。

他们说我看上去很温和很老实,其实只是我不想说而已。记日记有这样的好处,把话都说在这上面,对别的人,就不怎么想说了。很好。我发现我内心也很疯狂,疯狂得不想让别人知道。

5月5日　晴

最近怎么老不下雨?

没有见到她,余老爹把她弄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象余老爹和她做那事的样子,心里就很受不了。

5月6日　还是晴

我为什么天天要写这些无聊的日记?初中都这样,记了一大摞的本子,看上去总是那么空洞。可是我也没逼自己写,到一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拿出纸笔涂上一阵。我在想这有什么用处?也许,有一天我突然死了,不明不白,这说不定会帮助公安局的人发现些什么蛛丝马迹。可是公安局的人会专注地看一看别人的日记吗?我印象里面,公安局的人总是那么枯燥,除非年底抓赌才活跃起来。

5月20日　阴

今天日子不错,520我爱你。可是我有几天没见着她了。我以为有几天没见着她也就那回事,可现在我坐立不安。我骗不了自己。可是父亲刚才走进来,跟我讲了一大通结婚的事。

我觉得那个女人配他合适,他没必要和现在这个后妈活在一起那么累。后妈和李诚看上去都那么让人不舒服。我宁

愿父亲娶这个年轻的女人。

小夏甚至看到了一则和自己有关的日记，虽然没有写名字，但是他肯定那说的就是自己。

9月9日　大雨

下午上班的时候，一个来存钱的女人看着我，问，你是不是有个兄弟在市公安局上班？我说没有，我只有一个妹妹。她还不信，她说，太像了。但是你长得比他要秀气。我"哦"地一声，心里还是很高兴知道这样一件事。

也许长得像的人有一种缘分，很多故事就是靠这样的巧合展开的。也许我应该去认识一下他，也许他也乐于交我这个朋友。可是我是个不擅长结交朋友的人。

在更早的一些日记里，小夏看出来石红卫是对死亡有着与众不同的感受的人，他一直觉得自己体质孱弱，不会是活得太久的一个人。有一篇日记直接写到了死：

2月11日　小雪

今天看了一篇小说，周瘦鹃的《西子湖底》。情节肯定是让我终身难忘的。说是西湖的一个船夫，打捞沉船的时候发现一个羞花闭月的女尸，把她封在水底的船舱里面，夜夜潜进去与她相会。一次潮水冲走沉船还有女尸，船夫把从女尸上取回的玫瑰和香罗帕当作宝物供起来。到三十周年的时候，他自溺而死，殉一段其实并不存在的感情。

这个故事让我空虚。我喜欢让我空虚的小说，而并非那些让我热血澎湃的小说。我觉得周所写的那个女尸，应当就

是西施。西子之沉，其美也。我觉得只有水才有资格埋葬住一个绝色的美女。这个故事也暗合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所有的丧葬方式中，唯有水葬才能让我心存幻想。我不想埋在土里，不想被一把火烧得过于干净，至于天葬——我不够格那么壮烈，天葬只应属于藏族同胞。我这样一个平淡的人，应该死在一片水里。我还和她谈起过殉情的事。可是她说，她不想死，一点也不想死。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

为什么一说到死，我会这么激动？

石红卫的文字其实很有可读性。小夏有时候不愿意读得太快，他觉得石红卫比他原先预计的，还要有趣许多。

别人都以为小夏和小孙找个日子就该结婚了，但只有小夏自己知道，小孙一直没有应承这件事。她总是一脸顾虑重重的模样。这一点，小夏也能理解，小孙的遭遇，使她免不了比别的女人多有几重担心。小夏心里有数，也不急着要小孙应承什么，只是慢慢守候下去。两个人在一起也很少谈情说爱，张开嘴只说别的事。

使他欣慰的是，他看着小孙的脸色一天天润朗起来。而且，可能她暗中进行了一些治疗，那只塌陷的乳房也重新隆了起来——看得出，那不是用海绵垫起来的，两者质感上有显著的不同。他在想，是不是小孙意识到自己要结婚、生孩子，乳房得担负哺育的功能，所以，那只乳房便尽义务似的隆起来？

酒吧里没别人的时候，小夏和小孙坐在临窗的一张摇椅上。长方形窗玻璃就像一个取景器，而且是16：9的那一种，视野宽广。小夏乐于看着窗外的行人，任意发挥，讲成一段段故事。比如说，当他们看见窗外一个男人偷偷瞧了一眼一个漂亮的姑娘，小夏马上会讲一个爱情

故事；当一个穿着胶鞋的老头和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并着排走过，小夏又编了一个有伤风化的惊悚故事；有一次，两人看见一拨便衣警察驱着车，出其不意逮住一个正在路上散步的光头男人，于是小夏顺口诌了一个破案故事。

小孙喜欢听小夏的故事，她会钦佩不已地说，你知道得真多。

有一天，两人还照常坐在窗子后面，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外面走来了一群孩子，他们一路唱起一首很老的歌，小夏记得，自己小时候就唱过，现在的小孩竟然仍旧在唱这首歌：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正听着，一个小孩走到窗外，还朝里面张望着。小夏看着小孩，冲他笑一笑。小孩看见有人朝自己笑，就做一个鬼脸，也笑了，露出电视广告一样洁白的牙齿。然后小孩受到鼓励一样，扯起嗓门再一次地唱道：

真奇怪！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风蚀地带
作者=田耳著
页数=220
SS号=12061811
DX号=
出版日期=2008.8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